



丰雪，女，原名徐宏慧，苏州吴江人，生于1957年12月。中国南社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会员、苏州市曲艺家协会理事、吴江区曲艺家协会主席，吴江区摄影家协会会员、吴江区诗词协会会员。已出版散文集《河桥头》、《太阳花》，报告文学及传记文学《人生环形道》、《金松岑传》，长篇历史小说《水花园》、《东吴孙尚香》，另外与人合作及编纂书集若干本。

俞  
前  
主  
席

董  
友

俞  
前  
主  
席

110133341114

笠泽文丛

li ze wen cong



Hu Huan Zai Hu Huan

# 呼唤再呼唤

丰雪著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呼唤再呼唤 / 丰雪著.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2.12

(笠泽文丛 / 俞前主编)

ISBN 978-7-80694-904-7

I. ①呼… II. ①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0431号

丛 书 名 笠泽文丛

丛书主编 俞 前

书 名 呼唤再呼唤

著 者 丰 雪

责任编辑 徐大军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本册字数 120 千字

本册印张 5.25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904-7

定 价 160.00 元 (全八册)

(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引 子 /001

## 第一章

冷面媳妇毒舌头

反复无常鸡肚肠 /004

## 第二章

医生断言很可怕

姐姐百计找良方 /025

## 第三章

病床面前辱姐姐

变相催命气弟弟 /053

## 第四章

寻找蜂疗上北京

哭求治病下休书 /077

## 第五章

丧心病狂咒夫死  
灭绝人性天难容 /097

## 第六章

病房当作牢房守  
秽语不减恶语掷 /118

## 第七章

缠人鏖战累死人  
黑心挑衅善良心 /141

跋 /162

## 引子

晴天霹雳，弟弟胃癌，继发肝癌。

2009年6月13日，这天是星期六，我出差回到家。丈夫第一句话就对我说：“平平来电话找过你，好像是弟弟的身体查出了问题！”我警觉道：“什么？难道是癌？”丈夫点点头，让我自己去问平平。我马上打电话给平平，当然我也是直呼她的名字的，然后我就到她上班的卫生院去。

到了那里，我叫了一声“平平”，平平从坐着的位子上站起身，拿出化验单来给我看：“胃和肝查出来不好，要不是我逼他来拍片，还不知道生这种病呢！”言外之意，还幸亏她。接下来平平对我说，他还不知道具体病情，卫生院拍的片子看不清楚，现在也只是初步诊断，病灶在胃里和肝里，很不好。准备星期一到第一人民医院做胃镜，到时就看得清楚了。

那天，平平和往常一样，没有叫我小名，但她能主动告诉我弟弟病情，对我态度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不过我听后呆若木鸡，弟弟是我唯一的亲弟弟。

我问：“我弟弟呢？”平平说：“在家里。”我说：“我去看他！”我从平平那里出来，就走到了旁边的小区，弟弟的家就在那里。我到了楼下，正好看到弟弟从车库里推出电瓶车，要出去。他看见我，很高兴：“姐姐，你怎么来了？我这两天休息，身体有

点不好。”我马上掩饰自己的情绪：“正好路过，来看看你。”此时我看到弟弟的手臂和脖子里全是红红的风疹，我急着问：“你到哪里去？”他说家里卫生间的厨房漏水，已经联系好去讨一点空调堵漏的泥，所以他急着要走。

我不能对他直说，关照一声：“骑慢点。”目送他远去。我的心中作痛，病到这种份上，还操这个心。他不愧为模范丈夫，在家买汰烧，样样能做，他烧的酱鸭、红烧鱼、红烧块肉，一直受到别人的称赞，但他就是不懂得爱惜自己。

我往爸爸家走，半道上遇到平平的爸爸妈妈，他们和弟弟都住在一个小区。我叫了他们一声“伯伯”和“婶婶”，他们问我：“怎么从这里出来？”我说：“去看弟弟。”然后我补充一句，“平平说星期一要去再检查。”他们惊疑地问：“检查什么？为什么要检查？”我的心思全被弟弟的事所占了，完全没料到平平的爸爸妈妈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我发觉说漏了嘴，马上解释，是我弟弟现在查出来不够好，但没有定，还得再检查。

爸爸住在邻近的小区，爸爸不知道弟弟情况。见我就对我说：“你弟弟这几天感冒，怕传染我，所以不过来看我。”我装作不知道：“哦。”弟弟每个星期都要到爸爸这里跑几趟，他是出名的孝子，突然不来，他已经给爸爸设下了骗局。我略微坐一会，因为有表舅在照顾我爸爸，所以我就走了。

回到家，我在网上查一下，那风疹确实不是好的预兆，心头更紧张了。

这一夜我根本无法入睡，觉得气都透不过来。我希望卫生院做的检查不真实，但如果是真的，又怎么办？妈妈已经痴呆了，妈妈半痴呆半清醒时对我的嘱托，要我照顾好弟弟，难道这么快就印证了？爸爸已经88岁了，风烛残年，又怎么受得住打击？弟弟同一辈的亲人，只有我能够出力了！我该怎么办？当然我唯一想到的是，只要我有能力，只要弟弟和平平需要，我要竭



尽全力帮助他们。这时候我丈夫也在劝导我，并且对我说：“如果真是遇到了，你尽力去帮助他们，特别是经济上资助。不用考虑我的感受，你尽管拿去就是了，我没意见。”丈夫是最通情达理的，平时我和他都很节俭，虽然我们生活还可以，但名牌的衣服我们都没有。每当遇到我有难处，他总会支持我、鼓励我，所以总让我感动。

我和弟弟的感情很不错。现在我痛惜我弟弟，他49岁，他见我每次都亲切地唤我“姐姐”，难道这声叫唤将要逝去？从小到大，我也习惯他的存在，一旦要失去他，失去他的声音，叫我如何受得了？

## 第一章

冷面媳妇毒舌头

反复无常鸡肚肠

平平结婚进门后，就没有叫过我爸爸妈妈一声。婚前还叫过几声“伯伯”“阿姨”，婚后哑了，不会开口叫人。她是我弟媳，但对弟弟至亲的亲人一直行使“冷暴力”，而弟弟又是个大孝子，这样的婚姻能幸福美满吗？

称呼，在家庭中算不得大事，但是又算不得小事。难以想象，每天坐一起，吃一锅饭，如果没个称呼，彼此如何相处？

我婚后离开了家，难得回家，弟弟结婚后单位里分了房子，分开住。平平妈妈一再要求，让平平和我弟弟吃在我爸爸妈妈家里，理由是小青年要上班，回家弄来吃太累。此时我爸爸刚离休，爸爸妈妈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我爸爸妈妈的观念是，只要子女好，长辈辛苦些无所谓。但是令我爸爸妈妈后悔不已的是平平的态度，她回来吃饭，进出家门如入无人之境，目中无人，冷眼相加，从不叫人与打招呼。她是独立王国的女王，唯我独尊，非得家人先叫她，她还爱理不理。

我没想到我爸爸妈妈和平平相处得如此艰涩，但我爸爸妈妈一直隐忍不语。如果不是平平生了女儿后，大闹要分开来过，

又要和我弟弟闹离婚，我还以为平平只是对我冷淡，对我爸爸妈妈或许不会这样。

我无数次地叫应她“平平”，但平平从不叫应我。

生活在一个城市，总不可避免在街上遇到，有时我和平平贴面相遇，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平平会转过脸去，只做不看见或者是陌路人。20多年来，每每碰到都是这样。

我就这么一位亲弟弟，自然就这么一位弟媳。我多么希望彼此相亲相爱，和睦相处。平平藐视我们之间的亲情，冷淡到令人不能接受的地步。每遇到此种情况，我总不能释怀，肚中难受好多天。我虽不是她的恩人，也不是她的仇敌啊！她为何要这样？让我的心隐隐作痛！

在爸爸妈妈家里，我遇到她，如果不是我主动热情叫应她，彼此只能冷战，就像仇敌似的；就是叫应她，也只得接受她不冷不热的回应。要不是看在热情的弟弟面上，我也懒得理她。

弟弟就是弟弟，如果我在街头遇上他，他骑车已经超过了我身边，也会突然打转回来“姐姐，姐姐”叫我，亲情很暖人心。所以看在弟弟面上，我也只能和爸爸妈妈一样隐忍。

平平原本在一个小镇卫生院当护士，卫校毕业，算中专。妈妈第一次向我介绍这位未来弟媳的情况时，是这样的：“她有文凭，应该算是懂礼貌守道德的人，这个家庭家教也可以。她对我们家唯一的要求就是想从小镇上调到大镇上来，其它物质上的要求，一概没有！”那时爸爸妈妈心如灌蜜，别提有多甜，仿佛弟弟高中生高攀这位卫校生。我不知道这些话是出自爸爸妈妈的嘴呢，还是从介绍人嘴里贩来的，文凭可以和礼貌家教划上等号？

爸爸妈妈十分呵护她，谈到她，就会喜笑颜开，似乎完美无缺。乐坏了的爸爸妈妈还会做着各种幻想，有道是：“娶一个好儿媳，出十代好儿孙。”好儿媳进门对下一代言传身教至关重

要。沉浸在爱中的下一代，不需要交金钱学费，他们就会学会敬佩长辈、孝顺长辈，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

我爸爸妈妈都是实心眼的人，他们用整个身心去疼爱平平。一向不善于走后门的爸爸妈妈，竟然为了平平的调动，煞费苦心。当时平平的爸爸妈妈已经从小镇调到县属大镇，平平也想从小镇往上调，就想通过婚姻这块跳板。我妈妈正好是大镇卫生院的老职工，爸爸是商业系统的干部，相对来说这次调动得天独厚。果然，通过爸爸妈妈的努力，如愿以偿地把平平调到和妈妈同一个单位里来工作。记忆中，这是爸爸妈妈唯一一次走后门，竟然成功了。

调上来，应该说是满足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的要求了。

我爸爸妈妈也真是老实，完全没有预感到平平的要求会水涨船高，要求和欲望是没有穷尽的，可以逐级提升。平平和平平的爸爸妈妈当初也许只要求平平调上来作为婚前筹码，但随着已经调上来，那么其它要求也就随之而来，只是不好意思提。人心隔肚皮，他们不说，我爸爸妈妈自然也不知道。平平一调上来，还没有结婚，就住到我爸爸妈妈家。其实此时的平平如果觉得不合适，完全可以提出分手，但她不提，以至于这段不尽如人意的婚姻关系，就这样延续下来。

1984年秋，弟弟结婚。爸爸妈妈按当地要求，给弟弟布置了新房，除了彩电外，都有。为此平平和平平的爸爸妈妈嫌我爸爸妈妈，就在外面口无遮拦地大加议论，特别是平平妈妈的话通过介绍人的口传到我们耳朵里：“上当了，都说这一家人很有钱，其实都是吝啬鬼……”原来她是冲着钱才嫁来的。我们懵懂不知，造成了平平、平平爸爸妈妈与我们一家的种种不和谐。应该说当时社会上有经济实力的人家结婚，已经有购置彩电的现象，但还不普遍。凭我爸爸妈妈的经济实力，完全有能力购买。问题是，爸爸妈妈考虑了我，在我们家里爸爸妈妈一直坚

持男女平等的观点。我1983年结婚时，娘家和丈夫家都没有买彩电给我，所以时隔一年，他们觉得给弟弟买彩电，姐姐和弟弟显得差距太大。我爸爸妈妈一直信奉“一碗水端平”，比如我妈妈结婚前为平平买羊毛线，还特地为已经结了婚的我补买了送我。当然平平不知道，否则又会生事。同样我也不知道平平为没买彩电如此结怨，如果知道，我一定会力劝爸爸妈妈别顾及我，给他们买。

再说平平想彩电，你自己买嘛！女方添彩电，也很普遍。她自己不说，也不买，却背后与我们家人对立、较死劲。

爸爸当时的工资算比较高，我家子女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节余出千余元钱，这在当今是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在当时还靠互助金过日子的年代，着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爸爸妈妈对外人并不小气，妈妈在卫生院工作，时常拿钱接济一些农村上来看病的贫困人，还把我們穿过的旧衣服送给他们；我们农村还有一些亲戚，生活困难也会前来借钱。爸爸隔三差五相邀几个老同事、老朋友在家小聚，我也帮助烧一点下酒菜。爸爸妈妈节俭在自己，自己不舍得滥吃滥用，直到现在也是如此。他们几十年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們。比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向往一条红围巾，但妈妈认为我已经有围巾，再买是浪费，就是不给我买；我从小到大，所有穿着的衣裤都是妈妈亲手缝制，我在读初中时，还穿着打补钉的裤子。妈妈对我们说：“我只负责你们吃饱穿暖，如果要穿好、吃好，那从现在起就要好好学习，将来靠自己劳动争取。”我那时对穿好、吃好并不奢望，但朦胧地感觉要追求学习好而不是吃穿好，所以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生活上也崇尚节俭。节俭，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管我们现在或者后代如何富有，都不能挥金如土，纸醉金迷，这方面我们得学学前人曾国藩的家风。

爸爸妈妈传给我的这些家庭理念，也吻合了我结婚后的家。我公婆家也有经济实力，但公公也讲究一碗水端平，前面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结婚，除了家具，几桌酒水，什么也不添。公公也是这个理：“我已经带大你们，至于生活水准的高低，要靠你们自己去创造。”我结婚时除了请一些亲戚朋友办几桌酒水外，其余都不买。公公婆婆还说：“你们结婚比我们那时不知好多少倍了！”二哥插嘴说：“现在不是那时候，现在他们结婚需要什么，你们尽管买给他们，我们没意见。”当然我和丈夫也没有提要求，丈夫用他的工资收入买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20多年来一直伴随着我们，彩电我根本想都没有想。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买彩电，所以婚后的平平，再也没有叫过我爸爸妈妈一声，一直对我爸爸妈妈冷眼相加，除非我爸爸妈妈主动招呼她，她才爱理不理吱哼几下。如果没有这几声回音，家里有没有这口人，一个样。其实话也不能这么说，毕竟多了一张口，一张难伺候的口。我在家时有个习惯，妈妈从小要求我和弟弟缩筷头，好菜让爸爸先吃，我们第一口一定是先尝蔬菜。妈妈说，爸爸是家中最要紧的人，大家都得尊重他。平平吃在家中后，家里总得略微弄点好菜，不像我在家时那么随便，家中最尊重的人也变了，不是爸爸，而是平平。平平无视我爸爸在家中的地位，尽捡鲜美可口的饭菜，我爸爸也不得不缩筷头，更何况我妈妈和弟弟了。平平从来没把别人对她的尊重当回事，在家不做一点家务，连自己吃的碗筷也不洗，用妈妈的话说“从不翘一下手指头”，吃饭却抢在头里，家里人每次得等她回到家才能开饭，然后容忍她女王般地高傲待遇。好在弟弟很懂得爸爸的辛苦，他只要在家，总是忙碌个不停，但他心中也不舒服。

如果平平对家人热情一点，爸爸妈妈也不会计较这些。问题是她整天阴冷着脸，不打招呼不叫人，好像我爸爸妈妈前世

欠了她多少债，永远也还不清。最难熬的是我妈妈，花尽力气把她调到与自己一个单位，现在单位里抬头不见低头见，怎样相处？怎样招呼？妈妈是怎样的后悔？据说平平在外边很会耍嘴皮子，家中的琐碎事，经她添油加醋，都成了贬低我爸爸妈妈的话题，令我爸爸妈妈痛苦不堪。

我老是想起妈妈最初对我介绍的平平的印象，那时她是多少心满意足，可眼前的平平却是判若两人。我真的弄不懂为何会造成如此阴差阳错的结果！慢慢地悟出一个道理，虽然有的人读过书，受过教育，但道德水准不一定就高于文化水平低的人，反之亦然。同一院里的小学生，进进出出，也会甜甜地叫我一声“阿姨”，看到我爸爸妈妈，也会叫一声“爷爷”“奶奶”。而卫校毕业的平平却不会，她叫一声人，仿佛会割掉她身上几斤肉般地艰难。

我问弟弟，她到底为什么。弟弟说：“小气，会计较！”我又问：“计较什么？我们可以心中有数。”弟弟说：“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说不出口，只有她好意思说！”弟弟不肯再说，但补充一句：“反正我不会同意她的意见，在家里老是和她争论，不过争得累了，也就让她独自说去。”我又问：“你是否叫应她的爸爸妈妈？”弟弟说：“我当然叫，我才不会与她一般见识，没礼貌……她这个人总以为她什么都对，别人什么都错。”听得出弟弟已经对她的行为有所不满，但弟弟接下来一句：“嗨，总不能为这些事就和她离婚吧！况且我也了解到，结婚后双方性格差异很大的人家也很多。”弟弟能说这句话，足见他已经为这桩婚姻伤过脑筋。我记得爸爸妈妈早就对我们说过，结了婚不能随便提离婚，要对另一位有责任感。爸爸妈妈一世的善良也遗传给了我们，面对弟弟，我能说什么！

妈妈一直痛苦地对我说：“其实我们真的把她作为祖宗般地服侍，不期望她有所感恩，起码也不能这样对我们。”妈妈此时

后悔莫及地才对我说：“这场婚姻，我们也上当了。我们在本镇上随便娶哪家姑娘，都要比娶她强，为什么老远要把这样不懂礼貌、不知根知底的人娶进门？我和你爸爸到底作了什么孽，害苦了你弟弟。你弟弟偏偏是个大好人，这一辈子的苦叫他如何忍受？”

平平不断在我们家人面前表现出小气、妒忌、专横无理。比如我爸爸妈妈把我婚前别人赠与我的两只铜制小古玩还给我，其实我倒无所谓，就是放在爸爸妈妈处，或者送给弟弟一只也行，所以我当时就推了推，但妈妈很坚决地要我拿走，我只得拿走。其实也值不了几个钱，但平平不这么看。平平知道后，说我爸爸妈妈重女轻男，东西进了这个家门，就应该传给儿子，不应该传给女儿。后来我知道，爸爸妈妈也考虑了她的感受，也送了只旧戒指给她。但平平不满足，好像所有的东西全归她才对！从此重女轻男一直挂在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的嘴上，直到她生下女儿，而我添了儿子，才反过来硬说我爸爸妈妈重男轻女，反正翻云覆雨，全凭如簧的巧舌，易如反掌。

有一次我抱着儿子到爸爸妈妈家，当时平平 and 弟弟都在。我抱着儿子临走时，妈妈追出来给我儿子披了件衣服，怕我幼小的儿子着了凉。这本来就是一件很寻常的事，到现在我记不清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过，但按常理我相信发生过。为此事，平平就在单位里学着我妈妈的动作，夸张地怪模怪样地表演着，说我妈妈疼爱的是外甥和我，而不是她们，真是可怜的小鸡肚肠。

爸爸妈妈总想改变平平的不满情绪，他们从自身找原因，手头上松一点，尽量给平平物质上多资助一些，或许真的想解开平平的心结，一家人能和睦相处。但是无论他们送钱、送东西，得到的就是累加的伤心。比如添金项链，项链是妈妈委托我帮助选购的，买回来后，妈妈对我明言，那条大的、做工精良的就给平平他们了，我自然没有异议。但是平平拿到项链后，传



到我的耳朵里的话是，我爸爸妈妈给我的项链是真货，给她的，是假货。如此颠倒黑白，恶意中伤，也只有出自她的嘴。

我总觉得爸爸妈妈大可不必为一台彩电而后悔，就是当初满足了她，买了彩电，那么接下来她仍旧会为其它东西产生新的不满。

她的欲望沟壑，永远填不满！

在我印象中，平平从来不知道对我们家人感恩，别人为她做对了，合她的心意，那是应该的；不合她心意，那背后不是指责就是辱骂。

后来曾和平平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小镇上的几位熟人，几乎都这么问我和我爸爸妈妈：“你们一家是吵客有名气，一家是老好人有名气，你们两家不对路，怎么会走到一起？”“平平和平平妈妈是小镇上出了名的吵客，你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令我们寒颤，是啊，我们家人从来没有和人吵过架，四邻一向和睦相处。而且爸爸妈妈自小到大也没有打过我和弟弟，辱骂和暴力我们十分不习惯。

平平一生下女儿勤勤后，辱骂升级成面对面，她原来压抑的本性再次大爆发。

中秋月，妈妈单位里分月饼，平平刚生下女儿在家休息。妈妈原想帮助她拎回家，想想她可能另有打算，比如拎到她爸爸妈妈家里去，再说彼此关系紧张，帮她拎回去反倒为难她，送婆家还是送娘家，所以拿上手，又放下了。结果平平以此为借口，冲着我妈妈道：“别家人也会帮这个忙，你这个人还算自家人？”月饼是个导火线，紧接着平平爸爸妈妈共同参与了这场战斗，拉开了一场家庭硝烟战争。他们先对我弟弟吵，对我弟弟闹。弟弟对着平平一人还能争辩几句，对于平平爸爸和妈妈加入，他只能一言不发，弟弟就像绵羊落入虎穴中。从此，这日子就不是正常人过的！

吵骂到后来，他们对我弟弟提出，让我妈妈辞职退下来，带孙女。弟弟把他们的意见带到我爸爸妈妈那里，我爸爸妈妈当然不同意。

其实我爸爸妈妈都想好了，妈妈只有三个月就要退休了，退休后可以独自来带。这三个月里，如果弟弟和平平想请别人，那么保姆的钱，由我爸爸妈妈出；如果不请保姆，那么就请我家的亲婶婶来带。

亲婶婶听到我们要她带孩子，特意将手边已经带大的孩子回掉，一心等待我们的回音。

但是平平爸爸妈妈就是不理解，他们放大嗓门，向弟弟周围邻居诉说我爸爸妈妈的“冷酷无情”，不肯答应带孙女。我发觉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不考虑事实缘由，便使足心机找了个所谓“充足”理由，然后大做特做文章，恨不能一下子就把对方压得喘不过气来，往死里整，从而显示他们的能干。他们在弟弟家周围以及我们家周围诉说，然后吵到介绍人那里，吵到我弟弟和爸爸的单位里。说我爸爸妈妈重男轻女，不喜欢孙女，对平平生下孙女有看法，不肯带孙女。八十年代初，国家提倡计划生育，宣传生男生女一个样。如果谁重男轻女，人们总是对他还怀有看法，认为是老封建。平平他们变着法地将帽子硬扣到我爸爸妈妈的头上。

其实在平平怀孕后，我爸爸妈妈一直在不同场合说过同样一句话，生男生女都一样，我们一视同仁。平平这方面还要我爸爸妈妈如何表示？她自己不是一直说我爸爸妈妈对我和弟弟重女轻男吗？怎么又变成重男轻女了呢？这反复得也太快了。由此可见，只要便于他们诉说，他们信手拈来，就能当炮弹，爱怎么样发射就怎么样发射。

我爸爸妈妈决定不自己带，但是去看看孙女，另一方面再当面和平平软商量一下。我爸爸妈妈到弟弟家，在弟弟婚后也

第一次上门。平平竟然拉长了脸当着她自己爸爸和我弟弟的面对我爸爸妈妈粗话连连，接着斥责道：“当什么婆婆公公，特别是当婆婆的，好好去培训培训……你们这样的人家，我叫你绝子绝孙。”平平的其他话，我爸爸妈妈回来后复述不了了，反正很难听，那句最污辱人、最恶毒的“我叫你们绝子绝孙”，我爸爸妈妈心有余悸和至死不忘。当时我爸爸妈妈愣住了，此时才明白，这位儿媳并非只是“冷面”、“哑巴”，她泼辣着呢，舌头毒得狠！爸爸妈妈所有在肚子里备好的课，全部作废，根本没容他们多说。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平平的爸爸站在一旁，连一句呵斥的话都没有，任凭女儿像泼妇一样发作淫威，或许他心中正幸灾乐祸呢。这哪里像做长辈的样子？和我们的家教完全相反。后来我知道当初平平爸爸不在一旁帮腔，已经算是不错了。他的家教也许就喜欢结成帮的合力对付“外人”，不管是对是错，大闹才舒畅，大闹了他们才有脸面。

到了此时，我们才想起小镇上熟人说过的话，但为时已晚。

我爸爸妈妈到底是重男轻女了，还是重女轻男了？他们信口雌黄、口无遮拦、强词夺理，爸爸妈妈只能沉默忍让，积郁在心。比如他们老是猜测我爸爸妈妈给了我这位女儿多少多少的钱，多多少少黄金，还有鼻子有眼睛的，到处乱说。他们讲得多了，熟悉我们的人也会反驳他们：“不可能，他们的女儿从小不在身边长大，而儿子一直在身边长大的，要说，只能是重男轻女，不可能重女轻男的。”

妈妈自从被平平痛骂“绝子绝孙”后，一连六天六夜没睡着觉，整个人就垮了，不吃不喝，脸肿如斗，寻死觅活，把我吓得不轻。我怕失去妈妈，紧紧抱住妈妈，哭喊道：“妈妈，你不要这样，还有我呢！我会待你好的。”老家的亲戚特意赶来看望她，开导她，妈的身体自此一直没有复元。妈妈工作最后三

个月，因为身体不好，一直请病假没上班，当然也没法带孙女。爸爸妈妈大院内的邻居，他们聚拢来劝导我妈妈，还教我妈妈搓麻将散心。

但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不罢休，他们对我们周围邻居和我妈妈的单位里大放厥词，说我妈妈不肯带孙女，自己搓麻将快乐。妈妈又是个气，讨了这样的儿媳，不仅严管着我弟弟，还可以管我着爸爸妈妈，就好像我爸爸妈妈也是她发工资，得听她的支配。另外平平再次放出话来：“这种婆婆好好去培训培训。”妈妈气不打一处来：“活了这么长时间，也没见哪里开过婆婆学校，叫我到哪里去培训？”

妈妈没见过，我更没见过。平心而论，我也佩服平平的奇思妙想，从古至今，婆婆和儿媳矛盾永远存在，但并没有见过办这种班的！特别是现在各种各样的班都在举办，为什么就忽视了举办处理婆媳关系的这种培训班？反过来说，千百年来没经过培训的婆媳难道都是敌对的？难道伦理道德、人之常情、贤淑善良的秉性一定得经过正规培训？不可言传身教、与生俱来？

另外平平自己怎么不介绍一下，她是哪所优秀的媳妇培训班培训出来的？她的一举一动何等优秀？

吵到后来我妈妈顾虑重重，这样的孙女，她敢带吗？妈妈再三对我说：“原本我是想三个月后帮助带的，现在看来，借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带！我见了她都心惊肉跳，一旦有闪失，我吃不了兜着走。”妈妈小时候是童养媳，寄人篱下，长大后的处世原则是，宁肯吃亏，忍让为主。妈妈这种生性怯懦的人，面对如此儿媳，她是不寒而栗。再说叫她提前辞职，拿不到固定的退休工资，以后经济生活如果出现问题，有这样的儿媳，她靠得住吗？

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在外一再丑化我们，因为我们在当地

生活了20多年，为人处世，岂是他们几句话能动摇的？他们自讨没趣，得到的评论是：“他们连这家人家也搭不来，也就没有人家能搭得来了。”“有其父母，就有其女，这老两口不吃饭，搅什么混水，越帮越浑。”

但是令我和爸爸妈妈难过的事，是平平对我弟弟还会施行暴力。

有一次我无意中清楚地看到弟弟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我拼命地擦着弟弟的衣服，但弟弟拼命地遮掩着，不让我看。尽管这样，我和妈妈还是看清了，他的手臂和后背上都有深深的抓痕，其它地方我们就看不见了。在这种“冷暴力”和“热暴力”的夹击下，还有狗逮耗子多管闲事的平平爸爸妈妈积极参与，威逼攻击，强势加强势，使得受着正统教育、循规蹈矩、万事求太平的弟弟不可能再挣扎反抗，只能顺从。除非弟弟那句话“离婚”，还算带上强势。

离婚，反倒是平平提出来的，这是平平的杀手锏。弟弟当初不同意，他心痛女儿，女儿刚刚生下，女儿不能没有爸爸或者妈妈。弟弟的性格就是这样，从来不为他自己想想，也许平平正是吃准了他的弱点。

我爸爸妈妈不像平平的爸爸妈妈，全让弟弟自己作主。

我看到弟弟身上几次复添的青紫块，我坚决地说：“离吧，女儿如果跟你，我也喜欢，我会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全力以赴帮你培养的。”但弟弟还是摇摇头，还是重复那句话：“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失去爸爸或者妈妈。”我见劝不动他，就冒出一句让我终身后悔莫及的话：“你如果不离，今后遇到委屈的事，不要回家说！”弟弟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见到他脸色惨白，一会儿就反胃呕吐。面对如此，我真的没有办法，只好由着弟弟。他爱怎么就怎么吧，反正路得他自己走的。

弟弟是最痛苦的。添了女儿后，一时没有请保姆，他忙前

个月，因为身体不好，一直请病假没上班，当然也没法带孙女。爸爸妈妈大院内的邻居，他们聚拢来劝导我妈妈，还教我妈妈搓麻将散心。

但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不罢休，他们对我们周围邻居和我妈妈的单位里大放厥词，说我妈妈不肯带孙女，自己搓麻将快乐。妈妈又是个气，讨了这样的儿媳，不仅严管着我弟弟，还可以管我着爸爸妈妈，就好像我爸爸妈妈也是她发工资，得听她的支配。另外平平再次放出话来：“这种婆婆好好去培训培训。”妈妈气不打一处来：“活了这么长时间，也没见哪里开过婆婆学校，叫我到哪里去培训？”

妈妈没见过，我更没见过。平心而论，我也佩服平平的奇思妙想，从古至今，婆婆和儿媳矛盾永远存在，但并没有见过办这种班的！特别是现在各种各样的班都在举办，为什么就忽视了举办处理婆媳关系的这种培训班？反过来说，千百年来没经过培训的婆媳难道都是敌对的？难道伦理道德、人之常情、贤淑善良的秉性一定得经过正规培训？不可言传身教、与生俱来？

另外平平自己怎么不介绍一下，她是哪所优秀的媳妇培训班培训出来的？她的一举一动何等优秀？

吵到后来我妈妈顾虑重重，这样的孙女，她敢带吗？妈妈再三对我说：“原本我是想三个月后帮助带的，现在看来，借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带！我见了她都心惊肉跳，一旦有闪失，我吃不了兜着走。”妈妈小时候是童养媳，寄人篱下，长大后的处世原则是，宁肯吃亏，忍让为主。妈妈这种生性怯懦的人，面对如此儿媳，她是不寒而栗。再说叫她提前辞职，拿不到固定的退休工资，以后经济生活如果出现问题，有这样的儿媳，她靠得住吗？

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在外一再丑化我们，因为我们在当地

生活了20多年，为人处世，岂是他们几句话能动摇的？他们自讨没趣，得到的评论是：“他们连这家人家也搭不来，也就没有人家能搭得来了。”“有其父母，就有其女，这老两口不吃饭，搅什么混水，越帮越浑。”

但是令我和爸爸妈妈难过的事，是平平对我弟弟还会施行暴力。

有一次我无意中清楚地看到弟弟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我拼命地擦着弟弟的衣服，但弟弟拼命地遮掩着，不让我看。尽管这样，我和妈妈还是看清了，他的手臂和后背上都有深深的抓痕，其它地方我们就看不见了。在这种“冷暴力”和“热暴力”的夹击下，还有狗逮耗子多管闲事的平平爸爸妈妈积极参与，威逼攻击，强势加强势，使得受着正统教育、循规蹈矩、万事求太平的弟弟不可能再挣扎反抗，只能顺从。除非弟弟那句话“离婚”，还算带上强势。

离婚，反倒是平平提出来的，这是平平的杀手锏。弟弟当初不同意，他心痛女儿，女儿刚刚生下，女儿不能没有爸爸或者妈妈。弟弟的性格就是这样，从来不为他自己想想，也许平平正是吃准了他的弱点。

我爸爸妈妈不像平平的爸爸妈妈，全让弟弟自己作主。

我看到弟弟身上几次复添的青紫块，我坚决地说：“离吧，女儿如果跟你，我也喜欢，我会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全力以赴帮你培养的。”但弟弟还是摇摇头，还是重复那句话：“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失去爸爸或者妈妈。”我见劝不动他，就冒出一句让我终身后悔莫及的话：“你如果不离，今后遇到委屈的事，不要回家说！”弟弟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我见到他脸色惨白，一会儿就反胃呕吐。面对如此，我真的没有办法，只好由着弟弟。他爱怎么就怎么吧，反正路得他自己走的。

弟弟是最痛苦的。添了女儿后，一时没有请保姆，他忙前

忙后，不停不息，还得应付没完没了的人为折腾，精神的折磨令他吃不消，几次大反胃呕吐，身体状况一塌糊涂。此时弟弟的好友也劝我弟弟：“你离婚，凭你家的条件，再加上社会上男的总比女的好找，怕什么！”

经过再三考虑，弟弟终于咬咬牙，同意离婚！

哪知，弟弟同意离婚，却使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慌了神，立即改口：“不离，生是你家的人，死是你家的鬼。”

平平的爸爸妈妈做这位女儿坚强的后盾，他们管着女儿家里的一堆大小事，唯恐女儿不能称王称霸做女王。在他们看来，我们家里都是“老实不中用”绵羊式人物，这个家得由他们女王作主才对。真的离了，他们到哪里再去找我弟弟这样温顺的绵羊？此时两代人一起软硬兼施。

原本迫不得以才同意离婚的我弟弟，最后经不住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的攻势，同意不离婚。

原来整个闹剧都是平平和平平的爸爸妈妈一手导演的，用此来吓唬我们。我爸爸妈妈和可怜的弟弟真的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是吵客，对他们来说吵闹是家常便饭，小菜一碟，照吃照睡，但对于我妈妈和弟弟来说，可真是大伤了元气。

弟弟的身体更是糟糕，不多久就染上了甲肝。住院期间，只有我妈妈一个人整天在传染病房陪弟弟。我过去几回没有看到过平平，平平已经不和我爸爸妈妈来往，又以有女儿为借口，理所当然不用来看我弟弟了。我去探望弟弟时，妈妈十分忧郁地对我说：“你弟弟生这场病，今后体质可就差了，特别生不得气，可是在这样的家庭里，他能顶住吗？”说着还泪水盈盈。弟弟的身体确实垮了焉了，隐患就此存在，性格脾气也变得真的绵羊似的了，家中什么事也作不了主，整天变得无精打彩。虽然想在我面前有所掩饰，强作欢颜，但我读懂他是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罢了。



中国古代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统称为五伦，包括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其中相伴时间最长、有始有终的是兄弟（包括姐妹、兄妹、姐弟）之伦，这是天伦，不可改变。这种天伦之间，是要互相体谅、包容、宽恕、各自付出更多的关怀与爱心。这也是维系社会和谐最基本的元素之一。

从旧社会的苦海中挣扎过来的爸爸妈妈，自从生育我们姐弟后，一直有幸福感。他们也是老来得子，生育我时，我爸爸已经36岁，妈妈29岁，这在当时来说，已经算是晚婚晚育了。而且一女一子，拼起来就是个“好”字，所以他们没有生下老三，把老三打掉了，一心一意抚养我们姐弟俩。我6岁那年，爸爸妈妈把我从寄养的姑母身边领回，姑母没生孩子，把我当作女儿，待我很好，可我很孤独。回到家，身边多出个小我2岁的弟弟，有弟弟相伴，使我的童年不再寂寞。爸爸妈妈要我们互相间直呼“姐姐”和“弟弟”。我不懂，当时就问妈妈，隔壁人家姐弟之间或兄弟之间，就直呼其名，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叫唤？妈妈白了我一眼，回答说：“长大了你就懂了，有个称呼，增加亲情。”

爸爸妈妈带大我们很辛苦。我记得很清楚，那时爸爸妈妈晚上经常开会，特别是爸爸“四清”外出，长期不在家。我们家住得比较荒僻，妈妈怕我们不安全，就经常将我们姐弟俩放在从小抚养弟弟的好婆家。好婆对我们都不错，我们在她家里很快就睡着了。妈妈开会回来，再一个个地将我们抱回家，曲曲弯弯得走一里多路，妈妈瘦弱的身体常常因抱我们而气喘吁吁。半道上妈妈不断变换着她怀抱的姿势，将我惊醒，但我还是装作睡着了，让妈妈抱，体会着被妈妈怀抱的舒服感。现在想来真不懂事，妈妈有多累，如果我自己走，那么妈妈只需要抱弟弟一个人，每次只走一趟就行了。

我和弟弟在相互亲切的呼唤声中渐渐长大懂事，在记忆中弟弟从来没有直呼我姓名，我自然也是，彼此情感融洽。在成

长的过程中，我才理解妈妈当初要我们姐弟相称的用心，正因为有了姐弟的亲热称呼，着实拉近了我和弟弟的距离。

我感谢爸爸妈妈对我们增加亲情方面的各种教诲。在我记忆里，我和弟弟从来没有为什么事争执过。如果在我们身上发生点小打小闹，妈妈会对我说：“你做姐姐的，就得让着弟弟，你为长，你就是有千百个理由，我也要批评你。”所以我不敢和弟弟争执。小时候有一次看《杨乃武与小白菜》戏，其中有一段讲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滚钉板告状的事，妈妈说：“做姐姐的，杨淑英就是榜样。”当时我朦胧地懂得做姐姐是有责任保护弟弟的，所以从小到大我对弟弟十分谦让。弟弟呢，自然也不会对我横蛮，彼此间倒自然养成了谦让的习惯。“孔融让梨”的事，在我们身上经常发生，家里的活，除了有一些分工外，一般都抢着干。所以到后来，爸爸妈妈上了年纪，干不动了，我和弟弟回到爸爸妈妈的家，都会自觉伸出手来抢着干活。我打心眼里佩服爸爸妈妈，他们虽然没受过高等教育，但却把儒家文化中孝悌之道灌输给了我们。

弟弟长得像妈妈，皮肤白净，浓眉大眼，高挺的鼻梁，从小到大，左右邻居都称他为美男子。更主要的是弟弟人缘极好，为人谦和、诚实、厚道，还自学了剃头手艺。他学这手艺，我爸爸从来没让他帮助过一回头，他自己也不能自己理，他完全是义务为别人服务，他常常为大院内的孩子或者他的同学剃头。他勤奋、上进、好学，在学校里的学习成绩，工作后的工作表现，都是众人称道的。所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上门提亲的女孩子真的不少。也许是挑花了眼，结果忽视了最熟悉、最重要的择偶标准，单信媒人一张嘴，就心甘情愿、欢天喜地的把平平娶回了家。

我一直不相信我们家中会发生这样不和睦的事。像平平如此重财轻义的人怎会轻易地走进我们的家门，引来家门不幸？

过了一段时间后，因为弟弟没离婚，为了改善和平平的关系，我和我丈夫劝妈妈帮助抚养侄女，侄女小名叫勤勤，妈妈也答应了。

当然接送勤勤的活都落在弟弟一人身上，他还要忙家务，心情又不舒畅，心身疲惫，但我们都无力帮助他！

我这做姐姐的唯一希望，就是让弟弟幸福，弟弟幸福了，爸爸妈妈也幸福；爸爸妈妈幸福了，我就没有后顾之忧，就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我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中去。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讲，弟弟的幸福对我很重要。

又过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我有责任改善平平和我爸爸妈妈的关系，这样对于平平和我爸爸妈妈都是有益的。

我没有和弟弟以及我爸爸妈妈商量，就叩开了平平的亲戚和平平的爸爸妈妈的家门，让他们帮助做做平平的思想工作。我说：“过去的事，谁是谁非，暂且不论，过去了就过去了，无论对错，向前看，不需再论。从现在起，大家和和气气走到一起，多上上门。”说实话，我的心情极度紧张，我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好在我的运气不错，平平的其他亲戚也是通情达理的，他们都同意我的观点。平平的爸爸妈妈却装傻，反问我一句：“怎么平平没上你爸爸妈妈家的门？”难道他们这么关心平平，连这点都不知道？

我最后才把我想撮合家人和好团聚的事对我爸爸妈妈和弟弟说了。我爸爸妈妈欣然同意，我还看到爸爸妈妈久违的笑容，他们也许和我一样想得美好，从此平平会改变她原来的态度。

我利用十月一日休假日，将大家请到我家，我做了一桌饭菜，请大家坐下来吃一顿。结束时，爸爸约平平回家吃顿饭，平平没作声，算是默认了。我当时很高兴，我的辛苦没有白费。

到了约好上爸爸妈妈家门聚餐的日子，爸爸妈妈早就忙开了，他们预备了丰盛的饭菜，请我一家三口和弟弟一家三口。

此前我和弟弟预先到家帮助准备一点。那天，到了开饭时间，其他人都到齐了，唯独平平迟迟没到，弟弟说她要加班。爸爸是急性子，坐立不安的上上下下，菜热了又热，但他只能等，因为今天家中最重要的人物没来。换了别人，他也许早不耐烦了，至少嘴里得不断啰嗦，但是对平平，他没有说半句。大家都懂得，吃饭事小，和睦事大！

好不容易等来平平，她上门，仍旧没有开口叫人。

以后每次逢年过节相聚，最后迟迟而来的总是平平。她从来没有早到过，她总是比别人“忙”，得大家伸长脖子等她。她来了，也从来没有一声欠意，因为她理由很充足，上班！

平平终于走上家门了，但她只带来一张吃饭的嘴，而不是叫人的嘴。她与我们说话，也是用最简练的语言作答，不会多说几句。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多坐一会，凳上有钉。

平平终于走上家门，爸爸妈妈即使心中不舒服，也从来不说一句。

平平不叫我“姐姐”，也不叫我小名“玲玲”。

我按照平平妈妈最初的意见，就叫她小名“平平”。平平妈妈说，平平自己姐妹间就直呼小名。以后我见平平，总是我主动叫她“平平”，她对我没有称呼，所以一直处于被动应答，更别想主动先对我说一句话。这样她对我也只能冷若冰霜，难得有几次围绕她女儿的话题有几句话交流。

当初我如释重负，以为我为爸爸妈妈做了一件好事。我希望我爸爸妈妈的大家庭也和我丈夫家的大家庭一样，也和睦相处，家和万事兴！但是我的愿望没有达到，我们主动了，她仍旧不主动。

有人笑我：“你工作仍旧没做到家，平平仍旧没叫人。”我叹道：“我无能为力的了，她能够走上门，已经不错了，总不能拨开她的嘴让她叫。”

爸爸妈妈从来没把不愉快情绪表露出来，差不多平平每次上门吃饭，爸爸还一个劲地将他认为最好的菜推荐给平平：平平，吃吃这个；平平，吃吃那个。在爸爸眼里，只有平平是稀客、贵客。即使这样，平平仍旧冷冷的，我还得装作没事样，我更不敢计较她能帮助家里干什么事了，不闹腾已经万幸。

这种重新聚合，是治表不治里的，但我已尽最大力了。我自我精神安慰，劝导爸爸妈妈想开点：“只要他们小夫妻好就是了，反正你们也不和她过一辈子。”爸爸妈妈同意我的观点，也只能这样借助阿Q精神胜利法了。

几年后的一次，爸爸真是高兴。那天我到爸爸妈妈处，爸爸一脸笑容对我说：“今天平平带着勤勤来家里，还拿来三盒月饼。”平平自从分开过后，从不主动上门，更别说送东西了，这是唯一一次。我一看三盒月饼，却全是我送给弟弟的。在此之前，我知道弟弟每年需要月饼送送人，而我不喜爱吃这东西，所以每到八月半前，我就会打电话让弟弟到我家去拿。这年的八月半前，弟弟已经拿了一盒，我再叫他去拿时，他说：“这三盒多了。”我说：“那你拿去给爸爸，让他处理去。”爸爸其实也不需要，因为我已经送他一盒了，年纪大了他不想多吃甜食。结果令我没想到的是，弟弟会让平平 and 勤勤一起拿着我送的三盒月饼到爸爸家里。平平没说明，爸爸以为是平平送的，换得如此开心。我不想戳穿真相，就让它以假乱真吧。让爸爸妈妈高兴高兴，远远超出月饼的价值。

那年勤勤到外面读书，得了重病。平平和平平妈妈将此灾难归罪于他们住的公寓房风水不好，他们在家里烧香拜佛。现在是信仰自由，我不支持他们这么做，但也不反对他们这么干。但我心里清楚，根子不在这儿。平平平时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一点意见，为了勤勤要到外地去读书，我专门打电话给弟弟，让他劝阻勤勤。勤勤不是其他人，每星期都要挂盐水，出去能

行吗！但弟弟说：“我说上去一点用也没有，她们根本不听我的。”一直到现在，爸爸还一直在说：“勤勤这场病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能作主的平平听不进别人半点意见，所以不幸还是发生了。”

我知道勤勤生病后，就赶到爸爸家，劝爸爸资助他们。那时爸爸的膝盖骨有问题，行动不便，爸爸和妈妈相互搀扶着一步一步勉强上了他们住的四楼半，正好那天我弟弟出去剃头，只有平平 and 勤勤在家。平平一见我爸爸妈妈，毫不客气皱着眉头道：“你们来干什么？你们能解决什么？”爸爸刚想解释几句，平平狠狠地打断道：“不要说了，你要说的那一套，我根本不会听！”好不容易上楼的爸爸妈妈，只得放下一点钱，说：“给勤勤买东西吃。”不敢歇歇，马上搀扶着下了楼。出了这道门，爸爸伤心地说：“看来以后我们再也走不上这扇门了。”不过爸爸也向我表示：“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在经济上资助他们一点。”以后爸爸也确实没有食言，几次拿出一部分钱补贴给勤勤，还为她买了电脑。

我拿了5千元钱送去，相当于我当时两个月的工资，平平不仅没有一句道谢的话，还冲着我喊道：“都是你家遗传，将这种病遗传给了我女儿。”也只有她这么横蛮无理，为什么别人没有遗传，就遗传给了勤勤？难道遗传因子中就没有她的基因？平平还冲着我莫名其妙地嚷：“我的女儿不好，你的儿子好，你百分之百成功，我百分之百的失败，你看好戏，你好开心。”我突然想起自己曾在爸爸家的饭桌上，当着平平的面说过：“现在都是独生子，培养成功了，就是百分之百成功，失败了，就是百分之百失败。”我是希望她好好培养勤勤，没想到，她记住了，又用来横蛮地攻击我。我不知道平平为什么要说这种绝情话，当时勤勤在我心中还是举足轻重的，她是弟弟的女儿，我把她看作自己的孩子。那天平平妈妈也在，平平妈妈此时却有意无意地说道：“我们平平年轻时好多人追求她，她的一个男同学现

在当官了，直到现在一直对平平很照顾……”同学之间相互照顾，本属平常，我也不会小气，也许这个男同学也确实不错。但此时此刻说这话，我听了不是味，言外之意，平平嫁错了，应该嫁给那个男同学。结婚都20余年了，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说这种话，让我想到，平平是不是因为没能嫁给那个当官的男同学，才对我们家人如此排斥？当初平平闹离婚时，为什么他们要说“生是你们家的人，死是你们家的鬼”呢？

接下来平平还做了一个小动作，她剥了粒糖递给她妈妈，却并不给难得上门的我。我并不稀罕吃她一块糖，她这种言行和举动，让我心中觉得很苦涩。

平平第一次开口叫我的小名“玲玲”，那还是21世纪初，这一声我等了10余年，真是金口难开。

我记得很清楚，我搬新家后，那天电话响起，平平在那头叫了我一声我的小名，声音有些含糊。因为平时不多说话，这声音令我陌生，我脑中飞快地判断儿时伙伴。唤我小名的只有儿时伙伴，长大后我单位和婆家都不这么叫我。电话那头可能也感觉到我这边“静音”的缘故，她就在电话那头作了自我介绍“我是平平”。原来平平为省钱，求我帮她搞几张免费旅游门票。我尽最大努力帮她办妥了，当然不期望她有所感谢，连叫唤一声也等了这么久，感谢之事无疑登天揽月，至少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奢望。

反正还是这句话，我和爸爸妈妈为她和她的家所办的所有事，都是理所当然，办好了，不言谢；办得不够好或者不好，就得吃她的话。比如为勤勤转学读书，我是出了力。勤勤毕业没工作，平平责怪我们不管勤勤的工作。好像我们天生亏欠她的，永远有完不成的责任！

面对从来不叫我爸爸妈妈的平平，妈妈心中总是痛，又不能多说。老古话：“家丑不可外扬。”爸爸妈妈和弟弟都选择了

隐忍。妈妈长期隐忍，形成了忧郁，不能宣泄，在她 73 岁时，已经有老年痴呆的征兆，方向感极差，走出门，回不了家；不认识人，开头是外人，后来连亲人都辨认不了。

有一天，妈妈似乎异常地清醒，她的表现和话语让我始终忘不了。她对我讲：“你做姐姐的，将来我们不在了，你要照顾好你弟弟啊。”我知道这是她最放心不下的事，千言万语，终于迸发出的一句话。照理，弟弟有家，用不着妈妈这么关照我，可她就是对弟弟放不下心。我赶紧答应妈妈。又过了一会儿，妈妈说：“他们是嫁错了人，我们是娶错了人。”我顿时一愣，这哪里是糊涂妈妈说的话，切中要害，不是我亲耳听到，别人传话给我，我还不会相信。我转而对爸爸说，爸爸回答：“你妈妈经常在我面前说这句话。这也是她唯一能表达清醒的话语。”

弟弟的婚姻不幸是深入妈妈骨髓的痛！过后，她思维极度混乱，表达错误，几乎逢人便喊：“你们快看，快看，有个小伙子被人推出门外，坐在水门汀上，快帮帮他呀……”别人听了当笑话讲；我听了，心酸苦涩，明白妈妈心中总是放不下弟弟，在深度的迷糊状态，心中还是弟弟。



## 第二章

医生断言很可怕

姐姐百计找良方

获得平平第二次叫我“玲玲”，是我一生中最痛最痛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弟弟生了绝症，面临着失去那声亲切的“姐姐”呼唤，此时弟弟结婚有20余年。

那天，我从平平那里得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回到家。我睡不着，我起身，在网上搜查，我想与其等待，还不如到网上找找希望。搜查的结果增添我的信心，癌症并不都等于死亡，有癌症治愈的种种实例。如果弟弟真得了癌症，我希望弟弟能成为治愈实例中的一例。所以我花了近一整夜的时间，把它们整理出来，然后拉出一份，准备给平平看，给她增添信心。

好不容易等到6月15日星期一，弟弟预约做胃镜，这天他已经是在市医院消化科住了下来。他特地叫住我，要我陪他做胃镜。我早早地去了市院，过一会儿平平 and 勤勤也来了。弟弟被推进胃镜室，我们在门外等。她们两人都不搭理我，因为彼此心情都不好。勤勤眼睛有些湿润，看来已经知道，但我不敢多问。

坐了一会儿，我打破沉默，想利用这间歇让平平看我拿来的资料，所以说：“平平，我从网上拉出来些资料，你有空可

以看看。”我把资料递给她，平平不接，生硬地回答我：“我不相信网上的，我相信科学。”我好不容易燃起来的热情给浇了个透。然后平平又斜了我一眼，鼻子里不屑一顾，冷冷地“哼”了一声。两天前她能把弟弟的病情对我说，两天后又对我态度突变，但我尽量从好的方面去理解她，责怪自己多想了。我翻开资料，对她说：“如果西医没办法，有些土方法，如蟑螂、蟾蜍……”没想到我还没说完，她们母女俩共同冷笑道：“哼！好恶心啊……”“真是恶心死了，蟑螂，还苍蝇呢？”我又耐心地解释说：“我翻了药典，它们确实是中药，有很多小动物就是天然的抗菌杀菌良药，它们在与自然抗争中形成，就像蛇毒能治病一样。虽然不知道哪一种能治我弟弟的病，但可以试试！”平平厉声呵斥：“你不要说了，我们坚决不同意！”我只能沉默，心情沉重。我不是一定要她们接受，但她们那种对抗的态度令我失望，我根本就是她们多余的人。要不是弟弟要我来，里面躺着的是我亲弟弟，我真的想一走了之。

弟弟胃镜中做出来有四个肿瘤，彩超、CT检查出肝癌是继发性的，他生过甲肝，受胃部影响，呈弥漫状。医生当即断言：“晚期，没救了。”尽管我有些思想准备，但还是难受得坐立不安。

平平通过关系，搞了张假报告给弟弟，骗他是胃炎。弟弟确实笑得很灿烂，他对我说：“我知道没事的，就是没事！姐姐，你不要告诉爸爸我生病，过几天，我就出院去看他。或者说我身体稍微不舒服，不碍事的。”我苦涩地点点头。

在医生的办公室，平平和医生在谈话，我在旁边一声不响地站着听。结束后，我向医生提出来，胃镜报告单能不能让我拿去复印一下。因为此前我已经联系了丈夫在上海的大哥，大哥虽然不是医生，可他很热心，让我将弟弟做的所有报告单或复印或扫描传给他，他会想办法找权威医生帮助指导指导。办公室的医生回答我“可以”，就直接给了我。我接了化验单，说

声“谢谢”！没想到平平从鼻子里狠狠地冒出一句：“哼！自以为是，你是医生啊！”办公室的医生都竖起头朝我看。我好尴尬，本来心中不好受，此时又添伤痕。我心中清楚，在这种时候，我和她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想办法对付病魔才是上策，不能这样自毁长城，自残内耗，所以强压心头之怒，对平平说：“你不要这样！”平平冷笑着走出办公室，一脸傲气。我不知道她这个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好像我弟弟不是她的丈夫，我是她的敌人！

我潜意识里已经感觉到，在弟弟治病的过程中，还有比治病更难治的关系“病”。

病历单，我是拿来复印了，可我的心情一塌糊涂。平平平白无故对我采取无礼的蔑视态度，让我心情沉重。平平一向不尊重我们一家子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弟弟！现在我和她怎么和谐相处？我难受的不是她对我，而是她通过对我，直接刺激我弟弟。我弟弟已经病得如此，她的态度至关重要。

我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平平会打我手机，并且有了千载难逢的第二次叫唤。

“玲玲”也如同第一次一样，是从手机那头飘来，我同样陌生，不过此时我心中已经全部是弟弟的事了，所以她没作自我介绍，我就感觉到是她了。她说：“你多复印几张胃镜单、彩超单和CT单，别人劝我将化验报告拿到上海请专家帮助看看，车和专家都帮我联系好了，明天就去。”我当然感动，她能积极为我弟弟治病，我所有对她的不快和猜忌在这一瞬间都烟消云散了。我说：“太好了！”她又说：“你有没有茶叶，到上海求人，总要送人的！”我说：“没有，但我去购买。”我放下电话，立即就去完成平平交给我的复印和买茶叶任务。我忘了问平平需要多少茶叶，想想问什么，当然多多益善。于是买了10斤茶叶，外加灵芝粉、菊花茶送去。我并不期望平平对我说一句谢谢的话，

只要她肯接受，能够为我弟弟出力，已经十分感谢了。我想他们夫妻一场，或许是有感情的。我弟弟在治病过程中平平的态度至关重要！这个当口平平只要开口，我这个做姐姐的只要能办到，我是一定会满足她的，况且她只是开这个小口。后来我也反过来想过，如果我不买这些茶叶，那“小气”这顶帽子得扣我一世。

平平是星期三去上海的，当天回来，她给我们带来了失望的消息：“专家都说，没救！”

其实医生的结论我已经清楚，我已经通过网络传给上海的“大哥”，他同样很认真地请上海肿瘤医院、中山医院、瑞金医院、东方肝胆医院专家看过，得到的答复也是：没救，顶多三四个月。

断言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平平没有信心！

我千方百计拿网上搜来的资料给平平看：“癌症病人，并不是只有一条死路，活路也是有的。”平平看都不看：“哼，我不相信。”我们的认识不同，再加上她与我与生俱来的隔阂，我与她根本无法交心。就是我不说话，她也会冷不丁地讥讽我：“名医啊，自以为是。”以前平平只是对我冷淡，顶多不理不睬；勤勤生病时，她开始把对我爸爸妈妈的尖刻泼辣劲冲向了；现在弟弟生病，她是变本加厉地对我出言不逊。

我也是病急乱投医，我听说上海群力药店治癌很有效，就对平平说，并且表示都由我去办，不需要她出力出钱。平平算是同意了，我连夜赶上海，托黄牛好不容易弄到个排队票。当我带回中药煎熬好，要弟弟口服时，弟弟抵触着不肯吃：“我又不是什么大病，过几天就好了，不用吃中药。”我心中清楚，要弟弟配合，只有趁弟弟现在有体力时把真相告诉他，否则拖下去，到他不行时，再告诉他，那么他的精神和肉体都会一下子垮掉，再想挽救，已经不可能。如果对他治疗有信心，应该告诉他；如果对他治疗没有信心，那么只能让他自生自灭了。我在群力

草药店时，亲眼看到几名癌症病人自己在求医；再说我也当面请教过数名癌症存活病人，他们的经验告诉我：“要告诉他，难受只是开始知道的这几天里，过后他会积极配合的。”我很想说服平平，然后一起告诉弟弟。当然我清楚，要说服平平比告诉弟弟更艰难。

我只得一步步来，我要首先告诉我爸爸。此前平平已经指责我那天路遇平平的爸爸妈妈，擅自告诉了他们，而不告诉自己的爸爸！说我只顾自己的爸爸，而不顾她的爸爸妈妈。是啊，平平的爸爸妈妈历来都是超乎寻常地亲身参与女儿的家事，“关心”着我弟弟，其实我应该知道，应该不告诉他们的。

现在我自然也得告诉我爸爸，不让爸爸知道是不现实的，瞒得了几天，瞒不过长时间。弟弟又是个大孝子，每个星期都要到爸爸那里走上好几趟，突然不来，爸爸肯定会怀疑！

我到爸爸家里，忍痛将弟弟的情况告诉爸爸，我自己忍不住，声泪俱下。但爸爸看起来比我坚强，我于是略微放心了。几天后我发现这是假像，爸爸其实很痛苦，他接连好几夜没能入睡，人明显憔悴。

那天我告诉爸爸真相后，我从爸爸家里出来，就去给弟弟买虫草，因为我听说虫草能提高癌症病人的免疫力。此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平平爸爸，他约我和平平一起到我爸爸家里谈谈。我弄好虫草，到爸爸家时，平平，还有平平爸爸妈妈都已经在谈了。因为我爸爸已经知道弟弟的情况了，他只是提出如何给我弟弟看病。

我听到平平爸爸说：“看这种病，用钱是很多的，没有底的。”我爸爸回答：“他是公费医疗，可报销一部分。”平平说：“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报，有些不能报！还有我得请事假，他请病假，两个人，一个事假工资和一个病假工资，扣起来很厉害，一年要少收入好多！”平平爸爸妈妈都说：“是啊，是啊，他们小人

家，你叫他们怎么办啊！”我爸爸和气地说：“有困难以后再商量，先看病嘛！再说到底用多少钱还不知道。”我发觉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就变着法地谈到用钱问题，一股“钱”味。我甚至怀疑他们算不算真的来商量为我弟弟看病！

我不得不相信那些传言了。有人对我说，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一知道我弟弟生了这种病，已经说过：“这种病生了，看也是白看，是浪费钱。”但有人劝道：“不给他看，你们要被人戳背心骂的。”这样他们才不得不考虑这一点，像模像样地来与我们商量。

接着一阵冷场，他们莫不是想探我爸爸的水到底有多深？我爸爸88岁，他们背后不叫他名，就叫他“老糊涂”。可是令他们不解的是我爸爸对他们一直很警觉，从来没有糊涂过。

不一会儿平平说：“还你上海去所用的钱。”这里用了个“你”字，平平眼睛又不看我，我不用心听，还不知道她是在对我说。因为去上海群力草药店的只有我，所以我马上领会在同我讲话，我马上回答：“不用，一共才300多元钱。弟弟生了这种病，我打算要花一笔钱的。”这样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听了好像很舒心。

平平爸爸又提出：“我们老了，身体又不够好，没有精力和能力负担病人的吃，而他绝对不能吃医院里的饭菜的，要自己烧。”

我表舅一直在服侍我爸爸，他站在旁边插嘴道：“那我来帮助烧，我来送。”

“要送二份，还有一份是平平吃的。”平平爸爸妈妈说。

“可以！”表舅说。

平平爸爸妈妈又说：“光靠平平一人陪是不行的，她身体也吃不消，玲玲有没有空？”我说：“可以！我会全力以赴的，正好我从工作岗位一线上退下来了。”他们一听很高兴，态度马上对我好起来。

我适时提出，要让我弟弟知道真相，这样有利于他配合治疗。我没想到平平的爸爸妈妈爽快地答应，就让他知道好了。平平也没有反对。这样不费吹灰之力把我心中的担忧解决了，我看到了挽救弟弟的一线希望，好比为弟弟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在我看来弟弟虽然仍旧生死未卜，但只要抓紧时间，有可能情况会逆转。我心中一激动，差点掉出泪来，当即向他们百般地感谢。他们三人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他们不明白，他们这样的答应，为什么令我如此激动。

我最重要的目的达到了，至于钱，我就不操心了，所以我就告辞出来先到医院里去看弟弟。

后来表舅告诉我，我离开后，还是谈钱。我爸爸解释说：“此前我已经给儿子5.7万元炒股票，现在我们都退休了，一个长期住院，用一个保姆，一个在家里用一个保姆，还得防防老，所以开支很大。”平平妈妈对我爸爸道：“你给儿子炒股钱，你给女儿就更多！”我早知道平平妈妈搅动三寸不烂之舌，添油加醋地在外面大肆宣扬我爸爸妈妈重女轻男，给我多少多少钱！可笑，不说她信口雌黄没有凭证，就是有，也轮不到她来指责我爸爸啊！她是谁？有如此之权？

其实我爸爸此时确实没有多少钱了，因为几个月前，爸爸把他和妈妈的一生积蓄分成二份，一份当面分给我和弟弟，一份留作他和妈妈养老用。我和弟弟当初都不肯接受，但爸爸很坚决地说：“拿去，放在我身边我不放心，你妈妈已经痴呆，我也今天不知明天，再说邻居家遭遇盗窃，还是你们拿去我安心放心。”这样，我和弟弟才接受。并且我也说，算我帮你保管，如果不够，问我拿。谁能想到半年不到，弟弟会生这种绝症。

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次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上门谈话，总体是和善的。至于金钱援助，爸爸说了：“有困难以后再商量，先看病嘛！再说到底用多少还不知道。”其实爸爸已经有了帮助之

意。

我到医院看着弟弟轻松的神情，不忍将严酷的现实告诉他，更何况夜已经近了，我想让他睡个好觉。我想第二天让平平告诉他，他们是夫妻。

这么多天来，我难以入眠。这一夜，我仍旧没法睡好，我想弟弟知道后，怎么办？这事对弟弟实在太残酷了。但是我又觉得不能不告诉他，已经发现太晚了，不能再耽搁治疗时机，好在平平他们已经同意告诉他。

第二天，也就是6月19日，我送早点给弟弟，他吃得比较好。我想等平平来，让她告诉他。等了一会儿，平平来了，平平将我招呼到一边，对我说：“不要告诉他。”这让我始料不及。昨天大家已经商量好了，怎么一会儿她又变卦了？是不是因为昨天我表现得太激动了，她对我总有种天然逆反心理。我只得离开医院，内心很焦急。弟弟的癌症已经发现太晚，现在时间不多，刻不容缓，应该让他尽快知道病情，切莫错失治疗良机。

此时我认为，我与平平最大的分歧是认识问题，我还有信心救弟弟，而平平已经死心了。

所以我复又去了医院，此时平平爸爸也来了，悄悄将我叫出病房。然后平平和平平爸爸对我说要给我弟弟进行化疗。这让我大吃一惊，这是大事，怎好在弟弟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而为？要知道，万一他经不起，当场就走了呢？这样的例子很多啊！我的近邻就有一例。这几天我几乎一刻也没闲着，不断地向别人请教弟弟治疗的事，知道目前治癌上化疗用得很普遍，成功的、不成功的实例都有，因人而异。但弟弟的病情，专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残酷回答我：化疗也救不了他。况且化疗有好多种药水，究竟哪种适合他？还得一样样试。就是弟弟现在住的市医院院长，他例举了我原单位一位老领导生肝癌，原本预计存活三四个月，因为化疗，结果只有两个多月就提前走了。



他明确告诉我：“你弟弟的肝功能经不起任何折腾，如果采用保守疗法，或许能延长他的生命。”我觉得在这重要决策关头，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对弟弟来说至关重要。

平平爸爸见我不赞成，又对我说：“化疗只是试试看，也算是赌一下，不行马上停。”我只有一个弟弟，能试一下、赌一下吗？赢的希望有多少？输的可能性是多少？再说能像平平爸爸说的“不行，马上停”？我马上用手机请教一位我熟识的医学专家，那专家明确告诉我：“不能试，试了停，要反弹，那就更糟！”

我觉得弟弟50岁的人了，他有知情权和支配权。要不要化疗，得由他自己决定。生命最主要是他的，若我或者平平和平平爸爸作了主，让他这样走了，这对我弟弟太不公平！

我明确对他们说：“你们同意、我同意都没用，得由我弟弟自己来决定，这才是对的。”

我这句话触毛了平平，她一口咬定我对她爸爸不礼貌。我一听这话，心中好笑，礼貌不礼貌，轮得到她来评论我？她有什么资格论礼貌？她对我爸爸妈妈20多年来从来没有叫应一声，她有礼貌吗？但是我当时忍住了，因为顾及现在的弟弟，因为也想积极地理解平平爸爸的好意，我不想火上浇油延伸出去。

平平又说：“他（指我弟弟）这种人，胆子小得很，什么都经不住，一旦告诉他，他肯定不吃不喝，人就垮了。如果你要告诉他，你得负全部责任！”

初听此话，好像是顾及我弟弟，为我弟弟着想。但我听了很不舒服，在我眼里，弟弟就是一个的男子汉，外柔内刚，他太顾全大局了，常常吃亏在自己，但他绝不是无能之辈。从小到大我理解他，婚前我觉得他在各方面都不比我弱，他的不幸是有人拖了他的后腿，把他的真诚善良、忍让和谦和，当作懦弱无能，从来不知道珍惜。她把我弟弟看扁了，看成一堆屎；

她把自己看得太圆满了，看成一朵花。总以为她这株鲜花插到牛粪上，屈才啊。

这让我愤怒！我理直气壮并且大声地对她说：“不，我弟弟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他是个很坚强的人。”尽管我不知道弟弟知道真相后，到底如何反应，但我相信他。

平平对我弟弟的蔑视由来已久，连带平平的爸爸妈妈也挤进来动不动就训斥我弟弟。有一次平平没和我弟弟商量，就叫她妈妈帮助烧一点粥。她妈妈烧好后拿到平平家，发现我弟弟在家休息，她妈妈就冲着他，萝卜不是萝卜，青菜不是青菜，暴跳如雷一顿怒骂，施足威势。要不是她妈妈自己在外面说出来，传到我的耳朵里，弟弟是不可能对我说起这些不愉快的事的。后来我问弟弟，弟弟委屈地说：“我根本不知道平平为何不叫我烧而叫她妈妈去烧？”二十多年来，弟弟不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包容平平以及平平爸爸妈妈大大小小多少的指责和怒骂。他们好像是以打压别人为乐，从而显摆他们超常的“才能”，如果哪一阶段这样的“战争”偃旗息鼓，他们的生活就会乏味，失去生存的意义。我弟弟长期处于这种压抑状态中，即使他行，也变得不行了。有句老古话，一个贤内助能够创造一个成功的男人。男人要获得成功，跟他背后妻子支持帮助是分不开的，妻贤的男人才能一心一意搞事业；反之，妻子整天争吵数落，就会极大地挫伤男人的自信心和意志力，男人的不成功，妻子也有很大的责任。搞事业并不一定要升官，升官要有机遇，如果没的机遇，任凭做得最多的努力也没有用。平平不会从自身找原因，老是恨铁不成钢，恨我弟弟没能升官发大财。现在是什么世道？男人和女人同工同酬，平平有本事也可以自己去升官发财，何必强求别人？自己做不到的事，别人就一定得做到吗？其实她自己还不及我弟弟。我弟弟在几年间里通过笔试、面试，谋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还获得了本科自学考试毕业证书，

考取了注册会计师，考到了驾驶执照……

平平和平平爸爸在我这里碰了个钉子，他们就转到我爸爸处，而且是背着我，偷偷地出去的，但我一下子就估计出来了。我爸爸从来不敢违逆他们的意见，只要我爸爸一同意，平平他们完全可以忽视我的意见，我算什么？总不能超越我爸爸，那么对我弟弟的化疗就能顺利进行了。

我知道此时再不说，就耽误了良机，我就被动了。他们将勤勤留下来，看住我。我将勤勤叫到一边，想取得她的支持。但是勤勤毕竟不在我身边长大，她是铁了心把我当作仇敌。所以，对我怒目而视，根本谈不上话。不等我把话表达清楚，就是一句：“别想！”怒气冲冲地转身进病房，随手想将我关在门外。好在门没锁，我又有些力气，被我强行推了进去。进得里面，我坐在弟弟床前，还没开口，勤勤的拳头像雨点一样向我头上砸来。我哭了，弟弟呆了，为什么？我一面挡住拳头，一面抓紧时间对弟弟诉说了真情。

我一说完，勤勤的拳击也停止了。勤勤马上打电话给平平，当然平平和平平爸爸就在我爸爸处。

不一会儿，平平和平平爸爸，还有我行动不便的爸爸出现在我面前。除了我爸爸以外，他们三个人疯了似地对我进行了唾沫战，就差点要动手了。特别是平平爸爸瞪着血红的眼，大声地训斥我，那样子就像一头咆哮的雄狮，我想他平时对我弟弟也许就这样。

平平 and 勤勤觉得骂我还不解气，对我刚才提来送给她们的一篮杨梅踢来踢去出气。我是一声不响，任他们表演，病房外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弟弟不时地插话替我申辩：“我姐姐做得是对的，这种事，怎么能不告诉我？事实上我已经觉察到这几天气氛不对，你们老是神秘兮兮地进进出出，而且还有这么多人来看我。”弟弟很

平静地继续说：“一个人总归要死的，已经得了这种病，我现在只有积极配合治疗，如果我能够治好了，我就是胜利了；反之，也尽力了。你们这样闹反倒对我不好。”

我爸爸听了弟弟这几句坦然的话，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接着说：“既然他知道了，也是好事，接下来就能配合治病，如何治疗让他自己再作决定吧！”

这样平平和平平爸爸以及勤勤才略略收敛。趁这机会，我拾起地上的杨梅，把整篮杨梅都倒掉。我心中痛道：“以后不管什么东西，只有我送弟弟的份，而没有送你们的份了。”

弟弟当即表示想到上海龙华医院用中医治疗。平平凶巴巴地吼道：“不是有人有本事吗？让她去想办法！”我听出很吝啬叫人的平平，这次用“有的人”代指我，我立即回答：“好的，我来联系。”我当即拿出手机给上海的大阿哥打了个电话。大阿哥说：“好的，我马上想办法联系我的小舅子，等有回应再告诉你。”

那天晚饭后，弟弟要求回家住。我想到弟弟肯积极配合治疗，心中也宽慰，就急着想办法联系本市的抗癌明星应先生。应先生让我去他家，他的家正好与弟弟一个住宅区。我匆匆吃了晚饭，就去了。应先生是肠癌转肝癌，多次发出过病危通知，但现在已经与癌症抗争10多年了，仍旧很好地活着。应先生对付癌症有一套心得，他给我讲得神采飞扬，他也主张病人要知晓自己的病情：“现在不是要他的命，而是要他配合治疗，否则没时间了。”他一连讲了很多观点，让我兴奋，但我知道，光我听没用，最好让弟弟亲耳听，帮助他树起信心，这很重要。我想反正应先生和弟弟住得近，不如叫弟弟上门来听听。我当即就打电话给弟弟，让他过来，弟弟爽快答应了。我不知道，此时平平和平平勤勤不在家，弟弟才能自己作主出来，否则平平肯定要作梗。

弟弟来了，听了应先生的几句鼓励的话，有了灿烂的笑容。

我的心刚开始有了舒展，没想到弟弟的手机响了。弟弟接了手机，手机内传来平平的高分贝的音量，弟弟几乎恳求道：“你让我再坐一会儿，听听人家的经验嘛。”

“不行！”手机那头连我们都听得很清楚，我们的谈话兴趣全败了。

弟弟合拢手机，刚合拢又响了，弟弟再接。

应先生和妻子不理解道：“这是谁？”“怎么会这样？”“听听别人的经验应该是有好处的。”

不一会儿，平平已经到了应先生的楼下，她尖声尖气，大喊大叫，破口大骂，就好像在楼下与谁吵得不可开交，她非得要弟弟下楼不可。应先生夫妻不寒而栗，她会不会冲上三楼？我也顿时犹如盆水灌顶，我们交谈的热情全无了。

弟弟只得站起身，神情黯然地对我说：“姐姐，只有你帮助我听听，记下，我走了。”弟弟走到楼下，楼下仍旧传来不绝于耳的骂声喊声。

应先生夫妻连连说：“太怕人，太吓人了，怎么会这样？叫我们是没有病也吓出病来了。你弟弟在这样的环境里，叫他怎么治病？！”应先生又说：“我生病期间，我老婆态度真是好。”望着眼前的应先生妻子，我完全相信。应先生妻子说：“别人是求之不得找上门，她却是来了还要拉出门。如果真想让丈夫好，她也得前来听听。”应先生也说：“顶多不同意我的观点，可以不按我的去做，听听别人的经验，没有坏处啊！”

我的心情也坏到极点，我谢过应先生，在他那里为弟弟买了540多元钱治癌的保健品，就离开了。出去后我将保健品寄放在爸爸那里，因为爸爸家离弟弟家近。但不敢将刚才的不快告诉爸爸。

我在回家的半道上，接到我丈夫的手机。他说平平很火，要找你，你注意点。

丈夫的手机刚挂，我的手机又响了。是平平，她先向我丈夫告状，想让丈夫制约我，她没想到我丈夫很通情达理，不会像她对我弟弟那般态度对我。丈夫不愠不火地回答她：“知道了，等她回家，我劝劝她。”可平平等不及了，立即向我兴师问罪，手机那头歇斯底里大声怒吼，就像刚才对我弟弟那样：“过来，过来！你狠，我把家全给你。你如果不走过来，就不是人！”我一头雾水，她用得着这样？不去是不行的，一场风暴即将来临，我是逃不脱的。丈夫又拨通我手机，再三叮嘱我耐性性子，不要与她们争吵，让她们骂几声，一句也不要还嘴。我答应。

弟弟自从结婚后，我一共去他的家加起来总共七八次，而且集中在勤勤生病期间，因为受不了冷遇，我真不愿意去。我和弟弟见面谈话，或者送些东西给弟弟，都是打电话让弟弟到爸爸家去拿。这次平平“相邀”我去，我知道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但我只能硬着头皮去，看她怎样把我“生吃了”。

到了弟弟家，但见弟弟一个人搭了个地铺在客厅，他睡客厅！他正躺着接受妻女的训斥。因为我的到来，矛头就指向了我，平平 and 勤勤叉着腰，怒目圆睁，恨不得立刻就冲上来把我猛揍。

今天我将实情告知了弟弟，并没有出现她所说的那种情况，事实证明我对弟弟确实理解，而平平不了解。弟弟没有出现平平所讲的情况，这本来是件好事。但一向强悍的平平，将我弟弟的生命当作她手中的一张玩牌，认为弟弟的平静是对她的嘲弄，有失她的面子。她要想挽回，非得人为地弄得弟弟“不吃不喝”，这样她才满意，这样她才不丢面子。所以她不顾我弟弟的心情，当着他的面大吵大闹。

平平屡次向我发难：“你胜利了，你得逞了，你得意了！”平平真的认为首要的不是抢救我弟弟的性命，而是在比她与我的较量的胜负手。

当着弟弟的面，母女俩完全失去了理智，指手划脚，暴跳

如雷。

弟弟看不过，帮助我辩解，于是她们矛头就指向弟弟。

我喝住弟弟：“你不要说话，让她们出出气。”这下又把火引到了我的身上。

平平头一扬，本来不大的眼睛微眯着，黝黑的肤色胀得通红，对我道：“做什么好人，不要脸的东西！”以后我发觉，平平这句“不要脸”是她对我的口头禅，差不多每次都带着的，我不知道我哪方面“不要脸”了！她们尖利的声音在整个屋里回荡。

这一天是弟弟第一天知道自己重病，弟弟心头压着一块重石，照理正需要安慰呢，但弟弟没有这份福气，他得忍痛看着这对母女对我施足淫威，还得独自承受着心灵压力。这种环境实在太残酷，我心虽痛，但我只有忍的份，希望平平发足脾气后，让她消了气，冷静下来，能不能可怜一下我病重的弟弟。

弟弟好像没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在用尽余力帮我辩解：“不要这样对姐姐，姐姐有什么不好？你们自己……”但平平和勤勤喊叫的女“高音”完全压倒了他，比他厉害。痛斥我的理由越来越离奇：“什么公务员，个个都是贪官恶吏，欺欺我们百姓，有什么好！”很不搭边的事硬扯到我身上，真是太抬举我了。我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已经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此前我也没有担任领导职务，官场腐败我也痛恨，怎么这回我也成了此类对象？这母女俩气势汹汹，招式搭足，却说不到点子上。

冷场了一下，她们终于想到了一点，于是算给我罗列出两大罪状：一是，妄想独吞家产，“你算老大，霸道成性，将来家产想一人独吞”！今天是什么日子，竟然又说到家产？我扪心自问：我和弟弟什么感情？我从来不想这么做；二是，指责我错误选择表舅妈和表舅来侍服我爸爸妈妈，这两个人事情做得不好，只知道拿钱。其实请表舅妈和表舅是爸爸、我和弟弟三人共同商量的，不是我一人决定，最后由我出面邀请。服侍得

好不好，我们自然心中有数，并不取决于平平的感受。不过我听到后来听出一点，她们的信息是从弟弟和平平婚姻介绍人嘴里得到的，另外加上她们的再加工，所以有了这两条罪状。

只听得弟弟在叫她们“能不能停停啊！胡说八道……停停”！弟弟越是叫，她们越是起劲。平平还指着弟弟道：“你还帮她，家产得不到，还帮人家数钱，你真使我失望。”

平平一心想家产，好像疯了一般！我真为她可怜，井底之蛙怎么就盯上了这微薄的家产，为了爸爸妈妈这份可怜的家产，20多年来，她就这么横眉冷对我的家人，始终不肯冰释前嫌，融入和睦的亲情中。人活一世，各种关系的建立都是很难得，就像我和她的弟媳关系也是缘份。生命很短暂，稍纵即逝，弟弟现在就在这关口，难道家产能解决一切问题？鼠目寸光到何等地步？本来可以和睦相处的一家人，却弄得大家不愉快，累不累啊！？爸爸妈妈累，弟弟累，我也累。她虽然以为出了气，但她就一定快乐吗？快乐得实在吗？就是得到全部家产，钱就这么重要？胜于20多年这宝贵时间中流失的亲情和爱心？为什么不把眼光放远一点。“挣钱，要靠自己，这是志气；依靠别人，那是臭气。”这是小时候姑母常对我说的话。姑母识字不多，但她都知道生活准则，“要自食其力”，为什么身为现代人的平平，却如此纠缠在小家庭中，坐井观天，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宽广。

我等她们稍停后，就说了今天到应先生那里去后的想法。应先生是间质瘤，如今有特效药。弟弟有胃镜的切片异物，只要拿到上一级大医院去做化验，看看是不是，如果是，那就有救了。但此药每年得花七八万元。我对平平说：“如果真是这种病，我准备每年为弟弟拿出5万元买药，如果不够，我来说服爸爸拿出两三万来。”其实我没有必要对平平这么说，虽然我心甘情愿为救弟弟，但是出钱的事也应该以平平为主，我为次。我这么讨好平平，无非是想与平平缓和一下关系，能不能认真考虑



为我弟弟治病。

平平听了，不作声，那5万元倒是听进去了。5万元不是小数字，我没有来得及与丈夫商量，就自作主张。其实凭我对丈夫的了解，他一定不会反对，回家后我对丈夫一说，他就说：“你去办好了。”其实我那天说得很清楚，5万元是为弟弟买药的钱。

平平的火气并没有减退，平平嚷嚷着说：“你狠，你负责到底，不准离开，我将家全部交给你，你负责，特别是他的一切全部交给你。保证把他的病治好，不准出差错，有差错就找你算账……”然后气冲冲地拉着勤勤走了，说睡到她爸爸妈妈家去。如此横蛮，再次让我领教。

等平平和勤勤狠狠地关上门后，我才有机会和弟弟谈心。我恳切地对弟弟说：“我是健康人，她们说我几句，无所谓。今后再遇到这种事，你绝对不要为我说话，就让她们说几句，我没事的。重在你不要放在心上，你一定要宽心，这种病最主要的是心情。”

对于平平，弟弟制约不了她，她的爸爸妈妈纵容她，我的爸爸妈妈根本不在她眼里，我也是她的眼中钉。

弟弟长叹道：“姐姐你得有准备，说不定更难对付的是她，而不是我的病！因为她总是对的，就是她错了，她也会变着法地说成对的。她就有这种本事，我们学不会。你想，刚才那样穷凶极恶叫我回家，还硬说是为我考虑，怕我走楼梯累。真的为我考虑，怎么不考虑我的感受？难道她叫我回来，就可以少走楼梯？她呀，多么会说话，伪装、迷惑、乖巧，这是她的本事……你学得会吗？所以我们绝不是她的对手。”

弟弟心中明镜似的，平时他就只知道隐忍，现在他更是弱者，不是强硬平平的对手。我只得对弟弟说：“那你就顺从她吧，现在你需要她的帮助。”我明白平平现在的表现对弟弟很重要，如果我退出能对弟弟有好处，我就退出。我又试着说：“如果我来，

平平老是这样，我要不要退出来，她可能会好一点？”

弟弟情绪突然激动起来：“不，不，不能，现在我只有依靠你了，她是不行的，她只会瞎弄。我叫她外面打打交道，帮我打通关节，她可能比你行，但叫她服侍，是不行的。我还没有开始治疗呢，她已经在我面前叫苦不迭了。她说服侍我，要扣工资的，还说她爸爸妈妈年纪大了，不能服侍我。亏她想得出，我怎么好意思让她爸爸妈妈服侍我？其实我连她也不想留在身边，最好她去上班，眼不见心不烦，我只要你帮助我就行了。像今天这样她毫无顾忌地吵闹，还强词夺理，都是别人错，你说受得了受不了？……姐姐你千万不能退出去，否则我真没有救了。”

我说：“其实生活中不一定只有对和错二种答案，何必一定要强求别人都听她的。”弟弟又重复说：“反正这么多年来，她永远是对的，我永远是对的，就只有一个答案，否则一天到晚家不得安宁。今天你尝到味道了吧！还有我那女儿，被她惯得如此之不懂道理，真令我失望。”弟弟又说，“幸亏你今天对我说真话，否则我真的没救了。所以……”弟弟又再三强调我不要退，他得依靠我，我答应了。

停了一下，弟弟又对我说：“姐姐，我希望你把我的病情建个资料夹，以后要逐渐对照，看看治疗的效果。”我没想到弟弟思路还会这么清楚，弟弟第一天知道病情，不仅没被击倒，态度还会这么平静和积极，令我感动和兴奋。我更相信我弟弟是个很坚强的人，外柔内刚。可惜平平就是看不到他身上的优点，把他的忍让当作软弱可欺。

弟弟又对我说：“我觉得我还是要寻找办法治病，我相信，世界上的病都能治好，只是没能认识它，没有找到好办法对付而已。姐姐，我需要你的帮助，如果放在平平身上，肯定不行，想都别想，她不阻止已经算不错了。姐姐，你帮我一个一个办

法去找，其实就像刚才的应先生，医生也是说他不行了，但他不是找到办法了吗？就是我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

“来得及！”我激动了，弟弟有如此信心和决心，我什么委屈也不在话下。

“当然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一定要努力去尝试。”

我说：“弟弟，我一定帮助你，不管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肯定不会推辞。”我很清楚，现在弟弟首先要做到二点：一是树立信心，这是战胜病魔最重要的法宝；二是积极寻找正确的治疗办法和途径。正像弟弟说的，办法肯定有，只是一时还没有找到，但必须去找！

弟弟又问我：“今天医生是不是提出要给我化疗？”

我说：“是的！”

“有没有胜算？”

“试试看！”

“怎么可以试呢？他们就是瞎弄。还有平平他们，要么还没有给我治病，已经嫌烦；要么瞒着我给我化疗。幸亏你告诉我，我相信中医，想寻找一个稳妥点的办法。”

我默然。

弟弟说：“今天晚了，姐姐你回去吧。”

我因为没有准备，什么东西也没带，睡在这里不方便，所以就起身告辞，但又放心不下弟弟。弟弟看出我的担心，对我说：“我不会有事的。”弟弟又补充说，“姐姐，看来这次我看病费用不会小，我知道平平把钱看得很重，只能你先帮我垫着。如果不行，我还有一笔股票上赚的钱，将来还你。”

我说：“弟弟，你不要考虑钱的事，我刚才已经表态了，我打算为你出一部分钱，你放心看病就是。如果可以，我打算再给爸爸说说，让他也资助你一下。只要你身体好，我和爸爸负担得起，出多少钱我们都愿意。”

我见弟弟情绪真的很稳定，就离开了。

实际上我回家还是不放心，弟弟是第一天知道病情，怎么可以放他一个人在家？平平这样对我弟弟，老实说，平平叫我退，我也不放心不忍心，放手，等于我彻底放弃了弟弟。我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我不放弃弟弟。我睡不着，我拼命上网给弟弟找资料，看看有没有好办法！我不知弟弟一个人在家是否恐惧？我又不放心，想打电话，又怕打扰他。这样反反复复了一个多小时，时钟已经过了12点多，我还是给弟弟打了电话，但弟弟叫我不要多说了。第二天弟弟才告诉我，原来平平母女俩最后还是回家睡的。

弟弟那天在自己家里过了个不平常的夜，留给他的的是一个痛苦得无法言表的晚上。这是不是家的记忆？他能不能再重新踏进这个家门？这要看以后治疗和处境了。

为了确诊弟弟是不是患间质瘤，我按照弟弟的意见，第二天到医院将他的胃镜的异物提出来。那天是6月20日，星期六，上一级医院不做切片化验，我放在身边，只能等星期一。

这一天的上午，我托表舅到乡下去请人帮助捉蛤蟆，那人一个晚上不睡，竟然帮我抓来了三百来只蛤蟆。我生来见这种东西害怕，但现在为救弟弟，我咬着牙，只能残害这些生灵了。我精心做一些新鲜的给弟弟吃，但是弟弟毫无胃口。我只能将它们的皮都烘干碾成粉；在此前我也曾帮助弟弟购一公斤蟑螂，也同样碾成粉。我还是认为这些小生灵身上都带有天然抗生素，我的同学也打手机给我，介绍某某吃这种东西生命延续下来了。我不停地翻看药典，上网查询，了解蛤蟆、蟑螂入药的份量。弟弟目前没有胃口，我就制作和保存好它，我希望弟弟好一点时再说。

弟弟吃的中药都是我帮着煎，这样我的家里整天飘逸着各种怪味，一起吃饭的丈夫、儿子和年迈的婆婆跟着倒胃口，好

们理解我，并没有表示什么异样。

下午，上海大阿哥来电话，让我们星期一去上海龙华医院。他对我说，姐姐你一定要和我一起去上海。已经提出的胃镜检查，来不及拿到苏州去，我就带在身边，想到上海去做。

星期一，我们一起赶往上海，平平半道上接了个她的朋友。上次我弟弟得了病，平平的同学和朋友也伸出了援助之手。那朋友与上海龙华医院熟悉，主动过来帮忙。这时候我相信平平妈对我说过的话，平平有很多要好的同学。当然我也想到，平平的同学一定不会相信平平在我们家中的怪异态度。这世道就这么复杂，有的人就是带着两张脸生活，一张是本色的，一张是化妆的。

到了龙华，我约定的大阿哥小舅子要 10 点钟才来。因为考虑外地车子出入上海不方便，所以我们提前到，此时还不到 9 点，这样就由平平的朋友帮助，联系好，先住下了。10 点钟，我联系的大阿哥的小舅子带了人也来了，我如实相告，口头致谢。

接下来车子要回去，弟弟当着众人面，再一次提出要我和平平一起留下来。我同意，这样我和平平每天轮流陪弟弟。

意想不到的的是龙华医院的主任医生在看了我弟弟的人后，也提出化疗意见。他感觉我弟弟的精神状态此时还可以。我弟弟是上星期一确诊的，他知道真相是星期五，只有 3 天时间，所以人并没有完全垮下来。既然主任医生提出要化疗，我也想，也许化疗是救弟弟的唯一办法。

主任医生的意见，让弟弟考虑一天，明天答复他。

弟弟对我说：“姐姐，为什么这里医生也提出化疗呢？如果一定要化疗，那么化疗胜算把握是多少？你去帮我问问。”

我也疑惑，所以找到医生办公室，主任医生不在，只有床位医生在。于是我向床位医生打听。

医生的回答让我惊恐：“只是试试看，从片子上看，他的病

很危重，现代医学没法救，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什么？”

“治不好的！”

“化疗也治不好？”

“我说了，是试试看！”

“胜算把握有多少？”

“不能胜算，就是化疗成功，也顶多延长生存时间，况且还有不成功呢？所以你们自己要拿定主意。”

“那么，不成功，也就是说走就走的？”

“是的。”

“忍受不了，第一次化疗就走的，有吗？”

“当然都有可能。”

“这么说一个月的时间也没有？”明明鲜活的弟弟，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有这种可能性！”

“那……那……那么好一点说呢？能不能延长一年？”我想只要能拖一年，我们还有时间想其它办法！

“拖半年也是医学奇迹，不要说一年了。再说还要看他的耐药性反应厉不厉害，这也要试。”

看来龙华医院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虽然早有这种预感，但我心里乱极了，情绪跌落到谷底。这化疗也是试验性的，做化疗和不做化疗，存活时间差不多。我想起当地医院院长和专家对我说的话，他就建议保守疗法，或许能够延长生命。“这化疗到底还要不要做？难道就没有其它办法？”

“没有！至少目前没有！”床位医生明确告诉我。我谢过退出。

我先将平平从病房里叫出，我将刚才向床位医生打听到的信息简单讲一下，并表示：“医生的话，结局都一样，化不化疗

由你们决定，我不参加意见。一旦你们决定了，我就全力以赴支持你们。但我个人意见，不主张化疗，何必再吃这份苦！或许能找找其它办法。”

当弟弟问我结果时，我只简单回答他一句：“医生说，也是试试。”

“胜算呢？”

“试出来看！”我既然已经对平平说“我不参加意见”，我的意见已经向平平表达了，所以我不想把残酷的结果更直接地告诉弟弟。

这一夜不是轮到我陪，我早早地离开了弟弟。

回到舅舅处，我又上网查询化疗的胜算把握和其它治疗的办法，当然很渺茫。我不知道弟弟和平平二人商量的结果如何，我既然表示不干扰，我就不准备再插入，只能等第二天看他们如何定的。

第二天，我到医院时，医生已经开始查病房。弟弟病房内的病员很多，都是接受化疗，他们都在动员我弟弟要进行化疗。弟弟的思想有些活络，说让他再想想。这也难怪，对他来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博弈。

当主任医生查到他的床前，他却对主任医生明确地表示不想化疗。因为是他自己的主张，我和平平都无法插嘴。

既然不化疗，医生就下逐客令，赶弟弟出院。

平平说：“我们不出院，好不容易住下来了，怎么没接受治疗，就被赶出院呢？”

我也说：“不出院，为什么要出院呢？”我找到床位医生，把我们的意见表达了。床位医生说：“再考虑考虑！”

在绝望的深谷里，我拨通了上海癌症俱乐部叶女士的电话，叶女士是位热心的人，我通过网上知道她的电话。尽管我和她至今没见面，但她多次给我信心。她一直给我说：“不要轻易

相信医生的断言，我也是肝癌患者，医生也说我顶多活几个月，现在我10多个年头活下来了。我们这个俱乐部里，差不多都是医生已经判了‘死刑’的，但好多人都生活得很好。”现在她给我说：“听你的说法，你弟弟确实很严重，化疗不化疗由你们自己定。我主张不化疗，我觉得化疗对肝癌患者作用不大。如果你们不想化疗，中医也有办法，你可以向龙华提出用华蟾素，就是蛤蟆中提炼出来的。”我把从叶女士那里听到的龙华医院可用华蟾素治疗告诉弟弟，弟弟也向医生建议，没想到床位医生对我说：“如果不选择化疗，中医办法也很多。”我想不到他会这样说，那么此前为何不说？可能是考虑到主任医生的意见，他们没有资格说吧！既然这样，我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了，我希望他快给我们想办法。床位医生说：“办法也要试，挂华蟾素也是办法之一，你们可以回去挂。”他又说：“如果华蟾素不行，到时你还可以试用另外一种药。”他又给我开了方子。

恰好这时，弟弟单位的领导来上海探望弟弟。因为有便车，我向平平提出来想回家一趟，明天一早赶来。我还不死心，还在考虑弟弟是不是和应先生一样的间质瘤，我想把我身边保管的弟弟胃镜异物送到应先生说的那家医院里化验一下。我对平平说了想法。

不想平平拉长了脸，当着弟弟单位领导的面说：“不行，你走我也走，大家都不管。”一副泼妇样。

弟弟单位的领导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们，当即道：“我们上海还有事，等会儿再说。”

我只得等。吃过中饭，弟弟给了我他单位领导的电话，让我再次打电话给那位领导，那领导道：“你们之间有意见啊，这让我们很难，你们统一意见了再说。”

这让我为难，平平说翻脸就翻脸，不管什么场合。我于是幻想通过平平爸爸妈妈和平平的同学来做做平平的工作，我打



家，她是刻苦地做，真是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除了吃喝，主要任务就是做气功，比别人上班都顶真。她的妈妈也一直“狠心”地监督她。如果那一天，她回来早了，妈妈会赶她出去再做一遍，郭林气功竟然真的把她救过来了。现在她是全国抗癌明星，瑞金医院多次特邀她去教病友做郭林气功。

对于二位张老师，我一直和他们电话联系，特别是后来介绍的那位女的张老师，她对我说：“像你弟弟的病，我有数，化疗也没有用，只是催他快点走，或者多吃点苦，倒是自救的方法，如果对头，是能够活下来的。”我后来与她联系很多，几次想同她见面，几次都没见成，我也很感激她。通过电话，她给我很多真诚的帮助和鼓励。在拯救我弟弟生命的过程中，我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帮助，这些热心人的真诚相助，让我感动。

那天我单位里和家里都有点事，打电话要我回家一趟，这次平平算是没有阻拦我。我回家两天，我还特地帮弟弟选购一双做气功的布鞋。

等我再回到龙华医院时，勤勤也来了，她对我冷眼相加，我也不去理会她。

弟弟一见我，第一句就说：“姐姐，你看这报，这种药很好，叫药物联合放化疗，用的是中药。”我接过来看，是张药品的宣传广告。但听得勤勤轻轻一句嘀咕：“这是小报。”我无心看报，觉得平平 and 勤勤两束如刺芒的目光射向我。我断定此前弟弟已经向他们要求去买这种药，但遭到拒绝。弟弟真是好人，他老实得身边没留一分钱，单位和亲戚朋友捐的和送的钱，全部装到平平口袋里，一向视钱如命的平平，绝对不会大方地答应他！弟弟到了用钱时方觉无法支配的痛苦。不过平平很会见风使舵做人，她对卫生院的领导说，“要是能治好他的病，我卖了房子也肯的。”其实是做戏，心口不一！

现在弟弟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买与不买，都会遭到平平他

到上海癌症俱乐部，帮助弟弟买了一套郭林气功的书和光盘。可惜那天我想见的叶女士，她不在，错失了一次见面的良机。我晚上在舅舅家的录像机里照光盘自己先学着做，然后第二天到病房里教弟弟和病友。我没想到我的身后除了弟弟外，还会跟着很多跟我学气功的病友，他们或许把我当作真的郭林气功师。弟弟邻床的那位病友又介绍了一位教郭林气功的张老师给我，张老师也是癌症患者，现在恢复得很好。有现成的榜样，那当然更好。我立即通过那位病友，找到张老师。张老师很热心，他一见面就对我说：“你弟弟选择不化疗，是对的。他既然一下子就选择不化疗，而我那位朋友自己不做郭林气功做化疗，却介绍别人来学气功，也真搞不懂他！”张老师介绍了自己抗癌的经验。他是肺癌患者，医生也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他做过一次化疗，反应极厉害，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他再也不肯做化疗。他是通过做郭林气功和其它运动锻炼活了下来，现在癌症全部消失。张老师是化疗的极力反对者，他认为化疗对人身杀伤力太大，医院给癌症病人做化疗是极不负责任的，反正是将死的病人送了命也不会去寻医生。

第二天我又去找他，他帮助纠正了我回去学郭林气功方面的动作。通过手机，他还为我介绍了教他郭林气功的另一位张老师，是肝癌患者，她也是反对像她这样的病人做化疗的。据说那位张老师在瑞金医院做肝癌切除手术，医生打开她的腹腔，又依旧重新缝合，因为是弥漫性肝癌，一塌糊涂，医生断言，只能活一个月。那位张老师为了救自己，听说无锡举办郭林气功学习班，她硬挺着去，整个人是摇摇晃晃的，走路都艰难，更别说做气功，所以她学什么都是落后。气功老师劝她别跟了，还是休息休息吧，实际上是回绝她。她一听失望地哭了。这位气功老师也是位癌症患者，理解她的心意，就耐心地帮她另开小灶。在气功师的帮助下，她学会了郭林气功。从此回到

家，她是刻苦地做，真是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除了吃喝，主要任务就是做气功，比别人上班都顶真。她的妈妈也一直“狠心”地监督她。如果那一天，她回来早了，妈妈会赶她出去再做一遍，郭林气功竟然真的把她救过来了。现在她是全国抗癌明星，瑞金医院多次特邀她去教病友做郭林气功。

对于二位张老师，我一直和他们电话联系，特别是后来介绍的那位女的张老师，她对我说：“像你弟弟的病，我有数，化疗也没有用，只是催他快点走，或者多吃点苦，倒是自救的方法，如果对头，是能够活下来的。”我后来与她联系很多，几次想同她见面，几次都没见成，我也很感激她。通过电话，她给我很多真诚的帮助和鼓励。在拯救我弟弟生命的过程中，我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帮助，这些热心人的真诚相助，让我感动。

那天我单位里和家里都有点事，打电话要我回家一趟，这次平平算是没有阻拦我。我回家两天，我还特地帮弟弟选购一双做气功的布鞋。

等我再回到龙华医院时，勤勤也来了，她对我冷眼相加，我也不去理会她。

弟弟一见我，第一句就说：“姐姐，你看这报，这种药很好，叫药物联合放化疗，用的是中药。”我接过来看，是张药品的宣传广告。但听得勤勤轻轻一句嘀咕：“这是小报。”我无心看报，觉得平平 and 勤勤两束如刺芒的目光射向我。我断定此前弟弟已经向他们要求去买这种药，但遭到拒绝。弟弟真是好人，他老实得身边没留一分钱，单位和亲戚朋友捐的和送的钱，全部装到平平口袋里，一向视钱如命的平平，绝对不会大方地答应他！弟弟到了用钱时方觉无法支配的痛苦。不过平平很会见风使舵做人，她对卫生院的领导说，“要是能治好他的病，我卖了房子也肯的。”其实是做戏，心口不一！

现在弟弟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买与不买，都会遭到平平他

们的攻击。如果不买，她们会说我小气，假惺惺地关心弟弟；如果买，效果不明显或者不好，那还是我的错。但是面对弟弟渴望的目光，我能拒绝吗？拒绝了，对弟弟伤害将多大。妻女能够这样做，我不忍这样做，这是他救命的希望所在！我没有犹豫，我受委屈事小，满足弟弟愿望的事大。所以我理直气壮地说：“我也不看报了，你认为好就好，我去帮你买来试试，顶多浪费点钱。”弟弟一下子脸上浮现了满意的神态，近日来他老是愁眉紧锁，这是很少见到的舒展。我想我即使花点钱，买他一个舒展也是值得。

我于是就出去了，依照报上介绍，找到那个地点。这个点是在人家住宅内，正在往墙上钉产品介绍，一看就知道刚要开张，却已经将广告打到医院。我一看他们的产品，主要成分是生晒参和黄芪，一个疗程一个月，费用却要5千余元。如果这种药是买来我吃，我肯定不会花这冤枉钱，但现在是危在旦夕的弟弟所需要，而且我已经答应他，我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有咬咬牙——买。购药又有个引诱，似乎买得越多送得越多，买满一个疗程才保证有疗效，我也只得陷进去了。我买了一个疗程的药，捧着弟弟的希望，交给了弟弟。

平平总算接纳了我买来的成品药，还问我怎么个吃法。

弟弟服后，精神很好，他也很兴奋。下一天，也就是7月2日，医院要求弟弟出院。我们只得回去。

弟弟的单位汽车司机也说，我弟弟精神很好，不像是生那种病的人。

其实弟弟是外强中干，经汽车一颠簸，整个人又蔫了。

## 第三章

### 病床面前辱姐姐 变相催命气弟弟

弟弟又回到本市的那家大医院，却不住癌症专科。

从上海回来，我先打电话给爸爸，告诉他我们的情况。我没有来得及赶去看爸爸，因为我与爸爸说过，我的主要精力要放在挽救弟弟的身上，可能对他照顾不周了。爸爸说：“不要紧，有你舅舅在一样的。”我对表舅也说过，让他多费心。表舅让我放心。等到我抽身去看爸爸时，爸爸问我：“这次上海用了多少钱？”我一愣，爸爸怎么也这么关心用钱的事？爸爸说，平平对他说，这次上海她的钱全部用光了。我虽然没有打听弟弟这次用去了多少钱，因为医院结账，不是我结的，但凭感觉，不可能“全部用光”！平时很难请进家门的平平，竟然捷足先登，主动跑上门对我爸爸说了这种话。

我无法回答爸爸的话，这种敏感的问题，我本来不想打听，万一问得不好，还会“引火烧身”。如果我和平平关系很融洽，那么这是无所谓的，随便我怎么张口问，并不伤和气，问题是我和平平关系紧张，所以我也懒得问。

既然爸爸问了这个问题，我就记在心里。到医院里，我和

弟弟两个人的时候，我就问弟弟：“到底用了多少钱？”弟弟说：“只用去六千多元，而且大部分都报销。她的话你们能信吗？10多天的费用，总不会把家中的钱全部用光。”我用手机告诉了爸爸。

“老糊涂”的爸爸不知怎的，就是在平平那里不糊涂。所以平平也真是气极了，她把气撒向我。我处处陪着小心，护理弟弟的事我一直抢着做在前面。我自认为平平即使不感谢我，也不应该憎恨我，幻想着能够给弟弟一个平静良好的治病环境，帮弟弟渡过难关。我想弟弟毕竟是家中要紧人，有点良知的人，总真心希望他好。我做梦都想不到，祸又主动找上了我，而且当着弟弟的面更升级。

那一天，平平和勤勤专门在弟弟病床前守候着我。等我拿了弟弟吃的苹果汁、胡萝卜汁、黄瓜汁等出现在病房里，一只手刚放下几只水果汁瓶，平平就横眉冷对地骂开了：“有的人自以为她最关心人，吃饱了没事干，到外面到处瞎三话四宣传，说这么严重的病是因为我不给他看病而导致的！”一听“有的人”，我马上警觉，我知道平平又在找我事了，但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莫名其妙。我绝对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弟弟既成的现实，我没有必要得罪平平，其实我一直在自责内疚。大约半年前，我和弟弟相对而坐，我就突然发觉他瘦了，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说：“没事，就是有点胃炎。”当初没有引起我足够重视，督促他去检查一下。为此事，我一直无法排遣，多次对丈夫说：“都是我不好，为什么当初没有想到劝他看病。”好几位熟人都这么问我：“你弟弟生这么严重的病，怎么才发现？”我叹道：“他熬劲太足。”我也知道这种病一旦感觉不舒服，已到了晚期。所以我绝没有怪罪平平的念头。

现在平平硬说我说过这句话，我自然坚决否认。

平平见我不承认，她又说：“在上海，你说勤勤没有叫应小

舅妈，是不是事实？”我想起来了，我向一位亲戚说过，我小舅妈来看望我弟弟，勤勤见了不叫人。20多岁的勤勤应该懂规矩，难道也要像她妈妈一个样？小舅妈为此事心中不快，对我说：“我是来看外甥的，又不是来看她们的脸色的。”小舅妈再三向我解释，“我真怕见横蛮的她们。”我说：“总不能吃了你。”小舅妈说：“不叫我，看脸色，这是次要的，主要是怕一不注意说漏了嘴，我就得罪了她，被她们责骂，而我又不会吵架，难过吗？”小舅妈的话就像我们的几位老邻居，都对我表达过同一个意思，因为有凶狠的门神把守，使得他们望而却步。现在平平责问我，我当即承认后一句话我是对一位亲戚说过，而且只向这位亲戚讲过，绝没有到处瞎三话四。平平道：“不叫人，又怎么样？谁有心思要叫她！”这也是解释的理由？是的，这20多年来，她不叫人，是因为没有心思她的心思都在别处！20多年里，只有别人有心思才叫她。真是岂有此理！

说的，我承认；没说的，我当然不承认。“说了不许赖！”接下去，我没想到，一连串极其下流肮脏的话，就从平平这张嘴里连带吐沫星子一起飞出来。我一下子有点发愣，这张嘴不仅不会叫人，怎么还这么脏！

“你到处乱说，还想赖？你这种人竟然进这种机关！”我反唇相讥：“是啊，我们单位里的人没长眼，没能看清我，让我进了，而没有让你进！”平平噎住了，她没想到平时逆来顺受的我，也会不服输，顶撞她一下。此刻她就像雌老虎般地冲上来，完全丧失理智，嘴里不干不净骂着极其下流粗脏的话，上来就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并拽我的头猛撞墙壁，同时拳头猛击我头部，勤勤在后面帮腔。病房里外一下子聚焦了很多看热闹和拉架的人。特别是隔壁病床上的大嫂当即站起身，硬把平平 and 勤勤死死拉开。她俩还不解恨，随即将我随身带来的拎包狠狠地扔在地上，用脚踢来踢去。她们的情绪这么容易冲动反常，这让我

想起弟弟身上曾经的伤痕，她们可能在家里也动不动就这样冲动地对待我弟弟啊！弟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如何能不生病？

病床前的弟弟连连道：“你们……你们怎么又这样啊！”但他的声音淹没在平平和勤勤共同的咆哮声中。终于弟弟用尽全身力气向这对母女吼道：“你们都给我滚，我不要你们来！”平平余怒不消地对我弟弟说：“好，让她服侍你，我们都走，让她白天陪、晚上陪，陪死她。不要说得好听，我们要来查岗，如果不在，我们就同她拼命。她好，看她有多好？”弟弟脸煞白：“最好你们走。不用你们查岗，不用你们管！”此时我看弟弟几乎人已虚脱，他这种病最受不得的就是气，怒伤肝，更何况他是肝癌，可是平平偏偏要气他。我这头千方百计想调理他，这一气，又全功尽弃。看到弟弟，我心一软，所有委屈一忍，像没事样平和地说道：“好，好，我来陪，我知道了。”她们气冲冲地走了。平平动手打人，平平那些下流的脏话，正好与妈妈当初对我介绍的第一印象“她有文凭，应该是懂礼貌守道德的人”，完全相反，我算领教了。

等她们一走，弟弟一句话也不说，过了好长时间，似乎他脸色略微好转一些，对我说：“老古话‘种田不好累一茬，讨家婆不好苦一世。’我怎样摆脱她们啊？这不明摆着要我快死嘛！不把她们弄开，我的病好不了。我后悔啊，以前总认为熬一天是一天，到了关键时刻……”“是我不好，没有及早关心你。”我也后悔死了，我的头生生地痛，我一边理着凌乱的头发，一边想哪里是和人一起过日子啊，至少是和不正常的人过日子，动不动会动手打人而且咬牙切齿脏话连篇。弟弟还说：“看来，马是马，驴是驴，天生的秉性改变不了，她这种脾气，后半生肯定苦死。”其实弟弟这句话里包含了很多内容。

到处乱说的人，倒是平平他们自己，因为我没有那个空，几乎遇到熟人，也不敢耽搁时间。而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则不同，



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越在外面宣传，知道我家发生事和关心我家发生事的人就越多。熟悉我情况的人责备道：“当初为什么不离婚？”“与这样的人怎么过日子？”“离了她难道就没有别人？”……现在不是过去封建时代，离婚很平常，弟弟没能及早跳出认识的怪圈，他后悔，我也后悔。

病房里暂时平静了，弟弟的脸色仍旧惨白，让我不忍看，不看也得看，我只能在病房里寸步不离弟弟。我知道她们说得做到做得到，她们真的会来查岗的。好在我家中还有个等待出国的儿子，此时我也没有时间关心他的事了，只想挽救弟弟的生命。我有事就叫儿子前来，帮助我拿点东西，我直接住在病房里，夜里陪弟弟。

傍晚，爸爸来电话告诉我，说平平和平平爸爸都在他那里。我心中有数，平平为白天的事余怒未消，由她爸爸作陪，又到我爸爸那里闹事了。另外还想通过我爸爸来查岗。平平曾好几次对我耍赖道，如果不达到她的目的，她就到我爸爸家去闹，闹得我高龄的爸爸生病，看谁比谁狠！我知道平平说得出，也做得出。其实这一次我真的很小心，没有得罪她。

弟弟一听到平平到我爸爸那里去了，十分生气：“她啊，怎么就这样啊！有完没完！叫爸爸不要理她！”

此时我听到爸爸在电话那头对平平说：“玲玲在病房里啊！”然后爸爸又对着电话指责我：“你为什么要到外面去瞎说。”我感到很委屈，我何时何地说了她？证据呢？电话旁边我听到平平那种高音量分贝：“到处瞎说。”面对如此之人，我只有告诉爸爸：“我没有出去瞎说，你放心，由她闹去，不要理他们。”我把电话挂了，“对牛弹琴”，没法与她沟通讲道理。我想到那句老古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算深深地领教了。

我知道爸爸是吃足了平平和平平爸爸给他带来的苦头，但我不关手机，我和爸爸都不得安宁，我与她当面争得清楚吗？

更何况是在手机里？弟弟在病床上痛苦道：“这人真没法说，老是这样，要闹到我爸爸那里去。”平平此举无疑又在弟弟心头扎毒针。平平除了考虑她自己的情绪外，不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家怎么和这样的人家合到一起？这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家人家，太多的差异，平平的疯狂和一个歇斯底里的疯子有什么两样？

第二天，表舅告诉我，平平耍足了威风，拍台拍凳，手指戳到我爸爸鼻尖。我爸爸一声不吭，他本来神情萎靡，面对雌老虎股淫威的平平，我爸爸只得低头，两眼下垂，这位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甘拜下风地接受儿媳的“训斥”。一天之内平平的所作所为，让我真正领教了她的“能力”，她对我既然可以动手打，对我爸爸可以指着鼻尖怒骂。在我爸爸家，平平是当着她自己爸爸的面，这样的家教，真是太“成功”了！有其父，有其女啊！也许他们心中还惬意着呢！

第二天，我单位有事，我临时唤我儿子来代替我看护舅舅，虽然弟弟说不要，但我不敢有所疏忽。后来平平和勤勤固然又来“查岗”。我有儿子在，儿子又很懂礼貌地叫了一声“舅妈”，她们有“火”发不出。爸爸后来看到我，连连感叹道：“幸亏有你儿子在，不然又要闹成什么样了。”我感到真是不可理喻，现在是救弟弟要紧，还是相互呕气耗力要紧！

就是这一天，我在医院的过道上遇到个熟人小陈，她主动迎上来，对我说：“昨天我遇到你弟媳平平，我对她说，‘你男人病成这样，为什么不早一点给他看？’……”她话还没有说完，我突然想起，弟弟上海回来后，我在给弟弟微波炉热菜时，是遇到过她，她问起我弟媳是谁。听了我介绍，她说她认识，后来又问过我一句：“为什么不早点给他看？”我说：“他（弟弟）熬劲足。”就这么一句，成了我到处“乱说”的罪证。现在我听小陈这么一解释，忙打断她：“我有没有对你说过，我弟弟严重

的病是因为平平不给他看病而导致的！？”小陈一惊，忙回答我：“怎么会这么说话……”我于是向她解释昨天在我家发生的事。小陈愣住了：“我是说她‘你自己在卫生院工作，为什么自己男人生了这么重的病不给他去看？’难道我会补一句，是你小姑说的？”我想想小陈也不会这样说话。接着小陈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平平和我是一个小镇上的，我熟悉她。嘿，小镇上有名的吵客，你不是她的对手。听我的话，等你弟弟去了，与她一刀二断，不要与她再噜唆。”对于小陈后半句话，我不想听，因为我不相信弟弟会走，我要救他。

回过头来，为勤勤不叫小舅妈的事，正好那位亲戚打手机询问我弟弟的事，我顺便将平平此事对他说了。那亲戚忙解释，他是责怪勤勤为什么不叫人，没想到，平平借题发挥，成了责问我“乱说”的罪状。其实为勤勤不叫小舅妈的事，再怎么，我也没有乱说。我突然深深体会小舅妈和我们几位老邻居，为什么要说怕来看望我弟弟了。平平他们就会无事生非，无中生有，如果被她们抓到一丁点，那不知要夸大到何种程度。她们穷凶极恶，真让人退避三舍，避之不及。

我就这样子莫须有地挨了骂和打，莫名其妙，这真的很伤情感，印象里从小到大，我爸爸妈妈从没有打过我一次。前次是勤勤打我，这次主要是平平打我，勤勤协助，这母女俩动不动就动手打人！我成了出气桶，弟弟成了受气桶。我还好说，弟弟可是病人，他经过这一折腾，明显精神更差了，雪上加霜，蔫蔫的，他的家庭生活环境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我面前。但平平丝毫引不起痛感和后悔，只有我心痛无比。如此这般，我也感到自己身体有点不对劲，人明显消瘦，但我没有时间去打理自己，现在首要的是弟弟的身体。

入夜，弟弟一定不要我陪夜。我要陪，但弟弟说我晚上打呼噜，让他没法睡，他又说：“你放心，我还不死。”我说：“不

要瞎说。”因为弟弟执意不要我陪夜，我就帮助他按摩，协助他睡下后才离开。

第二天我仍旧5点到医院，我推弟弟到公园里锻炼。路过病房的走廊，我不断听到病员及其家属指着我说：“这个姐姐真好，为什么要打这样的姐姐，为什么她自己不来推男人。”其中有位熟悉的人，她更是对我充满同情。但我低着头不语，我不敢对别人说一句话。我不说话，平平还会如此对我惹事生非，要是真说了句什么，再传到她的耳朵里，不知还会生出点什么事。再说我多说一句话，对我弟弟又起不了什么作用！弟弟听了，反而不舒服。

这段时间，我为弟弟准备了一个轮椅，每天早、晚两次推弟弟到公园里去锻炼身体。这天，等我推着弟弟回到病房吃过早餐，平平来了，当着我的面狠巴巴地对弟弟说：“来查岗，昨晚是不是有人陪了？”弟弟说：“没有！”平平忿忿地问：“为什么？”弟弟说：“因为姐姐打呼噜，我睡不好，是我叫她回去的。”平平怒火已经上窜了，只好硬压下去。弟弟这个理由十分合理，她没法再跳。既然这样，那么你平平应该留下来陪啊，但是晚上她仍旧放我弟弟一个人。当然我弟弟此时一直在我面前说，不想看到她，不要她来医院，自然也不会提出要她陪夜，她也乐得自在。

一天中午，有一位我们小时候的老邻居，要来看望我弟弟。他首先打电话给我，知道我在医院，而平平他们不在，他叫我不离开，于是他骑了摩托车来了。他交给我一些治癌的资料，千叮万嘱，不要让平平他们看到，叫我复印后，仍旧还给他。我看他给我的资料，上面介绍了诸如五行汤之类，介绍患者吃这些东西好消化。的确，这些资料落到平平手中，又是话柄，又是我的罪状。

我想起我平时送水果汁和南瓜让弟弟吃，不断地遭到平平

和平平爸爸的冷嘲热讽，而且屡次指责我：“都是因为你送这些没营养的东西给他吃，所以病好不了。”真是好笑，我是考虑弟弟消化道方面的胃癌和肝癌，吃东西不易消化，吃清淡一点，相对来说好消化，没想到我每日来回奔波四五次给弟弟送这些东西，也成了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攻击我的话柄。说我假充好人！我要假充好人做什么？我难道想从弟弟身上得到什么？要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同胞姐弟继续相守，哪怕多一日也好！

平平和平平的爸爸还信口雌黄攻击说：“她肯定是拿冰箱里的南瓜热一下给他吃，因为不可能每天烧新鲜的。”他们真会判断和想当然，他们不知道我买了好多小南瓜放在家中，我婆婆和丈夫也爱吃南瓜，所以不必要吃隔夜南瓜。我只是每天隔夜将小南瓜放在电热煲内，第二天起来，正好烂熟给弟弟吃。如果弟弟可以每天吃鳗鲤、吃甲鱼，那我是求之不得，不用弟弟说，我自会不惜花钱买。我也知道弟弟现在很需要营养，难道我肯为弟弟花大钱买药吃，却不愿意买食物给他吃？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都有个共同点，毫无根据想当然！他们可以闲着两手来笑骂忙得不亦乐乎的人。这还不算，一次平平的亲戚听说我弟弟患了癌症后，送点鳗鲤和甲鱼来，他们算是拿一二块来给我弟弟吃，我弟弟吃了一块，胃口很差，不想吃第二块。照理这些很平常的事，不值得大肆渲染争夺什么功劳，但平平他们就会借机抬高他们的形象，贬低损害我的形象。见入就说，只有他们才舍得买高档的营养品给我弟弟吃，而我只送南瓜和水果汁。我只能不去理会他们。我知道弟弟胃口极差，对我送的东西，至少能吃一点点。我还是不间断地送水果汁、南瓜之类容易消化的东西，期望弟弟多进食一点，增加体力。

我家农村亲戚从乡下拿点草鸡蛋来看我弟弟，等亲戚一走，平平他们冷笑道：“鸡蛋是热性的，鸭蛋才是凉性的，拿鸡蛋来，

不是吃死他！”话一说完，他们拎回家自己享用。我心道，你们吃了就吃了，何苦用这种语言来刺激在病床上的弟弟，来损害我家农村亲戚，要知道我家农村亲戚父子俩开了摩托车，从老远的农村赶来见我弟弟这一面，多么不容易啊！这些话传到别人耳朵里，谁还敢再来？

我不想与他们争对与错，对，又怎么样；错，又怎么样。弟弟的几个好同学去看我弟弟，回来对我说：“这家人家怎么把你当成敌人，把你丑化得不像样。这种环境怎么能让你弟弟养病？”后来他们多次对我说：“真想再去看看他，但是怕见他们。”我又是多次遇到老邻居和朋友，都说：“想去看你弟弟，但是怕见平平他们。”还是不断有人愤怒地对我说：“当初为什么不离婚？你弟弟完全是被气出来的。”有的人还责备道：“你们这样的家庭条件，怎么会不张开眼，选上这么个人？哪家女孩都会比她强！她要貌没貌，要德没德，还拼命标榜自己！”……

弟弟这桩婚姻真的很失败。平平既然不爱我弟弟，当初为什么会说“生是你家的人，死是你家的鬼”？她这种人，做人做鬼都很可怕，难道非得搞得人鬼殊途，她才安心、平静！否则没门。弟弟想迁就忍让，平安度日，可是他在家中的地位，被踩到了脚底下，最硬的钢条也会被折断，肚里委屈积聚太多，病变成癌。弟弟对平平一贯忍让，平平不仅看轻他，还连带着看轻我们一家子，到了关键时刻，弄得我也跟着一起迁就她。我除了对弟弟心痛、感叹，别无它法。婚姻是很复杂的，到了此时，我才明白，现代文明允许离婚，实在是人性化的一种表现。有人说婚姻生活无法评判对与错，其实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方面的对与错还是一目了然的。只是法律条文无法规定得那么详细。我弟弟当初的当断不断，没有离婚是个失策。事到如今，弟弟几次三番对我说：“我知道这时提离婚已经晚了，法律我也懂得一点，但我真的不想和她一起过，至少不想见到她，姐姐

有没有办法啊？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我无语，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是心痛无助的弟弟，甚至抱怨制订法律条文时为什么就没有考虑像我弟弟这种特殊的情况啊！当然我也知道，法律不是为我弟弟一个人服务的。

我弟弟单位里的同事来看望他的人还是很多，大家拿来红包和水果，平平他们吃不完，随便送人。弟弟叫我拿点，我摇摇头，我除了付出，绝不想得到任何一点东西。我一再谨慎行事，还不断遭到平平强词夺理的攻击，如果稍有不慎，还不知会增添多少话柄。

从上海归来，我表舅依旧每天送饭菜，菜金自然由我爸爸贴。平平每当中饭临近就蹒跚来到医院病房等待吃饭，照例她不动一根手指，得感恩才对。表舅已经72岁，每天想尽办法变换花样，想让我弟弟及平平吃得好一点，弟弟自然理解，所以他对表舅总是很客气。但平平不这样想，吃得不合口味，就会毫不客气地当着表舅面评头品足。表舅从来没有听到平平一句好评，还要默默忍受一句句奚落，弄得表舅心中十分窝火，但不敢回嘴。表舅后悔当初主动接下这任务，平平这人真是太难弄了，他不想送了，但看在我们面上，只得忍辱负重坚持。有一天表舅发高烧，但仍旧坚持送。这天他烧的是段鳝，平平尝了尝，说：“腥味重。”表舅道：“我不会烧这种东西，因为玲玲拿来的鳝，才不得不帮助烧。”弟弟也当面责怪平平几句，“你不要这样。”这下又摸了老虎屁股，惹火了平平，她不知怎么又大骂山门。等我到医院时，平平余怒没消，一定要我辞退表舅，还说：“他拿了工资，就得干活，干不好，走人！”还补充说，“让他走，让勤勤来顶替。勤勤没有工作，1000多元钱一个月的工资，不能给外人。”我真是哭笑不得，表舅又不是拿她的钱，她有何权力左右我们？再说这是服侍我爸爸，又不是纯粹拿钱！当然我不会当面顶撞她。

平平见我不表态，就自己跑到我爸爸那里去说，没想到爸爸说了一句：“我不能耽搁孩子的前程！”“老糊涂”的爸爸还是不糊涂。这是她从上海回来破天荒地第二次主动跑到我爸爸处，第一次为上海住院用钱的事，探探“老糊涂”的爸爸什么态度；第二次为辞退表舅、用勤勤的事。没想到她都碰了个软钉子。其实勤勤当真空着，我弟弟生了这种病，作为唯一的女儿，已经20多岁了，难道不可以在病床前侍候她爸爸？却想着挣那1千多元的保姆工资！

不过，平平不知为何对我爸爸说这么一句：“他快不行了，已经黑便。”也许她是报复婉言拒绝她的我爸爸。

自此平平对我表舅也视作敌人，冷言冷语让他受够，弄得表舅十分伤心。平平知道表舅有意见，她跳起来：“怎么？还说得不得？拿别人家的钱，就得受别人家的话。”

横蛮啊！简直没法跟她论理。

弟弟仍旧想积极治疗。一天，我一早到医院，弟弟很兴奋地告诉我，邻床姓施病友的弟弟马上要来。原来邻床弟弟10多年前也是位判了“死刑”的癌症患者。得病后，他突然从家中消失，家人以为他死在外面了。没想到半年后，他居然焕然一新、精神抖擞地回家来，这真是奇迹。这让濒临死亡线上的我弟弟看到了希望，所以邻床弟弟的到来，像给我弟弟注了一针兴奋剂。

不一会儿，邻床弟弟骑着摩托赶了约三十公里的路程，风尘仆仆地来到病房。他显然已经在手机里听了他哥哥的介绍，一进门就看了我弟弟一眼道：“就是你啊！”他进门还没有来得及喝口水，就热情地向我弟弟介绍他治病做气功绝处逢生的经历。他做的是智能气功，患的是舌癌，当时嘴里烂得无法吃东西，人瘦得只存皮包骨，医生也“判了”他死刑，家人暗地里帮他准备了后事。他家住农村，经济条件不够好，他在朋友的帮助下，



怀揣着哥哥嫂嫂给他的 3000 元钱，与哥哥也没有告别，就从家中消失了。他到黑龙江原始森林里，那里有天然的氧吧，更主要的是那里有位著名的气功老师。在老师的具体帮助和指导下，他和一批病友靠着环境和气功师帮助，转危为安，后来又做了舌头的再造术。不过现在教他气功的老师已去了国外，所以他无法与老师取得联系，但他学过，有些资料和心得可以教我弟弟。我弟弟也很开心，当场在他的指导下，学起了简单的动作。我留下他的电话号码，因为姓施，我和弟弟就叫他施老师。

在学习过程中，平平走了进来，弟弟停下来，向平平介绍。当时平平没有表示反对。

弟弟练了几天气功，邻床姓施的病友已经出院，当天就来位新病友。

那位新病友了解我弟弟病情后，他从正在看着的剪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武汉升华蛇疗治好了被医院推出来的癌症病人。新病友立即告诉了我弟弟，这样弟弟要求我去帮他联系一下。我按上面地址，立即拨通武汉升华的电话，那边人告诉我，可以带上病人的所有病历资料前往求医，病人可以不随来。

弟弟要求我马上去一趟，我也满怀希望，因为我曾听过上海的肝癌患者张老师介绍，她也吃过蛇药。那是上海地段医院自制的，我打电话求购时，那家地段医院早已不再制。既然现在有家蛇疗医院，所以我也很抱希望。立即准备好，等平平一来，弟弟向平平解释，他要我去武汉一趟。平平算没有反对，我也就拿来了榨汁机和水果，让平平代为榨两天。平平算是答应了，虽然很勉强，但我已经很满足。

我乘动车，当天晚上就赶到武汉，路上不断收到弟弟的手机短信：“姐，辛苦你了，晚上注意安全，不要省钱，住高档一点的宾馆。”我看到短信后，心中激动，弟弟关心我。于是我回一条信息：“知道，不用牵挂我，你自己注意身体。”当晚，我

并没有住高档一点的宾馆，而是在我自认为安全的旅馆开了一间。我想省下钱来，为弟弟买药吃。

第二天天刚放亮我就出发，乘公共汽车赶往剪报上刊登的地点。等我赶到那里，才6点，还早着呢，一个人都没有。不一会儿才来一个农村老汉，他由两个青年人陪同而来，老汉说脖子里生了瘤，吃了这里的药已经三个月，瘤子缩小了。果然有效！我很兴奋。8点过后，诊室的门终于开了，原来是家姓孙的私人诊所。孙医生来后，先照顾后面来的关系户，我落在后面。轮到我，他问我带多少钱，依钱开药，好像并不认真看我千里迢迢带来的病历资料。当然人家开起了诊所，这么多人老远赶来，还有墙上挂满锦旗，不容我多怀疑，只得依着孙医生所开的药抓药。孙医生说了，吃得好，以后就用快递邮购。在等配药时，我看到在我后面的那位农村老汉，他的药与我的药基本相同，都是几千元一瓶500ml的盐水瓶装的蛇疗液。原来都是异病同治，不同的是所开的几包中药和几帖蛇药膏。

药费贵得吓人，不起眼的一堆药，就花掉我近万元钱。高价就高价吧，只要能救弟弟，我情愿。一路上我是小心又小心，生怕一不小心将瓶装蛇疗液摔碎了。我不敢耽搁，直接返程回家，当天晚上我就到家了。一路上我与弟弟保持联系，知道他还没有睡，所以我就直接赶往医院，买了蜂蜜，让他调了蜂蜜按比例吃下。

此时只有我和弟弟两个人，弟弟对我说：“姐姐，这次你又用去了好多钱吧？”我说：“还好，你别操心，只要你好，就行！”弟弟说：“我想叫平平先拿出3000元钱给你，其实我单位里捐款的也不少，但她只知道拿进，不肯拿出来一点。她呀，就是看重钱，真是没办法！”我说：“算了吧，这点钱，我拿得出，无所谓。”弟弟再次说：“将来我从股票上取出钱来还你。”我说：“你又来了，不要操心钱的事。”我为弟弟所花的钱，没想索要，

所以当时连药的发票都没要。弟病到如此，我所花的钱也是应该的。

弟弟再次说，他股票里赚了点钱，这是他的钱，他可以作主。弟弟的话更让我听懂了，家里的钱，他是一点也作不了主，真是可怜。

弟弟股票里的钱，我很清楚，来自两部分。

一部分是我当初与他一起买卖房赚的。本来这8万元钱都属他们，可是为了买这处房子，弟弟家里又是闹得不可开交。弟弟看中一处房子，想买下，他是为勤勤将来考虑。但平平和平平的爸爸妈妈就是不同意，平平爸爸妈妈亲自跑上我爸爸妈妈的家门，让我爸爸妈妈给我弟弟施压。同时也向我爸爸妈妈施压，他们说，如果我弟弟一定要买，那么家里今后肯定不太平。我弟弟是要家，还是要房子，由他择！

出于这样的威胁，爸爸只能逆来顺受，所以劝我弟弟不要买房。名义是劝，实则还是施压。弟弟没有钱，没有经济实权，再说内外压力，他是吃不消的。弟弟叹了一口气长气道：“这家人家，我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为什么老是这样干扰我！”

我对平平爸爸妈妈老是干预弟弟的家事，心中十分不满。当初闹离婚，也是他们挤在里面，无事生非，小事化大。现在弟弟痛苦失望，从来不抽烟的他居然一支接一支地抽上了烟。我还发现他的指甲和牙齿已经微黄，说明他已经抽上了一段时间了，而且狠命地抽。我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家里没有人抽烟，爸爸、弟弟，丈夫、公公，但是弟弟最终没能逃过烟瘾的诱惑，抽上了。我预感到弟弟的痛苦和压力无法发泄，我做姐姐的，想拯救弟弟，不使他颓废，让他感到有事可做，让他感到自身的价值，帮助他树立信心。所以我对弟弟说：“房子我来买，就算我与你合买，将来亏了，算我的；赚了，和你对分。”弟弟自然很感激，他尽他的力量去办。不想半年后遇到房子拆迁，

净赚了8.4万元，我拿了4万元，余下4.4万元给了弟弟。

我劝弟弟自己留着作私房钱，遇到突发事件后可以自救。弟弟就投入股票中，希望作本钱，越滚越大。弟弟也承认钱到了平平手中是拿不出的：“平平自己说，如果存折上减少10万元，就算作投资，也会睡不着觉的。”也就是说平平一定要枕着他们家中几十万元存款才能睡安稳觉。我不反对她的这种偏好，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我感到她太过分了。弟弟一直托我帮助他物色买房，我也真的介绍弟弟去买房子。没想到，平平自己的钱不拿，打电话向我爸爸“借”钱！我爸爸问她要多少，她说要10万！我爸爸说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平平在电话里大声地责问我爸爸：“你给玲玲买房子就有钱，给我就没有？”我爸爸问：“我什么时候给玲玲钱买房子了？”平平答不出。真是大言不惭，无中生有。她既然生了这么种心思，所以爸爸妈妈对她做得再多，也是白费劲，说白了没有用。今天“借”给她10万，她一定认为给了女儿20万，或者更多。真是没法说，在她的心中日月没有黑白之分，弯月永远残缺不全，所以她不断地积聚着仇和恨……

另一部分钱是我力劝爸爸借给弟弟的，爸爸在我的劝说下，当即拿出两张存单给弟弟，钱到底是多少，我看也没看，听了也忘了，我压根就不想与弟弟今后去争这笔钱，只要弟弟能愉快，花出的钱也值得。我的理由是我需要一个精神振作的弟弟，我不能眼看着弟弟精神颓靡下去。弟弟对股市很用心研究，十分投入，他对我分析起来头头是道。虽然股市无法控制，但他却净赚了将近一半。弟弟说：“虽然房子买不成，但我想在股市上赚出一辆汽车。”他为此去考了驾照，他一直作着买汽车的准备。在家里他无法开口用钱，他的工资收入全部交与平平，平平还嫌他收入不及当官的高！本来嘛，山外有山，高不可及，弟弟永远也满足不了平平的欲望！现在弟弟买车的钱已经赚得差不

多了，但弟弟却永远实现不了他买车、开车的目标了。

平平早就在不同场合讲过：“孙女吃爷爷是理所当然！”她把勤勤将来的生存寄托在我爸爸身上，实在可怜。不说她井底之蛙，眼光局限在啃老族上，单说我爸爸多少岁？88岁，勤勤多少岁？24岁。即使给了勤勤一座金山，她也会坐吃山空。应该鼓励她到外面广阔天地里去闯去挣，让孩子感受拼搏的快乐。做家长传授她生存的能力，比遗传给她家产更重要。也许平平和平平爸爸历来如此的家教，认为“啃老”、“索取”是天经地义，“敬老”、“爱老”没有责任，只想获得，不想付出，弄得他们自己和我们都一直生活在压抑的阴影里。所以有邻居评价说，像她这种人欲壑难填，给她个银山，她还想要个金山，得陇望蜀，永远得不到满足。

弟弟把他股市里的账号、密码都主动告诉我，却一直没有告诉平平。

我在医院里服侍弟弟时，平平撬开了弟弟在家紧锁的抽屉，拿出了他的各种证件和股票卡号，还有工资卡。平平多次说弟弟病假工资只有500多元，她也扣了很多事假工资。弟弟不承认他只有500元，弟弟背着平平要求我帮助他上电脑查询，我根据弟弟告诉我的密码进行查询，发现工资卡密码已经变更，怎么也进不去。弟弟沉吟道：“肯定是她干的，为什么要这样！”我怕弟弟生气，他现在最生不得气了，我只得安慰他：“不要紧，用钱不是问题，我和爸爸合力，总能帮助你渡过这一关。”此时平平拿到弟弟的股票，在外面说要抛掉变现钱。我只能作哑，我不想让弟弟听了生气。不过，弟弟自此再也没有向我提起钱的事和他股票里钱的事。

弟弟身边几乎没有一分钱，我推他去理发，8元钱，也是我掏。

更好笑的是弟弟病床的邻床换了位农村老大爷，他是肝硬

化。一次我和平平都在病房，平平与老大爷的女儿闲聊。那位女儿说，她爸爸是农村的拆迁户，得到国家给他的拆迁费30万元。老大爷有3个女儿和1个儿子，老伴去世，这30万，老大爷把15万钱给了儿子，3万元分给3个女儿，余下12万自己带进敬老院养老。那位女儿当着老大爷的面说：“我爸爸真是重男轻女得过分，现在生了病，倒想着女儿陪。”没想到平平当着我的面说：“就是啊，你看人家农村，都是儿子多拿，女儿少拿，应该这样的！那像有的人家，一点也不懂……”我肚中寻思，现在弟弟重病，怎么又在借题发挥谈论分家产了！我心中不是滋味。

那位女儿不服纠正道：“谁说的，我们农村也不重男轻女，都是男女平等，一样分配，比如我家邻居……”那位老大爷一声不吭，静静地听着，倒是平平和那位女儿在争论不休。

平平说：“不是的，儿子就是儿子，女儿就是女儿，儿子应该多得，女儿就该少得……”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这是人话吗？我重病的弟弟躺在病床上，你不关心他的病，却在谈什么家产。不说你不看时间、地点，就是看时间、地点，你又有何资格说这种话？你想得到继承家产的权利，就得尽你的义务，所谓权利义务对等。你对我们爸爸妈妈付出什么？20多年来，连叫一声“爸爸”“妈妈”都做不到，你不肯尽你应尽的义务，却虎视眈眈地窥视着我们爸爸妈妈仅有的一点家产，这才是“不要脸”！病房里两个女人起劲地在争论，我不想再听下去，与弟弟打个招呼，转身离开病房，由着她们争去。我实在没心思去谈论家产，我应该考虑的是救弟弟，而不是她想得到的那点可怜的家产。

其实我对弟弟的感情，是平平不能理解的。我早就对弟弟当面说过，将来爸爸妈妈百年后，你需要什么，尽管拿，我不会与你争。而且我们姐弟俩对话时，有时平平也在场，她也听到。

平平并不知道，如果她对我们倾注一分爱心和亲情，就会收获十分的温情和关怀；如果她投入十分的仇和恨呢？那结果不可能永远收获以德报怨啊！虽然在家产上我暂时没有考虑与她争什么，但我对她的情感却出现了很大的裂痕。

平平始终不能融入我们这个家庭中，又加上她蛮横的个性，所以妈妈脑子糊涂的间隙，清醒地对我有了嘱托；反过来就是没有妈妈的关照，我也会为弟弟作着今后的打算。但我绝对没有想到，弟弟会这么快生了绝症，他是我们家年龄最小的！不过我不相信弟弟会有那种结果，我不想失去救治弟弟的信心和机会，那怕是1%的希望，我也不会放过。

弟弟在医院里第一次向平平提出离婚，弟弟明知现在提离婚没有用，但他还是抱有幻想。如果平平能够看在他生病的份上，能够成全他，不再与他恶搞，同意尽快解除婚姻，那么他自由了，他会重拾生还的信心，静心养病。所以弟弟一再向她表示净身出门，家产全部留给她们，他只想静心养病，没有其它目的。但是平平当场就拒绝：“不离，你离，我不离。”平平还摆出一副得意样，只要她不肯离婚，弟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有一方不同意，法律是没法在三四个月内判离婚的！况且她还会对外美其誉，她没有放弃生病的我弟弟啊！明摆着她精神上和经济上都是强者，她还要在精神上将弟弟逼入绝境，气死他。

平平还硬说是我教唆弟弟离婚的。

如果不是亲友悄悄地告诉我，弟弟在医院里向她提离婚，我根本不知道。我再怎么着也不会这么傻，弟弟以前没有离成，现在一切晚了，只能劝合不劝散，况且病床前这么闹，对我弟弟更不利！

弟弟吃了一段时间蛇药后，平平又赶到我爸爸家说：“他吃了蛇药，好点了。”爸爸特意打手机给我，告诉我平平给他说的话，爸爸也向我问起弟弟的情况。我觉得没有迹象表明弟弟好，

也没有迹象表明弟弟坏。很难主动上门的平平，近期屡次主动上门，讲的这些话，让我也费解！

那天，我走进病房，见弟弟过去的一位同事在，他也是位肝癌患者，但他在上海通过介入治疗，效果看上去不错。他在病房里劝说我弟弟要接受化疗，我刚与他打了个招呼，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平平突然亮起喉咙冲着我讥讽道：“就是因为有的人不同意，所以只得听她的，不做！”又是火药味十足。我的情绪没有调整过来，但很快反驳道：“你别瞎说，我是不同意做化疗，但我没有参与你们的决定。”

平平冲着我就是狮吼：“反对化疗，还弄些三无产品来，想毒死他。”接着平平打开床头柜，从里面拿出蛇药，还有我从外地邮来的蟾蜍丸、蛇毒药膏、固本片等等，其中也包括在上海龙华医院平平不肯出钱买，后来我出钱买的那类药，现在她以正确者的姿态评判着我。这样还不够，平平还搜出弟弟枕下、抽屉里的资料，这些都是我为弟弟从电脑上拉出来的各种治癌信息。平平拿在手中高高扬起，道：“利用他的求生欲，用这些无用的东西来欺骗他。当自己有多能干？不要脸，名医啊？医院都得关门，叫她去当医生。”然后把所有资料往地下狠狠一甩。

平平对我爸爸说的话，我还没有猜透她的用意，一下子又是一百八十度大逆转，居高临下，把我所购的药材统统定名为“三无产品”，她还得自鸣得意，用“一无产地，二无药名，三无批号”来攻击我。不过话说回来，就是“三无产品”，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有批号的特效药能够解决问题，现代医术能够治愈这种病，我为何不依靠医院，而要自寻门路，千里迢迢高价购买这些药？因为弟弟需要，我也不甘心失去弟弟而已，这也算错？再说我弄这些资料，平平屡次丑化我“名医”，“不要脸”。在她看来，不学无知才自安，除了医生外，病人及病人亲人无权了解！可惜世上没有如此法律条文啊。而且有时候成功是从



无数次的失败中来，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正确与错误有时也是一步之遥。就像砒霜是毒药，民间有人用它来治一种白血病，后来运用到医学上，被证实，它对一种白血病确实有治愈作用。在医学还无法攻克的顽疾中，民间有些成功事例也不能全忽视，要与疾病作斗争，就要充分了解疾病，才能有效地抑制它。平平自称“我是医务工作者”却什么也不懂，自己无知，还要别人跟着她一起无知。

此时平平尖锐的喊叫声都是高分贝的，又引来病房门外好多看热闹的人。她属虎，说她是雌老虎一点也不过分。弄得那位来看我弟弟的老同事好尴尬，一个劲地说：“当姐姐的总是要弟弟好，我也有姐姐，她对我真是没话可说的了。”弟弟也接口道：“就是，我姐姐真是好人，像我姐姐这样的人，真难找！”平平于是指着我弟弟：“你要气死我啊，还尽帮她说好话，她算什么？”一旁的勤勤对着我吼：“滚出去，不要你来。”我转身只得离开，省得她们耀武扬威，刺激我弟弟，一句句刻毒话变成催命符。

晚上弟弟身边没有人，我又去了。

弟弟自是对我叹气：“离又离不了，我真不想见她，一见她就心烦。”是的，弟弟养病需要安静，她的吵闹让他惧怕。弟弟本来承受的压力够大的了，可是平平不仅不体谅他，还要额外加重他的压力，我真不知平平为何要这样残忍。

这真让我没有办法！我说：“我要是不来，她会不会好一些？”

弟弟马上着急起来：“不要，不要，我就需要你！我不想见到她。我作的什么孽啊，惹不起她，还躲不了她！”弟弟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对我说：“我写张纸头，你防备一下，如果我真的不在了，或许对你有用。”这真残酷，弟弟为什么这么想呢？于是他真的写了张纸条给我。他写道：“我在治疗癌症过程中的所有决定是我根据综合分析所决定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与

他人无关。我姐姐在我生病期间，付出了很多，我表示感谢。”

当时我没有接受，我说你不要想得那么悲观，弟弟一定要给我，他说：“拿着，防着，我们家的人不是他们家的人对手，我有数，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你留着，以防万一。今后她们找你麻烦，你自管拿着我的条纸说话。”

这样我就接受了。

我后来打电话给弟弟的这位老同事，主要感谢他来看望我弟弟，他对我说：“你弟弟这样的环境如何养病？再好的医疗条件也没有用。”他的话不无道理，可惜我无法改变。

平平一会儿是风，一会儿是雨，她对我爸爸说，“他吃了蛇药，好点了”，这句话还没有在我肚中消化，一会儿又说蛇药不好。她的话，可以根据她的情绪需要随意变化，客观事实的变化一定没有她的语言变化快。

平平的厉害，是她也懂得需要抓住道德的制高点。

这样她就会抓假像，他们从一知道我弟弟得那种病后，就没有信心为他看病，但又怕外界说他们不积极，于是利用我反对化疗，把干扰弟弟治疗这顶帽子踢向了我，在标榜美化他们自己的同时，极力诋毁丑化我。不明真相者，也许信以为是真。比如平平会将编好的谎言带到同学聚会上；比如平平爸爸妈妈每天在菜场门口发表“演讲”，以吸引爱听新闻的人，从而引起不明真相听众的公愤，认为我十恶不赦！熟人对我说：“弄了半天，他们针对的对象原来是你！我们对你还不了解嘛，光凭他们的臭嘴，就够改变对你的印象？不过他们真会演戏，你的对手很厉害，你要当心点！”

当平平絮絮叨叨将我反对弟弟化疗的事对卫生院领导说时，院领导却明确对她说：“化疗是个双刃剑，可能有好处，也可能有坏处，有不同意见也很正常。”

听下来，平平唯一能够取得别人同情的理由，也只有这一

条，就是我干预弟弟化疗。我一心一意扑在弟弟的服侍与治疗上，没有时间去辩解，来自方方面面的问询和传话，也不必一一解释。如果平平当着我的面乱说，我一次都没有沉默，因为我确实没有最后参与他们的决策意见，再加上弟弟极力澄清，平平才改口：“那么是你影响了他。”其实那一天我没有时间去“影响”弟弟。弟弟已经50岁了，难道作这样的决定，还得别人去剥夺他！平平她真会擅自定罪。再说“影响”怎么划定？“影响”怎么量罪？弟弟不肯化疗，决不是我的原因。我反对化疗，但保留意见，难道不可以？难道非得与平平他们保持一个观点、一个思路？不得有违！也太霸道了！她对我弟弟一向刚愎自用，到了我身上也想推行他们的霸道逻辑！

我总以为介入治疗对肝癌疗效可以，我也多次劝弟弟进行介入治疗。我对介入的了解源自于平平的那位热心朋友，就是领我们去上海龙华医院的那位。那天他又打电话来让平平拿弟弟的各种化验单和片子去找一位上海来我们当地做介入的专家，这位专家每星期来二次，给我市很多例癌症病人搞了介入。平平把这事推给了我，于是弟弟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我也顾不得多想，直接去找专家。专家看了片子后说，病很重，无法挽救，但现在还可以做介入，如果再拖，连介入也没有办法再做了。我问介入能够治好我弟弟的病吗？他明确回答我：“不可以，但可以延长他的生命。”专家回答得很肯定，没有一点拖泥带水。我觉得如果弟弟肯做介入，能延长生命，那么这段时间内我还可以给弟弟想办法，所以将这位专家的电话等联系方式都留下了。回去后，我当平平和弟弟的面说了专家的意见。平平显得不感兴趣，我知道她对挽救我弟弟的生命早就不存希望。但我不同，我一直充满希望，这是我与平平最大的不同点。我和弟弟两个人的时候，我力劝弟弟做介入，争取点时间。弟弟说什么也不肯做，根本听不进话，连专家给我的药方他都不肯尝试，

反对态度十分强烈。弟弟对我说：“你不要多说了，我根本不会去做。”为了劝说弟弟，我还前往专家所在的民营医院去看他做的介入治疗，回去讲给弟弟听。弟弟还是不肯听，他说：“介入我肯定不会去做，你在网上帮我找找有没有其它办法，最好是中医。”我一方面帮助弟弟在网上寻找中医办法，另一方面与这位专家联系了二三次，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理由说服弟弟。这位专家本来就是从小城市里出去的人，所以对我的不断打扰也很耐心，真是十分地感谢他。

在这方面，弟弟表现很倔强，弟弟有了主张，其实并不是任何人可以说得动他的。弟弟一向对中医很信服。我妈妈得了老年痴呆，弟弟说西医是没法救的，如果能救，美国前总统里根为什么没治好？他鼓励我妈妈做用脑锻炼，身体运动，另外喝点中药调理身体。

我最终没能说服弟弟做介入治疗。

蛇疗一段时间后，弟弟说只有那种外用的蛇药膏效果较好，肚中的硬块好像软了，他继续要我再去邮购一次。那种蛇药膏贴后遇到人体体温就化成液体状，弄脏了弟弟的衣裤。这又激怒了平平，她一个电话打给我，电话里几乎是吼：“你来，你来，你看看，药膏弄脏衣服，你过来洗！”我初听，吓了一跳，以为出了什么事，后来听清弄脏了衣服，想想平平也用不着这样啊！为了不得罪平平，我只得赶到医院，拿了弟弟的脏衣服回家洗。本来弟弟大部分衣服都是我洗的，洗几件衣服不算什么，但平平这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态度令人难以接受。

## 第四章

### 寻找蜂疗上北京 哭求治病下休书

弟弟胃口越来越不好，而且开始腹泻，止不住。弟弟还是表示想吃中药，我再次赶往上海龙华医院帮他请原来的床位医生开一点中药。我在龙华医院开好中药准备离开时，顺便打个电话给弟弟，弟弟却要求我到龙华医院附近的一家药店里看看，那里有癌痛克药膏。弟弟在住院期间保留了这张癌痛克宣传广告，当时他犹豫，舍不得花钱。现在他自我感觉身体越来越不好，所以想买来试试。弟弟要用，我也顾不得“三无产品”了，我摸摸身边，仅有二千余元，不够买一个疗程，决定先买一点回来试试。弟弟因为腹泻，蛇粉、蛇疗液都是凉性的，不敢再吃，所以停了下来。

弟弟用上了我新购的癌痛克药膏后，他说效果好，这样我就又汇了几千元钱，帮他邮购了一箱。平平的恶搞，使得我弟弟十分谨慎地提防她，弟弟好多治癌的药物一时用不了，或者暂时不能吃，都放在我家里。弟弟对我说：“姐姐，只有放在你那里，我才放心，不要让平平他们知道。等我好一些，我要吃的。”我说：“你放心，反正我的家就是你的保险箱，你爱怎么着，

就怎么着。”那时我的小书房里到处堆放着弟弟各种各样的药，连冰箱都塞满了他的药。这些药大部分是从全国各地邮购来的，还有是我亲自到上海、北京、苏州、武汉等地外购的。当然钱是我花的，我有个宗旨，不管有没有用，只要弟弟需要，就满足他，给他一个强有力的精神寄托。

眼看着弟弟日益消瘦下去，我心如刀绞。我一直不闲着，遵循弟弟的意见，在网上查找有没有治癌的办法。一次，我从网上查得蜂疗可以治癌，我就把资料打印出来给弟弟看。弟弟一下子就接受了：“好，好！就是它了。”但是弟弟稍稍看了一下，就把资料藏在枕下，说怕平平突然进来看到，等晚上没有她的干扰，再细细看，还吩咐我：“所有的资料，不要给平平看到。”我又是一阵心痛，忍不住说一句：“你怎么这么怕她呀！”弟弟说：“我不是怕她，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吵闹，否则早离婚了。她懂什么？却偏偏样样都是她对的，都得听她的，很难弄。姐姐，还是这句话，我们都不是她的对手。”我说道：“什么对手不对手？但总得摆事实讲道理！”弟弟苦笑道：“事实、道理，她不好找吗？你一天到晚跟她论理，也弄不过她。”弟弟对平平心存如此看法，却强忍着走过了20多年，就像他这场病，他的忍劲和熬劲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弟弟提出想回家，但他不想回自己的家，他不想见到平平，他只想由我来服侍他。弟弟现在开口闭口都说我好，他在不同的场合说：“这世上像我姐姐这样的人，是少有的，像我老婆这样的人，也是少有的。”我几次喝住他，叫他千万不能说，叫平平听到，只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们姐弟俩热络，真心相护，这就够了。但还是让平平不止一次地对其他人忌妒说：“他看到他姐姐，两眼放光……说的话都是他姐姐好，没有我的好，这叫什么夫妻！”旁人都说，平平为什么不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呢？老是找别人的原因，他为什么要说姐姐好呢？

弟弟提出要住到爸爸那套老房子里去。爸爸的老房子现在由我出租，因为爸爸妈妈住到我买的一套房子里了。现在弟弟提出想住那儿，我二话没说，马上同意，立即打电话让租房户让出来。老房子给弟弟住，平平也赞同，早就有人对我说，平平对这套房子垂涎很久，这样的机会她自然不会放过。

我在网上浏览到的蜂疗治癌，不管怎样，弟弟一定要试试。但做这事是一定要与平平说的！弟弟最头痛的就是这个，他明知平平是不会同意的，说：“她呀，你要向东，她偏要你向西。她这个人就是这样，不给人安逸。”弟弟现在是抢时间在拯救生命，不是儿戏！可平平只考虑自己情绪，她不会考虑这些。我和弟弟很清楚，平平不同意，我们硬要这样，做起来就很困难。

弟弟没有再说什么，看得出，如何对平平讲，他很为难。后来不知他如何与平平讲了，平平当时没有极力反对，我为此感到很惊喜。这样我就有机会赴北京，为弟弟学习蜂疗的办法。我临走时，我与平平打了招呼，我将每天为弟弟打水果汁的器具和原料都拿到医院，平平算是接受了，我心中感到欣慰。

我到了北京，依事先的联系找到了李绥平医生家。李医生本人就是食道癌患者，13天滴水未进，后来是蜂疗救活了他。我和他谈得很投机，我们共同认为，癌症是种复杂的病，令现代医学暂时无法攻克，所以人们一旦得了病，都是各自寻找各自的治疗途径，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治愈，就是胜利，就是成功！真所谓“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正因为正规医院没有办法，所以我才会千里迢迢赶往北京，另辟蹊径。李医生原本也是位中医，所以他对人身体上的穴位很熟悉。他拿出近年来他给别人义诊积累的治癌资料，一本本翻给我看，向我介绍。

李医生被聘为国家机关老干部科学健康协作中心地方工作委员会全民癌症防治工程委员会蜂疗专家。据李医生爱人讲，

他现在退在家里整天就是摆弄这套办法，给别人以及他自己治病。李医生说他病愈7年后，又复发过一次，所以现在每年他都要给自己蜂疗一二月，用以巩固疗效。我看到李医生整理的资料介绍了很多成功的事例，忍不住问他：“难道都能治愈，没有失败的？”李医生说：“不可能！此方法也有三种结果，有效，效果一般，无效。有效，治愈了，创造生命的奇迹，正如我收集的这些事例；效果一般，收到一定疗效，也能延长生命；无效，自然无法挽救生命。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到我这里来求治的，一般都是大医院里推出来的晚期病人，生存希望不大的，这部分人，即使能够存活1/3，我认为小蜜蜂的功劳也是很大的了，这就是奇迹。但我总归不能对你说蜂疗包治100%的癌症病人，有一部分人最后结果也不反馈给我，来求诊的人又多，所以我无法回答你治愈率的准确数据。”我点点头，我今天上门，不是来了解这些的，但从他的回答中，我看出了他态度的真诚。他又给我拿出照片，介绍照片上的人经过他的救治治好了，现在这些人也养起了蜜蜂，专门给别的癌症病人进行蜂疗。在全国他这样的徒儿还有好几个，形成了一条蜂疗师承救人线。

我总觉得有办法总比没有办法强！现代医学没法医治我弟弟的病，不妨试试看。

直到东北方面一家三口来找他看病了，我才告辞。临走向他要了4只蜜蜂，因为弟弟需要试针，如果没有过敏反应，才能用此办法治疗。

一夜的火车，第二天早晨，我不顾旅途劳顿，没进家门，先到弟弟的床边，给弟弟试针。还好，有3只小蜜蜂还活着，但因为徒手一抓，2只刺了我，只有1只成功地扎在弟弟的手臂上。弟弟10分钟后红肿没有扩大，我打电话给李医生，他说可以用。这样我就准备买蜜蜂了。李医生的经验，蜜蜂只能当地买来养，因为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容易饲养。



上午我给弟弟试验蜂蜇，下午弟弟就决定出院。

弟弟在医院里每天挂五六瓶盐水，他很反感，他说：“人长期靠吊盐水生活，不死也得死。”现在他一心只想蜂疗，所以决意要回家。

回家，租房子租户已经让出来了。弟弟决意要住过去，让我服侍起来方便。他对平平找了个借口：“因为怕爬家里住的高楼，所以要住在老房子里。”老房子在底楼，不需要爬高。这套老房子离爸爸住的很近，也便于表舅送吃的。

平平同意，并且平平又提出不需要表舅再送吃的给她。这本来是句好话，减轻表舅的负担，没想到平平冲着我表舅挖苦道：“你开心了，让你轻松了，只拿工资不干活！”弄得表舅哭笑不得，他辛辛苦苦服务的对象之一，这么多天来，竟然换来如此“感激”。由我爸爸出钱的免费餐换来表舅一肚子的气。

老房子的租户在等我结账，他遇到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以及勤勤的追问，知道我每月收的房租是多少。这样一来，平平又眼红了，等我一到，她和勤勤两张利嘴，冲着我嚷道：“怪不得有这么多钱来充好人，欺欺我们穷人，这三四年功夫，房租收入就有三万，到时给我吐出来。”本来这房租钱，我也不想要，虽然爸爸妈妈住了我买的房子，但我向爸爸妈妈表示过：父母住我的房子是应该的，房租我不要，我帮助代收一下，由爸爸妈妈拿。但爸爸妈妈不肯，他们说，这等于我们换房住，那房租你拿好了，你也有家庭，将来儿子要负担。这样，我才收房租。现在我懒得理他们，对于这种人，我知道他们两眼只盯着钱，没有什么话可讲的，我与他们多讲，也等于跌掉了我的身价。

等弟弟一回老房子，我就去联系买蜜蜂，头等大事为弟弟治病！但是平平他们又来胡搅蛮缠了。

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勤勤4人一起拥到已经搬进老屋的弟弟病床前。见我不在，气势汹汹地对我弟弟嚷着：“叫玲玲来，

我们与她评评理。”弟弟说：“今天她有事，不来！”“那么晚上我们再来，看她说什么！”然后他们4人到院子外面，挑拨我们的邻居反对我弟弟蜂疗：“这家人家真是想得出来，要在这里养蜜蜂，这要影响大家的。”

“为什么养蜜蜂？”围拢来的邻居问。

“搞什么蜂疗。”平平妈妈说。

“蜜蜂到处飞，蜇着人怎么办，要影响邻居的。”平平爸爸忿忿不平地说。

平平爸爸妈妈的目的很显然是让邻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没想到，居住在我们上面的二楼邻居说：“既然养蜜蜂是为了治病，就不应该阻止他们。生到这种病已经够可怜的，我们作为邻居不应该只顾自己。”

四邻都表示：“对，对，如果养蜂是为了治病，就让他们养嘛！”除了个别老邻居外，大部分邻居都是其它地方拆迁而来的，我与他们不太熟，没想到关键时刻都会帮我们说话。有的邻居好意提醒我：“我们倒你不用考虑，倒是你弟媳他们一家很厉害，你们要小心点啊！”邻居的通情达理和宽容态度令我感动，难以理解和伤心的是，挑起事端是所谓的“自家人”，本末倒置，主次颠倒。

救弟弟我真是如履薄冰。

那天，我不知道弟弟是怎样机智地避开他们给我打了个电话，简单一句话：“他们都在我这里，要找你算账，你别来。”我一下子懂了，过一会，我故意拨了弟弟的电话，在电话里给弟弟说：“我今天有会议，抽不出空来，可以叫舅舅来帮忙，晚上可能也来晚了。”弟弟在电话那头故意大声地重复我的话，我知道他是特意讲给他们听的。

等他们就走后，弟弟打电话给我，让我等他们走远了才去。

我到了那里，首先不去找弟弟，而是找爸爸。原本我和弟

弟都以为到了老房子，应该是我和弟弟作主的地方，可以脱离他们的高压，没想到，要脱离同样很艰难。不幸的婚姻，就像一张蜘蛛网，牢牢地捆住不幸的人，你越挣扎，它缠得越紧。

我不想与他们多事，我不得不向爸爸求助。爸爸同意将蜜蜂养在他那个阳台上，每天由我去取。

我到弟弟那里，将我和爸爸的决定告诉他，没想到弟弟听后，没有愉快感，反而道：“为什么不养在这里？养在这里，把平平他们吓得不敢来，我求之不得！”

我当时说：“就这样了，少噜唆。”因为我真不知道蜂疗到底有没有效，如果没有效，反倒招来他们更多的臭话，所以不敢惹他们。后来发生的诸多事，让我后悔。弟弟的话也许是对的，平平他们既然怕蜜蜂，应该就养在那里，这也许正是一个让平平他们少来的最好办法。

我包了辆车，晚上去买了蜜蜂来。因为我将蜜蜂养在爸爸那里，又因为有邻居的支持，平平他们不敢再硬阻止。这样我才得以给弟弟进行蜂疗。

弟弟竟然还记住了很多我给他所取的穴位，比如曲池、内关、足三里、三阴交，还有前后胸部的主要的穴位，膻中、章门、中腕、中焦、关元、气海、水分、肝俞、胃俞等等。这些穴位我也是第一次接触，有的我从书本上查得它们的作用，有的我也不清楚作用，我对照李医生给我的图纸，以及买来的示意图，一个个在弟弟身上找。小蜜蜂每次给弟弟蜇多少，就得死多少。我听从李医生的指导，还不时加大蜂量，每天二次，每次从2只起增至80只，弟弟忍受了很大的痛苦，但他咬紧牙关，发出很轻微的“喔、喔……”声，从来不大声叫唤。

肉体痛苦，弟弟能够忍受，弟弟再忍受不住的是来自心灵的种种创伤和压抑。弟弟越不想见他们，他们越是来得勤快。他们的任务始终是向四邻“宣传”，以及教训我弟弟。我忙着为

弟弟做蜂疗，再加上也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多学懂点东西，所以我只得不理会他们。

没多久他们处心积虑罗列的我的罪状就飞入我的耳朵里，反正增加到三条：一是我阻止弟弟化疗，不救弟弟；二是我买“三无产品”想毒死弟弟；三是我拿弟弟当试验，愚昧地搞蜂疗让他受罪。这三条说明，我是个十分恶毒的人，他们才是善良仁道的人！

平平来了，她的任务是成天与我弟弟斗嘴，拧着一股劲地斗，斗得天翻地覆，都是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事。有时是为我，比如我为弟弟配药时，顺便听从了医生的建议，捎带配来一点抗焦虑的西药。医生知道我弟弟的处境，知道家里不安宁，出于好心，才如此提议。我配回后，弟弟也没有吃，就放在桌上，我也不强求。结果让平平看到了，她冷嘲热讽道：“哈，好笑，也不看看对象，叫他吃这种药？谁配的就自己吃，她自己有病！”弟弟当然不服，顶她几句，于是两人越吵越凶……

平平老是爱在别人伤口上撒盐，弟弟已经生了如此大病，她还要让他雪上加霜，这成了她的习惯，不这样她不舒服。

弟弟难过地对我说：“看来真正夺命的不是病，而是她。病，可以想办法治，她这种人胡搅蛮缠，无药可救，而我又脱离不了她！”

一次不知为什么事，两人又在争吵，吵到后来，弟弟又无力了，弟弟皱紧了眉对平平说：“你能不能让我安静点啊，要是平时，你要打就打，要骂就骂，现在我都这样了，你还不肯放过我。”平平说：“要怪她，谁让她多事。”弟弟几乎哀求道：“我们离婚吧，你放心，我如果活着，也不会找其他人的。”

“不离，看你能怎么样……肯定是她教你的！”

这是弟弟病后第二次向她提出离婚，那天又有一位亲友在场。后来亲友把情况对我说了，弟弟那句“要是平时，你要打

就打，要骂就骂，现在我都这样了，你还不肯放过我”又令我心颤。我想起20年前弟弟身上的被平平所打的伤痕，20多年来，我没能再次撩起弟弟的衣服查看是否再添伤痕，弟弟又不肯说，我不敢肯定。弟弟今天这句话，引得我又想得很多……

这叫什么家啊！

我去看弟弟时，弟弟有气无力地在病床上重复说：“我要离婚！我要离婚……不离婚，我是死定了。”我耐着性子说：“现在不是提离婚的时候，现在只有你把身体养好了，以后再说。”弟弟还是那句话：“不离婚，我是死定了。”

何尝不是！

其时弟弟一直在考虑一个极端避让平平的办法，就是堵死门，硬性不见平平他们。但是和我商量时，我提出个问题让他不寒而栗：平平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本来就善长恶吵恶闹，如果硬性不让她进门，她会撞门砸锁，吵得人不得安宁。或者她叫人撬了锁进来，她是弟弟的合法妻子，谁能把她怎么样？再说她还会吵到我爸爸那里，或者拖住我们，不让我们走近弟弟……这样的吵闹对平平来说，小菜一碟，但对弟弟来说，要搞成这样，人早就虚脱了。更何况医保卡、身份证、工资卡统统都在她手中，如何强得过她？还有平平爸爸妈妈还会在外制造舆论，谎言重复一千遍也许会变真理，而我们有功夫辩得明白吗？

弟弟长叹一口气，垂头丧气。

住进老房子后，只有一天平平表现得异常热情。这是弟弟搬入老房子后的第三天，那日是星期六。按惯例，我仍旧凌晨4点多就到弟弟那里，先在外间烧水，搞卫生，等弟弟开灯后，我才敢进里间，侍候着弟弟吃点早饭、锻炼。太阳刚刚露脸，我正准备给弟弟吃药，突然平平闯进门，她的举止让我吃惊。没容我和弟弟回过神来，她就不顾一切地要弟弟坐上轮椅，

说：“你坐上去，我推你出去兜兜。”我说先吃药，她回答慢慢吃。弟弟坐上去，她就急着推他出门了。真奇怪，今天太阳莫非西面出来，平平既然也会这么积极地对我弟弟？平时早晨都是我推弟弟到公园去锻炼，只有我去武汉和去北京为弟弟购药时的两个早晨，弟弟叫她推出去的。今天她如此反常，不由我细细观察。原来今天是双休日，有些邻居不上班，有的正在家门前忙碌。我明白了，平平是做给邻居们看。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一来就在邻居中过分标榜他们自己，极力贬低我，总得有所体现，才能让邻居信服。我只得苦笑，我不想与她争好坏，你“好”又怎么样？如果能够挽救弟弟的生命，我情愿你好成“天使”“仙女”，我“坏”得“千刀万剐”。

可能邻居对她的积极表现不屑一顾，所以她只坚持这么一天，就再也没有坚持下去。

邻居的眼睛，其实还是雪亮的。尽管我们一家不善言辞，从不向人表白；只听得平平爸爸妈妈起劲地鼓噪。到后来邻居还是指责他们：“他们纵然千对万对，但在病人面前毫无顾忌地吵闹，就是错！”

“病人需要休息。”

“为什么要这样？”

熟悉我们的邻居更是口无遮拦，远比我厉害：“他们现在还要这样对他，可想而知平常还不知道如何厉害，他的病是气出来的！”

“是啊，这种处境，心中压抑，最容易气出这种病。”

当初我并没有说过类似的这种话，平平为此打骂我，还和她爸爸一起到我爸爸那里闹，现在用不着我说半句，邻居的话说得更透彻，而且邻居又不是当面对我说，是通过其他邻居的嘴传到我耳中。

从邻居的嘴里，我听到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对我们一家的

用词，我的绰号叫“毒婆”，我弟弟绰号更多，“毒头”、“憨人”、“毒头女婿”，我爸爸则是“老糊涂”，连我家那位表舅也有个绰号叫“狗头军师”。表舅一再说：“我不想介入你们的家事中。”但平平他们由不得他做“旁观者”。

弟弟蜂疗后，她们又千方百计寻找攻击我的借口，蜜蜂飞开来一只，被平平看到，平平和勤勤各自怒冲冲打电话唤我回去捉；蜜蜂蜇后在弟弟身上留下疤痕，这更是她们大做文章的由头，到处说我虐待弟弟，利用弟弟的求生欲推广邪教。我弟弟再三声明，不要她们管！她们欺负体弱的弟弟，强行拿着照相机拍下弟弟身上蜂蜇的疤痕，说是留作将来到法院告我的罪证。

关于这些斑痕，我也担心，特地多次打电话向李医生询问，但李医生对我说，没关系，就是皮肤上难看一点，救命要紧。

还有弟弟想省钱，鼓励我自制药膏，像武汉升华蛇药膏、上海的癌痛克药膏，300至680元只能用一天，而且量少，只能局部用。每天要这么用，确实费用很大。我就从网上买来制作光盘，买来各种原料，动手自制，这样可以少花钱，多利用。第一次做，膏汁做得嫩了点，给弟弟敷贴时，遇热有点液化，弄脏衣服。弟弟的衣服这段时间都是我帮助洗，因为药膏很难洗清，我只得这样晾晒出来。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以及勤勤进门后，勤勤和往常一样想在长辈面前表现她的积极，她东找西找，终于从晾晒的衣服上找到了冷笑我的由头：“这也叫洗衣服？洗不干净就不要洗，逞什么能！”平平在她背后推波助澜：“做什么好人，做事这么不干不净。”平平的爸爸妈妈则沉默，也许肚中正在窃喜。奇怪呀，那次在市医院里，我听到平平妈妈表扬勤勤越来越能干了，能够吵到爸爸单位里去，责怪他们欺负爸爸。我弟弟听了这件事，十分恼火：“乱搞，怎么会这样！事情也不弄清楚，莫名其妙去吵什么，不被人笑掉牙？！这是什

么教育啊？助长她仇视一切，发颠发狂。”这真是一种教育的失误，做长辈的除了培养她仇视人、打人骂人外，不知还会培养她做什么事？勤勤已经24岁了，没有工作，闲在家，爸爸病成这样，她不伸手帮助，还要取笑帮助她爸爸的我！我还是她的长辈啊，这天理何在？和往常一样，勤勤嘲讽挖苦我，我没还嘴。她可能还自鸣得意，可我心中悲哀。

那天在老屋附近的剃头店里，店主好奇地问平平：“你女儿不工作，在家，为什么不照顾她爸爸？”

平平说：“他们父女俩感情不和。”

平平也许想不到，这句话会很快地复制到我的耳朵里，因为坐着剃头的人正是我丈夫的二哥。是的，勤勤对她爸爸也许真如平平所说，感情不和，但对我却可以以关心“爸爸”为由进而挑剔，而且常常不避她爸爸，当面喝斥我。弟弟对她一句劝解的话都没有用，弟弟时常痛心地点头：“我女儿被平平惯成这样，是我没想到的。我这女儿除了培养这方面能力外，将来还能干什么？”其实弟弟真的疼女儿，当初不离婚就是为女儿，后来想挣钱为女儿购房。但是这个女儿在平平她们的调教下，不知真的学会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弟弟家，其实我去弟弟家的次数实在少得可怜，因为不愿意见到平平那张冷脸，所以我一般不去。那天我去时，但听得平平对我说：“勤勤也真是，将她爸爸身上都抓得青一块紫一块。”我简直不敢信，想看看弟弟身上，弟弟硬是不让我看。当时平平是以责备的口吻说的，但是这源头又来自何方？我想起了当初闹离婚时，弟弟身上的青一块紫一块。如果家庭平时没有这种暴力，女儿又是从何处学来？真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贼骨头的儿子掘壁洞”。我想起了中国古话：“我不孝父，子不孝我。”小时候从姑母那里学来的顺口溜：“突听上房儿疼儿，过去我也疼我儿，如今我儿将我揍，将来他儿揍我儿。”这些古话集中一点，古人都重视家教



问题。我弟弟在家中受到妻女如此对待，真是悲剧啊！弟弟他是不会还手的，我们家中从小到大，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打过我们一回，弟弟和我也从来没有打过架。现在弟弟生活在这种家庭环境中，他要承受多少的压力？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坚持了20余年，他为什么不守住心中最起码的底线而一味地忍让。

弟弟主要问题还是腹泻，蜂蜇并没有解决腹泻的问题，而且弟弟已经腹泻一月有余，严重时每天要泻七八回，正常人都吃不消，何况是他！弟弟说想挂点盐水接接力，我帮助他配好后，弟弟打电话让平平来帮助挂。平平在卫生院原本是注射室护士，理所当然由她帮助挂。但平平知道我弟弟要挂盐水，特意不上门，连手机也关了。那天我从家里到弟弟身边，往返二次，平平还是没有来。弟弟的人也真是虚弱得很，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说：“弟弟，我来帮助你挂吧！”弟弟看了看我，同意了。我真想不到，当初我妈妈生病，想叫平平帮助挂盐水，我去请平平，得到的回答是：“没空！”自此我再也没有请过她，她也自始至终没有为我多病的妈妈挂过一次盐水。妈妈要挂盐水，开始是我去求人，后来我就自学了。现在弟弟遇到这样的处境，我又派上用场了，求平平真不如求我自己。我将弟弟的盐水挂好，在旁守候。临近中午时分，平平来了，一看，盐水正吊着呢。本来想卖足关子的平平，我们竟然无视于她，于是她火冒三丈，冲着我就嚷道：“真是越来越能干了，既然也敢挂盐水，谁让你这么大胆，出了事怎么办？”弟弟为我争辩道：“我打你手机，你为什么来接？”她说：“没空！”平平又是用当初回答我的这句话。弟弟说：“不可能一大早就关了手机，而且整个上午都不开机。”于是这二人又争吵不休。我只能叫弟弟停，弟弟不能再生气了，刚才接了一点力，不能耗在此。面对平平，吃亏就吃亏！让她舒服一会儿吧。如果她不舒服，还不知要搅到何种程度。

爸爸跌跌冲冲来探望弟弟时，弟弟唯一要求就是让我和爸

爸想想办法，他不想见到平平他们。弟弟说：“就说请保姆帮忙，让平平上班去。”爸爸同意，并且也愿意出保姆费的一半。后来与平平和平平爸爸商量，他们算是同意了。弟弟叫我立即去保姆介绍所，我帮他请来了张师傅。弟弟要求张师傅上午来，中饭在我爸爸家吃饭，下午帮他洗个澡就回去，其它时间由我帮助他，主要他要蜂疗，晚上弟弟独自睡。这样安定了几天，但是平平他们见保姆没事干，在弟弟病床前独自玩打牌，就向保姆挑刺，例举了他种种不是，一定要我们辞退他，在外面则说：“毒婆去请来个毒头保姆。”平平他们历来用这些不尊重的代称，这也是他们的特点。张师傅在做了一个星期后，以弟弟准备住院为由将他辞退了。平平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应该负担一半费用，但是到此时她一分也没有付。此事爸爸从来没有提起过，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做人不能这样，无论大小，应该怎样就怎样。假如你按约定付，我爸爸不收，那是另外一回事。就像送弟弟每天吃的东西，虽然爸爸有这点能力，但弟弟有工资收入，有能力吃自己的，平平却一点也不负担。也许她还是认为理所当然，所以仍旧不会说一句客气话，还以怨报德。当然比起其它事来，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弟弟住在老房子里时，我睡眠严重不足。那时我凌晨4点多就从家里出发了，带了电热锅里焐熟的南瓜、薏米之类早点，给弟弟送去。我声音很轻，如果弟弟醒着，我就进去帮助他整理；他没醒，我不敢惊醒他，就在外间小床上小睡一会，直到弟弟房里的灯亮起来，喊我进去，我才敢走进去。有几次弟弟没醒，我就在厨房里搞卫生，邻居误认为我们厨房里一夜没关灯，邻居见到平平，就提醒了她。平平进门就嚷：“人走出，厨房里连电灯都不关！”因为她态度生硬，我也懒得向她解释，有道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她说这话也许是好意，因为电费是我交的，但是从她嘴里飞出来的话就是刺耳。我差不多每天要帮弟弟倒

便盘，平平后来帮助弟弟倒一次便盘，就对弟弟嚷道：“你道她好，让她来倒便盘。”弟弟于是责备道：“你也好意思。”我嘴上没说，心里说，其实这种事我比你做得多。我心中有弟弟，这些苦脏累的活，根本算不得什么！晚上我空下来才在沙发上小睡一会儿，这样人补充了一点力气，然后再帮助弟弟将他要吃的药一样样拿好，等他吃好，我9点左右才离开。我人虽然辛苦，但只要弟弟能够好，我能这么照应着，我觉得是福气，我不怕辛苦！

在老房子里半个月功夫，我天天给弟弟进行蜂疗，弟弟自觉肚子上的硬块软化了，他很兴奋，我也兴奋。我每天要与北京的李医生打几个电话，不断地向这位老中医请教，还请他在北京帮助弟弟购了一些贵重的治癌藏药。按弟弟的意思，不告诉平平他们。随藏药一起寄来的是李医生的一封信：“你这做姐姐的对弟弟如此关心爱护，真令我感动，你是位好姐姐……”除蜂蜇外，李医生还通过手机指导我拔罐和推摩。但是事情也有两面性，就像蜂疗、拔罐，一方面是治病，一方面有一些副反应。蜂蜇在皮肤上留下的疤痕越来越深越来越难看；拔罐，我开始不懂得掌握时间，留罐时间过长，皮肤上出现了水泡。这些都成了平平和勤勤攻击我的把柄。如果有人在场，平平常常趁我弟弟不注意时，将我弟弟身上衣服一撩，说是我想把我弟弟弄死，才治成这样。我为了不失去弟弟，我才如此拼命，在摆弄蜜蜂时，我自己也给蜜蜂蜇了不少针。我不想与平平他们论理，我知道平平他们是存心找茬，恶意捣乱。即使这里抓不到把柄，那么就会从边边角角去找，非得从鸡蛋里挑到骨头为止。

他们自己对我弟弟治疗完全丧失信心，也不允许我们再做努力。在不做不错、少做少错、多做多错的面前，他们选择不做，而我选择多做。无论我做什么，他们总是刻意抓住蛛丝马迹，再制造出种种是非来。他们是“专业挑剔员”，一旦认为抓到了

把柄，就会不顾一切反扑过来，恨不得生生把人“咬死”。平平的仇恨心理几近病态，多次丧心病狂地说：“我最恨这一家子人，从小的到老的一个个都轮着死。”

弟弟一直说肚里的硬块软化了，所以对蜂疗充满信心。先前买了一箱蜜蜂，里面只有二个架子，蜜蜂不多，弟弟要求我继续去买。弟弟还是说：“就养在老房子里，她们怕蜜蜂，叫蜜蜂把她们吓跑，不要她们来！”这回我听弟弟的，马上联系，准备养在老房子里。

但是弟弟腹泻仍旧不见好，吃了药只能说略好些，人很虚弱，为此我也担心。弟弟也想到医院里去，先将腹泻止住了，再回老房子蜂疗。

平平他们感到我弟弟住在老房子里，周围邻居越来越不顺从他们，我弟弟也不便于他们的控制，所以说道：“住在那里，我们好像走不上门。”所以也要求弟弟住医院。

市区有两家医院和一家卫生院，弟弟独独捡离市区较远的一家民营医院。弟弟对我说：“我真被他们烦死了，我没有力气，唯一希望就想离他们远一些，否则无法安心养病，我只希望你每天帮助我二次蜂疗。”到那家民营医院，弟弟估计他们不会每天赶几趟路去那里，但是弟弟也担心那家民营医院不让他进行蜂疗。所以弟弟让我先去民营医院了解一下，如果那家医院让蜂疗，他就去；不让他蜂疗，他就不去。

就在弟弟犹豫不决时，平平爸爸十分光火地对我弟弟训斥道：“你只顾你自己，不顾别人，你自己要不行了，还非得带着别人也要不行啊，你想弄死别人啊……”发过一通脾气后，带着平平及勤勤怒气冲冲地离开了。这次平平妈妈因为心脏病发，所以她没有来助阵。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岳父这样对待我弟弟。我心道，他是谁？是岳父吗？他有资格这样对我弟弟？什么“你自己不行，还非得带着别人也要不行……”，这是人话吗？

再说我弟弟要到哪家医院，去或不去，他已经是成年人，有权支配自己，要你狗逮耗子多管什么闲事？弟弟这一家你们管得还少吗？我可以斗胆地说，平平爸爸妈妈挤在我弟弟的家庭里胡搅蛮缠，是弟弟婚姻不幸的最大原因。

等他们一走，我问弟弟，他待你这样，你为什么不还嘴。弟弟说：“他是长辈，他们不像腔，只能让他们不像腔去，我不能像他们一样不像腔。”原来弟弟这样想，弟弟真是太老实了！对待什么人，就得用什么样的态度回应。但是我没有说出口，因为这时再说，只能增加弟弟的心理负担，只要他心情平静，他认为这样做对了，就对了，我不想增加他的烦恼。况且弟弟已经软弱得一点力气也没有，除了忍让，还能作什么抗衡？

爸爸一直崇尚“和为贵”。记得一次我自作主张将爸爸贴在墙上的“和为贵”书法拿下来，挂上一张我认为上品位的艺术画，结果引来爸爸的愤怒，他一定要我重新换上那张“和为贵”的书法。目睹这一切，令我心酸，“和为贵”即使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爸爸也乐意，从此我不敢擅自拿下这张书法。弟弟这样的家庭能像爸爸期望的做到“和为贵”吗？和睦是需要家庭成员共同努力的，光靠一方面努力是没有用的。

相对弟弟这样的家庭，我觉得我的婆家就显得十分团结和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对我如此这般大放厥词，千方百计丑化我，也就在同时，当地媒体却不断联系我，一定要采访我，报道焦点是我对老人的孝顺。形成两个极大的反差。其实我一直信守“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我以弟弟重病为由，推辞了两家媒体采访，但报社记者还是在吃过晚饭后，摸到了我的家里。她说市里某单位推荐的，让我作为市级孝敬老人的典型，参加地市级好媳妇评选对象，我市一共二名，还有一名是孝敬老人的好女婿。我因为遇到弟弟的事，生怕平

平和平平爸爸妈妈看到后，引起不必要的噜唆，让媒体和推荐单位为难，更何况我此时除了一心一意让弟弟身体好外，不想节外生枝，所以对上门记者我很坚决地说：“不要写我。”我不松口，记者退一步说：“我先问问情况再说。”记者不肯走，我就说：“如果你一定要写，还是写我的丈夫吧！”我丈夫是某校副校长，他对家人的脾气态度特别好。要说孝敬，他每天晚上都是帮助妈妈洗脚，服侍妈妈睡下后，才回自己家睡。我只有在丈夫不在家时，才替代他服侍婆婆。我丈夫确实不简单，长此以往，不厌其烦，当今做子女的，能有几个？我把报社记者推给我丈夫，然后拔脚去弟弟病床前了。

我为人儿媳，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我不想张扬，能够生活在这样舒心的家庭就是满足和回报。公公婆婆有4个子女，公公于2年前去世，他生前对我很体贴，和蔼慈祥。现在身边的婆婆也从来没有和我红过一次脸，从来没有大声地说过一句话。

后来我知道，记者还是写了我。在家的丈夫和婆婆，共同给记者说了我好多好话，主要说我在这个大家庭里如何搞好兄妹妯娌之间的关系。他们对我的评介让我感动和不安，我确实做得不够，大家庭的团结其实都是靠每个人做出来的，并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左右。就像我弟弟，他做得再好，没有人通力协作，处处拆台阶，那是没有用的。好在我遇到了一个通情达理的家庭，大家都待我很宽容，对我很尊重，并且成就了我业余的兴趣和爱好。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相比起其他成员，大家也在付出。

我和丈夫与公婆住在两隔壁，我丈夫有兄妹4个，二位兄长和妹妹经常来探望父母。我丈夫和妹妹是现在的婆婆所生，还有二位哥哥是我公公前妻所生。公公在世时大家和睦相处，公公去世后，大家仍旧和睦相处。大家对长辈的孝敬，也影响了孙辈。孙辈都不在一个城市工作，但他们回来，必定要先探

望长辈，陪长辈说说话。我儿子因为要出国，在家待了近一年，我因为弟弟的事，无法顾及我婆婆，如果我丈夫没有空，我的儿子会主动承担照顾奶奶的责任，比如晚上，他也会过去照顾奶奶洗脚。

我丈夫的兄妹之间十分团结友爱，从来不为钱的事有过争执，相反彼此间互相关心，谁急需用钱，大家帮助凑凑，或者帮助在长辈面前说说话，暂时资助一下。彼此心胸坦荡，都不想多占点什么。生活的好坏要靠自己，而不是靠别人，这样反倒彼此之间得到更多的关爱。我弟弟生病，上海的大阿哥求助他的小舅子，帮助我弟弟找专家看化验单，联系龙华医院。当我弟弟住进龙华医院后，大阿哥、大阿嫂还买了东西到医院里来探望我弟弟。照理我弟弟与大阿哥一点关系也没有，但他们却如此关心和热情。

公公对待子女的工作和生活，一再灌输靠自己，不能靠他人，他就是有权也不会用，情愿过期作废。结果他的子女个个都靠自己奋斗，工作、学习、生活都不错。公公在临去世前，有一天正好轮到我陪他，我坐在他旁边帮他按摩脚底。此时他对我说：“你结婚时，我们对你不了解，但学校里教过你书的老师个个都说你好。”凭感觉公公像是利用别人的嘴表扬对我的满意，其实我也明显感到他在家中很有威信又很宽宏，我们有些思想问题，他会和风细雨般地帮我们疏通，从来不粗暴，不穷凶极恶。公公关心我的儿子，但从来不从钱方面对我儿子表示什么。直到现在他的那份遗产，我们都没有动过。

公公去世后，有个别亲戚朋友劝婆婆把遗嘱写好，免得以后让我们吃亏。我知道大家都是好心，主要考虑我们的住房。公公是突然去世，来不及将他生前的想法写下来，现在婆婆在，万一她也由不得自己像公公一样走了，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因为想到了弟弟的婚姻处境，所以对婆婆说：“不用您烦

这个心了，不用写什么遗嘱，反正我们不想多得，到时随便怎么分都可以！”婆婆于是没有写什么遗嘱。我丈夫管理着我公公和婆婆的账，他一笔笔都记得很清楚。他对我说，我们反正不想怎么样，只想将来对其他兄妹有个交待。其实我丈夫在兄妹与父母间，一直起到很好的“润滑”作用，尽量让父母多关心一下兄长，主要在于他一直替别人着想，“公心”放正中，不想多占，这样处理一切问题就容易了！我乐得自在，从来不管。其实这世间心底无私天地宽，烦恼也少。人啊，何必为钱财活得太累，现在的人都不缺钱花，但稀缺亲情和爱心。

亲情、爱心远比金钱更重要，更珍贵，金钱买不到。美满幸福的生活感受，并不完全取决于金钱的多少，金钱可以失而复得，但亲情爱心失去了，到哪里去寻找？人如果失去亲情爱心，光拥有金钱，那生活孤独和枯燥，如同行尸走肉。再说对于子女，难道真是留给他们的钱财越多越好吗？什么都给他们安排好，他们活着有何意义？有何味道？懂得什么叫奋斗和实现自身价值吗？

我也许生活在如此环境中太安逸了，所以我是真心痛弟弟那种生活环境。

当我知道记者还是写了我时，我当即拿起手机让记者无论如何把文章压下，不要发，并且告诉了她我目前的处境状况，主要考虑平平他们可能会到报社去闹。但记者却说：“一切后果由我承担，让你说的那个平平来找我好了。”最后，文章还是发出来了，好在平平和平平的爸爸妈妈根本就是不看报的人，所以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倒是我的亲戚，在地市级报刊上也看到介绍我的事迹，特地将报纸寄给了我。这阶段我也是忙得很，报纸也不看，她不给我寄，我也不知道。



## 第五章

### 丧心病狂咒夫死 灭绝人性天难容

在弟弟结婚后的 20 多年间，平平在我面前叫唤我的小名只有三次，我却无数次地叫她“平平”。平平叫唤人，在我们家里真是吝啬得不能再吝啬了。我和爸爸妈妈比起来，我还算是幸运的。尽管我爸爸妈妈无数次充满柔情蜜意呼叫她“平平”，20 多年来，却等不来平平一声“爸爸”和“妈妈”。我真想问，平平是何等样的家教？何等样的体面女性？何等样的知书达礼？对于这样的人，还有资格指责别人无礼？指责别人亏欠她？她一直痛斥我妈妈要好好地到婆婆学校培训培训，那她是哪个高等的媳妇学校培训的高材生？

平平第三次当面叫我小名，那是个意外。

住在老房子里的弟弟因为腹泻，他最终同意住进卫生院。因为那家较远的民营医院不让弟弟继续蜂疗，而平平说：“我们卫生院可以让他蜂疗。”卫生院是妈妈和平平工作的单位，医务人员比较熟悉，环境也相对宽松。弟弟此时体力吃不消，所以他对我说：“只要给我蜂疗，我就去那家住院。不可能样样都满意，我虽然躲不开他们，但住在平平工作的卫生院，想来他们

也要面子，不可能做得过分。”

弟弟临上卫生院前，对我说：“蜂疗不能停，姐姐你马上再去买箱蜜蜂回来，现在这是我唯一的依靠了。”我答应晚上去买，因为蜜蜂晚上进蜂箱，才能搬动。

我白天帮助弟弟搬东西去卫生院，我将东西装在自行车上，骑出老房子门口约20米。平平叫来一辆汽车，坐在车内开到近老房子门口，她看到我，我没有看见她，她就在车内叫了我一声：“玲玲……”应该说这是第三次叫我，而且是唯一一次不是通过手机或者电话叫的。如果没有这辆车子，这一声叫唤又被免了。

我听到有人叫我，就跳下自行车四处寻找。此时平平从汽车内探出头来，对着我说：“来搬台电视机去。”她没有重复一下再叫我，我是近视眼，依稀判断是平平。我走近她，那声“玲玲”早飘走了。到此为止，是我此生“奢侈”地第三次享受。

我对她说：“搬吧。”

这只电视机是我买了送给爸爸的，现在搬来给弟弟看，我当然同意，更何况平平今天又是开金口叫人，我心情也好了一点。我将自行车转回去，帮助平平将电视机搬进汽车，然后平平先乘汽车开走了，我骑自行车后面跟去。

当晚我就买回一箱双层的蜜蜂，相当于二箱蜜蜂。我心想这下可以对付好一阵子了。这一次，搬弄蜜蜂，我自己给蜜蜂蜇得够呛。想想弟弟真是很苦，他平时常常忍着这种剧痛，嘴里发出几声“喔……喔……”但从来不大声地叫喊。搬定当后，我将蜜蜂捉了，当即就赶去给卫生院的弟弟继续作蜂疗。

弟弟住下来后的第二天，卫生院按常规给他抽血化验。

当天上午9时左右，我接到卫生院床位医生打来的电话，她说：“不能继续给你弟弟蜂疗了，他的白血球很高。”医生不知道我的手机号，估计是平平给她的，并让她打的。我刚放下手机，手机又响了，是我爸爸打来的，爸爸说：“你不能再给你

弟弟蜂疗了，平平打来手机说都是你弄坏你弟弟，你要弄死你弟弟。如果你弟弟死了，一切责任都得你负。我知道你是好意，你是吃力不讨好，她本来就想把责任推给你，现在她认为抓住了把柄。你知道她的，你弄不过她！”我想起前几天平平 and 勤勤狠巴巴地对我说：“你用蜂疗把他治坏了，你别想推卸责任。”勤勤还狠狠地添了一句：“哼，到时你也别想活！”

我打电话给医生，问我弟弟白血球多少。她说18000。我又问：“肝功能怎么样？”她说：“没有出来，要下午。”

我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的李医生，没想到李医生的解释让我惊奇，他说：“这是蜂疗的正常反应，你们千万不能停。对你弟弟来说，现在是关键，错过了这个机会，就没有救了。我那时的白血球要23000，医生看得吓煞，说是要昏厥的，劝我住院，但我本身一点反应也没有。我分析，这是我身体内的白血球与坏细胞正在激烈搏弈，所以白血球升得这么高，这是一个好现象，所以你们放心，保证没问题！”李医生说得如此肯定，而这里的医生说得如此吓人，倒让我十分作难。我唯一的希望是看到肝功能，我马上赶到卫生院，幻想着第一时间看到化验单。在化验室，化验人员回答我，一定要等下午。我知道此时如果我遇到平平他们，一定会被她们骂得狗血喷头，所以我没有走上楼去看弟弟。这天上午我也没有送水果汁，而是离开了。

下午我直接赶到化验室，化验室回答我，已经送上去，我问验出来怎么样。化验人员说：“指数很高。”我心中一凉，难道蜂疗真的毫无效果。我想看个究竟，到底高多少，所以忐忑不安走上楼。在楼上，我遇到了最不想见到的平平和平平爸爸，但出乎意料，他们除了对我一个白眼外，并没有对我正面冷嘲热讽。也许正所谓在她“自己的卫生院”，又有其他医务人员在场，所以对我也网开一面，算是我的幸运。

医生看到我，对我说，已经向平平建议，让我弟弟到市医

院去进一步检查，怀疑胃出血。平平是家属，也就是对我讲不讲也无所谓。

趁此机会，我向医生要求看弟弟的化验单。我基本上将弟弟以前的化验单背熟了，所以一看，除了白血球继续攀升外，原本不正常的肝功能数据和不正常的其它数据都向正常方面有所靠拢。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由得惊喜万分，这是进针满80针后的第10天。

看到有所好转，我心倒定下来了，但我不敢声张。趁平平和平平爸爸不在弟弟病房内，我走到弟弟身边，对弟弟说：“我看了你的化验单，原本高的有所下降，数据有好转。”我将背出来的化验单上的数据变化说了，就是白血球是升高了，李医生的话我也给弟弟说了。此时我突然看到了弟弟久违的笑，而且是笑得真灿烂。弟弟说：“我感觉肚中硬块小了嘛，很明显。我和李医生一样白血球高，但人没反应，因为腹泻，人没有力气罢了。”弟弟是看到了生命的希望，还有什么比此更宝贵的笑！我当然也激动。

其实病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信心，看不到希望。

弟弟要求我将先前的化验单复印了拿给床位医生。因为先前的化验单都不是这家卫生院做的，所以他们不清楚。我不断找医生叙述，这些数据比原来的要好得多，并且出示给他们看，但是医生连看都不看：“不管怎么，白血球这么高就是内脏出血的表示。”我把李医生的话说了，医生自信道：“不可能！那位李医生肯定是年纪大了，所以白血球过高，他反应迟钝。”

医生那里他们有一套理论，我在他们眼里，是个外行，自然无法向他们解释！

弟弟沉浸在兴奋中，他看到我说：“李医生真是神了，我就是觉得肚子里好多了，硬块软了，真的软了，软了，不信，你摸摸看。”

面对弟弟，我只能增强他的信心。

平平那里没法沟通，在病房里，她见到我就骂骂咧咧：“闯出这么个祸来，要人家帮你擦屁股，真不要脸。不要脸的人，做出这种事来，还有脸面对？”她一连对我说了好多个“不要脸”。

我不甘心，我再次将李医生说的情况和李医生的话对医生说，但医生就是坚持她的观点，而且打断我说：“我是医务人员，知道白血球过高意味着就是内脏出血。平平已经同意去市医院检查，还是去检查吧！”不容置否。既然平平已经同意了，我还能说什么？我问：“怎么检查？”医生说：“可能做胃镜，我们这里没有。”一听说还要做胃镜，我的头皮立即发麻，对弟弟这样的病人，这种伤害是不能再有了。

弟弟开始不肯去，平平又不间断地责怪我，骂我。面对平平，弟弟对我说：“弄个明白，就去检查吧！”

平平一直说我反对弟弟化疗，这次说我要弄死弟弟，而且说我弟弟的现状都是我瞎弄所致。

我背地里只得再求助李医生怎么办，李医生说：“你把手机给你弟媳，让我来向她解释。”

我犹豫了，平平是不是肯接？李医生又说：“不用再检查，凭我的经验，肯定没事，这是正常的表现。但如果他们一定要送，我也没有办法，顶多是个瞎折腾。”他又说，“我还是这句话，你们千万不能停蜂疗，对你弟弟来说，能取得这样的疗效，指数降得这么好，很少的。每个癌症病人的个体情况都不同，不是每个人都有如此疗效的，这说明他很敏感。我可以断言，他通过半年或许一年的坚持，完全有可能康复。现在是抢时间，如果白血球过高，顶多吃一点消炎药，事实上不吃也可以的。你们千万千万要争取坚持啊！”一般人哪肯像李医生这样说话啊，我知道李医生也是从我弟弟化验的结果上看到了希望。

那天是8月25日，也是蜂疗10天后，我没有其它办法，

几天后我将弟弟的所有化验单资料罗列出来，送给卫生院的医生看，希望引起卫生院的医生足够的重视。

一、肝功能不正常主要项目蜂疗前后的对照效果（相同计量单位略去）：

	6月 15日	7月 11日	7月 28日	8月 7日	8月25日 (蜂疗10 天后)	8月29日 蜂疗停3 天后	正常值 参考范 围
Y-谷氨酰 转氨酶	673	1246	1225	1440	765	1066	0~54
谷草转氨酶	43	64	68	68	62	55	3~40
碱性磷酸酶	229	438	528	608	349	538	20~120
乳酸脱氢酶	536	568	588	598	364	429	109~245
总胆固醇	6.47	6.72	5.62	6.33	2.88	5.18	2.8~5.7
低密脂蛋白 胆固醇	5.11	4.78	3.67	4.13	1.54	3.27	2.07~3.1
超敏C反应 蛋白	2512	3103.3	2616	2835	此项没有 做	780	0.0~400

将近一个半月的居高不下的Y-谷氨酰转氨酶，经过10天蜂疗后（蜂量从15日试针到25日停针，蜂量达到每天80针，其实只有6天），肝功能大大好转。应该指出，此时弟弟的谷丙转氨酶等其它数据还一直处在正常值范围内。

二、其它不正常项目蜂疗前后对照效果：

6月24日 癌胚抗原 49.5

8月7日 癌胚抗原 152.96

8月29日蜂疗后癌胚抗原：105.7（还有甲胎蛋白AFP11.63，比原来12.33略降一些，糖链抗原199比62.82要

高一些)

6月25日腹水(一)

8月29日蜂疗后腹水消失

7月11日大便：隐血+++

8月28日蜜疗后大便隐血++

白细胞一向偏高，6月23日白细胞9.2

7月4日白细胞10.5

蜂疗后8月25日18.9

停了二天后升到21

我将这些资料以及收集到的蜂疗成功事例，装订在一起，放在弟弟那里的，弟弟首先想到的是藏起来。我说：“不用藏，我还有，我实际上是故意让他们看的，希望他们引起重视。”这是弟弟最后一搏不作最后一搏，弟弟和我都不甘心。虽然这最后一搏，能不能取得平平他们的认可，很悬，但也是绝望人最后的稻草了。我还特地把李医生的电话和手机打印在资料上，如果他们有什么疑问，我希望他们拨通李医生的电话，一问，就明白了！

我一直坚信，病魔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扼杀希望，有了希望就有了精神依托，有了战胜病魔的勇气和力量，即使最后还是被病魔取胜了，但他也是一位勇敢者，他至少作了顽强的斗争；失去了希望，犹如花草失去了雨露，整个精神就垮了，那么无疑必败。

先前平平不是一直标榜她是为我弟弟着想，而且她肯定地说：“这个人软弱得很，知道了真相，一定早就垮了，不吃不喝，还能治病？”现实证明她完全不理解我弟弟，我弟弟性格看似温和，实际外柔内刚。我弟弟不仅勇敢地接受了现实，而且还想战胜病魔。

如果真的为我弟弟着想，我弟弟今天这样积极地治疗，她应该高兴才对；可是谈不上高兴，不刁难阻拦已算万幸，结果连这些都是奢望。

我又把这些资料放在表舅妈处，打电话想让医生看看。但是表舅妈处的资料，始终没有人去动手拿来看。只有放在弟弟身边的资料，平平他们拿了去，又作为攻击我的话：“有的人，利用他的求生欲，趁机推行伪科学，这种人就是巫婆和巫师。”我苦笑，我去推行“伪科学”？我做巫婆？我难道要靠它挣钱？况且这些所谓的“伪科学”“巫婆”术，竟然都能在我自家收藏的中国药典书上查到，只是古代还没有认识癌症这种病，也没有治癌一说罢了。

我还特地从网上下载了一则信息，大意是：据英国《每日邮报》2009年8月11日报道，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公布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他们利用纳米技术研制出一种“纳米蜜蜂”，让其身背装有“蜂毒”的小包裹钻入癌细胞，将它们一个个消灭掉。目前，“纳米蜜蜂”已经成功地将实验室小白鼠体内的癌细胞消灭殆尽，科学家希望在进行更多的研究之后，能够早日将这一技术应用到人类身上，造福癌症患者。“纳米蜜”主要成份是蜂毒肽，这是非常好的杀癌良药，在“纳米蜜蜂”的帮助下，蜂毒肽可一路绕过健康的人体器官，直达患处。“纳米蜜蜂”找到癌细胞后并不会急着释放蜂毒肽，它先是一头钻进癌细胞内，包裹里携带的全氟化碳会降低癌细胞的活性，紧接着蜂毒肽被放出，癌细胞立即死亡，一切都很迅速，还能保证它在到达患处前不因与身体器官发生摩擦而破损。在实验中，患有乳腺癌的小白鼠体内的癌细胞减少了45%，而患有皮肤癌的小白鼠体内的癌细胞则锐减了75%之多。科学家表示，他们相信“纳米蜜蜂”在对抗前列腺癌和肠癌细胞时也能发挥出色的杀癌功效。“纳米蜜蜂”另一个让人惊喜的地方在于，



研究表明这种治疗方法没有任何副作用，实验鼠并没有出现掉毛或者恶心的症状。华盛顿大学的施莱辛格博士表示：“蜂毒肽是一件强有力的杀癌武器。我们发现，它的针对性打击能力很强，任何与它接触的细胞都会被消灭。众所周之，癌细胞会根据药物而产生抵抗力，但是它们很难根据蜂毒肽的作用机理来发展出针对蜂毒肽的抵抗力，这对癌细胞来说很难。”不仅如此，蜂毒肽还是一种能够大批量生产的廉价产品。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表示，在“纳米蜜蜂”的帮助下，他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项先进的技术就能够应用于人体，在没有巨大痛苦的情况下使全世界的癌症患者重新找回健康快乐的生活。

这个消息真是令人振奋。当我把这则消息告诉李医生时，他也兴奋，他又对我说：“蜂疗虽然不能对所有的癌症病人有奇效，但对你弟弟这样敏感的人，肯定有效果，坚持下去，必有奇迹。”弟弟也真是铁了心想蜂疗，他要我协助。

我也想：目前我们别无它法，唯一的只能试试此法，虽然不能断言最终结果，但有办法总比没办法强。

但是一个比病魔更可怕的阴影魔头，时刻跟随着弟弟和我，让我们万分憎恨但又无法逾越和战胜！

平平爸爸拿着我留在弟弟床前的资料找到我爸爸家里，对我爸爸说：“医生也讥笑，真是不懂医学，搞什么乱七八糟的资料。”完了，他好像“语重心长”地说：“叫玲玲不要再弄什么蜂疗了，没有用的。”我不知道他们指哪位医生讥笑我。我确实不懂医学，但我知道可以学习，我平时就有这方面的喜好，家中藏有很多药典书籍，为了弟弟，我翻出来学习一下，并且从网上搜集一些。如果我弄得不正确，也不值得讥笑。如果不是医生讥笑我，而是有些人假借医生的名义来讥笑我，那才是别有用心，另当别论！

弟弟此时只得停止蜂疗，弟弟心存希望，只想停一两天，

所以他一再要求我伴随在他身边。好在市医院并没有让弟弟再做胃镜检查，通过其它检查，真如李医生预言，瞎折腾，并非胃部出血。

因为弟弟一直拉肚子，营养不良，市医院决定给我弟弟输了血。在市医院住了一夜，弟弟一整夜没有合眼，整个心思就想着要蜂疗。第二天弟弟强打精神对我说：“李医生真是神医，我以后就听他的，看来蜂疗确实是好。以后我治好了，我还要将这个方式告诉别人，帮助别的癌症病人治疗。”弟弟的话让我苦笑，我不知他能不能挽救自己，还想救治别人！

我和弟弟第二个人的时候，弟弟问我蜜蜂买回来了没有。我说：“买回来了，而且买了双箱的。”弟弟说：“那好，我马上要回卫生院，你一定要继续给我做蜂疗，再也不能停了。”弟弟表现得急不可待。面对平平他们，我心有余悸，但不想对弟弟说，怕加重他的思想负担。弟弟输了一天的血，不肯再留在医院，当天就吵着要回卫生院，并且一定要我相随。因为要等他血输完后再走，在血即将输完时，弟弟就急切地对我说：“姐姐，你先骑自行车回卫生院，帮助我到那边准备一下，帮我放出要吃的药，我随后乘汽车回，因为还有好多事要做。”我明白弟弟话中有话，“好多事”就是指蜂疗。我不知道到了卫生院，一个要蜂疗，一个不让，该怎么个下场，真让我左右为难，举步为艰。

我骑自行车就先回卫生院。勤勤一人坐在弟弟的病床前看电视，她见了我，白了我一眼，冷漠不理。弟弟卫生院房间没有退，所有的药品都原封没动。我将自行车上顺便带来的东西放好，熟练地将弟弟要吃的药拿出来。

勤勤突然冲着我喊道：“你要干什么？不要你弄！”我没理她。

她变得歇斯底里地对我嚷：“滚，不要你来！不许你弄！”

我说：“是你爸爸叫我弄的。”

“不要你弄，你算什么？”勤勤一天到晚经受这种仇恨教育，平常对我挖苦讽刺，我都忍着，今天我只解释了一句，这孩子突然怒瞪血红的双眼：“滚，不要你弄。”一边说，一边就冲上前，对我拳打脚踢。

我没有防备，想像不到如此情况下也会挨揍。我躲着她，嘴里道：“怎么动手打人？”就在这时，平平、弟弟、保姆同时突然出现在病房门口。平平一见，丢下手中的东西，不问个清楚，马上冲上前，母女俩合伙打我，一个打我头，一个打我背，还踢我的腿，我只能抱紧着头。

坐在轮椅上的弟弟一见，撑起虚弱的身体上前来，用尽力气大喊一声：“住手，怎么这样！”我趁此机会，冲出病房。平平还冲上前追打我，嘴里粗话不断，简直疯狂到极顶。我也回了一句“神经病”。

此时平平在走廊里贼喊贼：“大人打小人，不要面孔，还骂我们‘神经病’。”

我逃过医生办公室和护士室，边逃边拿出手机，拨打110报警。此时病房前看热闹人多了，大伙一下子愣了，然后小声地说：“怎么好打人？”

110马上就到了，平平还在追打我，被110强行拉开，然后她就将一杯子菊花茶开水往我头上泼来。我感到一阵痛，从头到脚都是菊花和开水。我曾买了好多胎菊送给弟弟泡茶吃，这是我听了上海那位患肝癌的张老师提供给我的经验，她说菊花茶清凉解毒，也许这杯胎菊茶的胎菊就是我买的！此时我再次遭到恩将仇报的回报。

等她骂骂咧咧地走开，110警察说：“这女人，怎么如此强行霸道，见我们来了还要打人？”此时我听到平平大声地在弟弟病房内对警察和看热闹人倒打一耙：“她先打人，还骂我们神经病，这种人还算是公务员？欺欺我们老百姓。”接着不着边际

地无中生有地重复说：“这种腐败的党员，还算机关公务员，贪污腐化，整天就知道欺压我们百姓。”从她的骂声中，我旁边的警察似乎判断出我的身份，对我说：“你是机关的？你所以弄不过这种人了，你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我笑笑，我已经好几次听到不同身份的人对我说这种话了。我心想：即使是兵，也不能动不动就打人。可想而知，她们在家里动不动就会实施暴力。我弟弟爱面子，独自承受，她们习惯了，对我情绪一激动，也会出手打人。

因为有110警察在，所以我也不怕了，向弟弟病房再次靠近。此时我听到弟弟对她母女俩进行反驳，但听得她们母女俩指着我弟弟厉声的说：“你还听她的，你以为你还能活多久？你活不长了，还被她迷惑。”

她们竟然又施展毒舌头的功能，赤裸裸地面对我弟弟！是亲人？还是敌人？

所有在门外看热闹的人都悄悄地对我说：“这种人灭绝人性，怎么可以说这种话，还算是妻子、女儿？！”

一时这对母女这句话，很快被围观者重复了又重复，传播开来……

接下来，平平又向我进攻。她向警察控诉我虐待弟弟的罪状，把弟弟身上擦起来给他们看，并且对警察说：“滚，滚，滚，叫她永远不要再来。”有一位警察听信了平平的话，问我：“为什么要把你弟弟身上弄成这样？”我说这是给他进行蜂疗，并把李医生的名片给他看，向他作了介绍。他也理解了，但是目前的处境他表示也为难，所以劝我走，并说：“别做吃力不讨好的事，你今天叫我们来，我们也没法把打人的她们带走，他们是夫妻，是父女，而且有病人，总不能带走她们，留下病人。”我并没有一定要警察带走她们的意思，只要平息了此事就行，否则两个失去理智的人还要继续追打我。

我心中放不下弟弟，但是警察催我走，平平 and 勤勤不让我进，看来，我只得走。我的近视眼镜被勤勤夺去并扔了，警察一块帮我楼上楼下找，再也找不到。

我回到爸爸身边，爸爸听了，黯然无语。

表舅回来了，表舅从表舅妈那里来，他在卫生院里已经听说这件事，而且听到平平他们在外面说，从老房子里住到卫生院，又是他们的天下了。这原本平平他们就看作是在和我们鏖战，而不是为弟弟看病。

爸爸叹了一口气说：“算了，你弟弟健康时就强不过他们，现在他得了这么重的病还强得过他们？”我叹了口气：“我不想强过他们，就算都是他们对，我全错，我只想让我弟弟安逸些，让弟弟称称心心再看看这个世界。”爸爸说：“他们允许吗？……我是老了，不中用了，你还有一大家子。不能因为帮不上忙硬帮忙，而不顾你的身体和家庭啊。”爸爸的话让我震撼，虽然我丈夫不断劝慰我，可是我一心想救弟弟，全然不把自己身体放在心上。这次我被暴打，我的全身抖颤不止，我的身心一直处于又气又急又恨之中。

我原本是个大胖子，多年来减肥无效，弟弟这场病，面对这样的事和人，我的体重减轻了 20.5 公斤，过去所有穿不进的 衣服，都显得宽松了；原本乌黑的头发就在这一二个月内被雪霜所染一般，一下子斑白，真可与伍子胥过昭关相比。这种变化让我的同学和朋友吃惊：“你怎么了？”听了我的叙述，他们很是同情，有的约我出去一起吃饭，想让我散散心。但我谢绝了，我实在没有这种心情。

我知道自己身体肯定不对，除了全身不断地颤抖外，还常常不自觉地抽泣和叹长气。丈夫劝我去医院看看，这段时间平平她们不让我去卫生院看望弟弟，我只得走进市医院作体检，结果我得了甲亢。医生解释：“是强烈的精神刺激引起的。”然

后我就开始服药。

不能再去看弟弟，我在家里常常坐着发呆，我知道弟弟比我更难受。

每天大清早，我知道平平他们不在，就打电话给弟弟，询问他的情况。

弟弟带着哭腔说：“姐姐，怎么办呢，我想蜂疗啊！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救了。”我的心跌到了谷底，但我不甘心，我把弟弟的要求再给卫生院的医生讲。医生说：“事到如今，我们也作不了主。他的家属不允许，我们也没有办法。再说我们是医生，在没有得到科学依据之前，要我们帮助说这种话，很困难。”医生的话也对。

我是坐立不安，我虽然生了这种病，但我知道自己一时半会死不了，但弟弟不行，他真是不能再错过即使是百分之一的希望了。我实在没有办法，每天只能赶往爸爸那里，希望88岁的爸爸能有什么办法。9月底的一天，我看到央视10套《科技之光》栏目也正好播放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科学家公布的“纳米蜜蜂”治癌报道，讲述的内容正好与我网上搜来的一模一样。我就给爸讲了，我购蜜蜂的那家农民家居然也打来电话询问：“你弟弟蜂蜇后情况如何？”因为他订的养蜂杂志上也有介绍，癌症可以进行蜂疗。

爸爸自然听得懂我的意图，他道：“有什么用？最好的办法也救不了你弟弟。你弟弟如果被你救过来，那他们的面子往哪里放？”爸爸这句话是深刻的，平平他们的面子胜过我弟弟的性命！

难道我真的眼睁睁看着弟弟这样走掉？我不甘心啊，只要弟弟还有一口气，我还是想作最后的努力，毕竟弟弟是活生生的人啊，不是随便饲养在身边的狗；就是狗，狗的主人也会尊重动物，何况人呢！现在弟弟人权被夺，他的生命受到威胁，

而他心中又明镜似地清楚，其痛苦和压力可想而知！

那天早晨，我与弟弟通话，弟弟告诉我：“平平说的，现在还没有黄疸，如果出现黄疸，那就快了。”我不知道平平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弟弟说，这世道难道真是残酷到如此？当初她不让将真情告诉我弟弟，她没有信心治疗，说他软弱，怕加重他的思想负担，这我还好理解；现在将这些话赤裸裸地告诉我弟弟，又嫌他太坚强了，怕他思想负担还不重，所以告诉他，又不准他采取自治的办法，这让我怎么理解啊！

所以弟弟急着说：“我想快点蜂疗啊，只有你能够帮助我。”

我也难死了，一边是弟弟在央求我，一边是平平她们不准我走近弟弟，另一面还有爸爸和丈夫的苦劝：“这样凶神恶煞的人把守着，我们没有办法，你千万不能去啊！”

更让我心痛的是，我离开弟弟后的一个星期里，弟弟更是几乎每晚无法入眠，他渴望生存，他觉得已经找到办法了，但是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就是不给他仅存的一点生存希望。一个垂死的病人，他想做的事不能做，而这些事又关系到他生命的存亡，他是多么痛苦！他此前对我说的，他要一个个寻找治疗办法，眼看治疗办法有些灵验，又因为人为的干扰而无法成行，他心中是什么滋味？这种折磨比病痛折磨更令人心烦和不安，这叫他如何安睡？病房里只留一个男保姆，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都回家睡去了。弟弟也许恨死他们了，所以半夜三更打电话给平平，就说他睡不着。没想到第二天，平平爸爸冲到病房里，暴跳如雷地训斥我弟弟：“你自己睡不着，还叫别人也睡不着？你自己要死了，还要叫别人跟你一起去死！”这是人话吗？不久，这些话在卫生院个别医生中传开了。

虚弱的弟弟，自此不敢再惹他们。

话传到我耳朵里，怎么不让我撕心裂肺！弟弟面对这样的人，他的日子真的不多了。我走投无路之际，就每天静坐在爸

爸那里，希望从那里听到弟弟的声音，因为表舅每天要去给弟弟送饭菜。尽管弟弟已经吃不进，他对表舅说不要送了，但爸爸说，送！不在乎这点饭菜钱。这是唯一了解弟弟情况的通道，否则这条通道也堵了，弟弟这个人真的过早地从我们身边消失了。这样表舅每天总是或多或少带回一点弟弟的情况，即使弟弟病床被帘布拉满，看不到，也算是真实场景。

9月13日，我在爸爸家与表舅又在聊弟弟。没想到平平妈妈会来敲门，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她是一个人来的，爸爸和表舅看到她，招呼她坐下来。我正在桌前嗑瓜子，虽然我恨她，但她既然来了，我就把瓜子往她面前推推，也招呼她吃。那时我还不想如平平剥糖那样做绝。她没有吃，但她说自己最近身体一直不好，因为挂念我弟弟，所以心脏不好，挂了几天盐水。天知道，她会这么善心，为我弟弟而得病？我们三人全作听不懂，一句也不接她的话，任她做戏。然后她说：“都是自家人，何必搞得这样僵。”

我接口说：“就是，不必要这样的，有话大家好好讲，即使最大的误会也会消除的。”她说：“是、是。”然后问我，“这几天没有去看你弟弟？”这是明知故问。我说：“是的。”她突然激动起来：“应该去看的。如果你去看，平平有什么话，我扇她两个耳光，不信你可以看……这样吧，你跟我去，看她们能把你怎么样？”我看着她，她好像很诚心样子，于是我接口：“那谢谢了，我跟你去。”我是求之不得。

这样我真的跟她到了卫生院。一路上，她则说你和平平二个都是能干人，谁也不相让，所以会弄得这样僵。我说，我不能干，平平才能干，我什么都不及她。但是我希望平平能在我弟弟最后的日子，称称我弟弟的心，他如果想蜂疗，就让他做吧！我也不是完全迷信于此，就算没有作用，作为对我弟弟的临终安慰，让他实现这个愿望，总可以吧！她说：“听你这么



一说，也对！”我一听仿佛有了希望，就想从她身上突破，为弟弟争取最后的治疗权。然而她似听非听，话锋一转道：“这次你用了好多钱吧，多少？要不要让平平还给你！”我知道她又在套我话，平平如果想还我，用不着搜得我弟弟身边一分钱也没有。当初我去武汉，弟弟向平平要三千元，平平不肯拿出来。现在她无非想探探我到底用去了多少！所以我回答：“以后再说。”我没有说“不要”，也没有说“要”。

我又把话题拉回来，问：“我弟弟要蜂疗，你们为什么不允许呢？”她说：“蜂疗主要考虑他痛，并不一定要反对。”她的理由和平平爸爸嘲笑我巫婆、伪科学、邪教又有所不同。我说：“又不是痛在别人身上，他是病人，需要治疗。”她说：“是的。”我说：“本来嘛，我弟弟的时间不多了，在我弟弟身上有二种可能，一种是奇迹出现；另一种是奇迹不出现。这要靠大家，奇迹也是人创造的。比如北京的李医生……他不就是成功了吗？如果我弟弟创造不了奇迹，能够实现我弟弟临终最后的愿望，我也感激不尽了。”我还向她解释上次化验的结果应该说有好转。我多么想取得她的理解和支持，从而给我弟弟出现一个治疗的转机。

但我觉得她根本不在好好地听我讲。她转而插话说：“你爸爸将买菜的权也交给你表舅，他们这样的人很可能在菜金里面扣钱的。”我啼笑皆非，事到如今，她关心这事！

到了卫生院，在楼下，遇到了平平，平平也发觉了我，平平妈妈老远招呼平平走到另一边去。我不便跟去，但知道她们会说什么，肯定平平妈妈会向平平解释我的到来是她叫来的，让平平别发火之类的。我自顾走到电梯边，平平和平平妈妈立即赶了过来。于是三人默不作声地乘坐电梯一起走进弟弟的病房。

此时我看到弟弟，一周不见，弟弟瘦得更可怕，真是骨瘦如柴，眼窝深陷，形象枯槁。我叫了一声“弟弟”。

弟弟看到我，竟然激动地失控，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你们还有我没我啊？我这人活得真是失败啊！……我一点也作不了主，想干什么都不能干成……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为什么有办法也不让我用……为什么情愿眼睁睁看我死，又不肯拿出方案给我治……你们不让我活，就拿点安眠药让我快点死吧……”

弟弟太伤心了，他此时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他越哭越伤心，哭得死去活来，不断地抽噎，让我悲痛欲绝、伤心难忍，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还有什么更能撕裂我的心。

平平若无其事地看电视，冷漠啊，冷漠到何种程度！

平平爸爸妈妈或站或坐在我旁边，似听非听。为什么要这样待我弟弟？这是对待一位血肉之躯的亲人？还是敌人？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弟弟哭，而且哭得这样伤心。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在20多年前，平平闹离婚时，我只看到过他被逼得脸色煞白，呕吐不止，但当时他并没有掉泪，今天他掉泪了。也许平平平时打他骂他，他也不会掉泪，但今天他太伤心、太失望，万念俱灰。

这一周，对弟弟打击太大，弟弟借着我的到来，把他压抑的苦闷倾倒出来。此时此刻，我弟弟承受着精神和病痛双重折磨。弟弟哭着哭着，似乎虚脱过去，我真怕他就这样走了。我只能冷静又冷静，给弟弟擦擦泪，握住弟弟虚弱冰凉的手，希望给他温暖和力量。弟弟所说的每句话，我都能理解，我真想让他多说说，但平平他们根本爱听不听！而我弟弟承受不了，所以劝道：“弟弟，不要激动，一切慢慢来。”

其实弟弟是慢不得了，没时间了。

弟弟讲得不错，平平他们不给他拿治疗方案，却又不准他尝试蜂疗的自救权利，硬叫他坐以待毙。虽然我不知道蜂疗是不是一定能救治我弟弟，但我明白，不试是没有机会的！试一试，

也许就真的有机会！何况这是弟弟最迫切地愿望，他信这一套！

这世界上并不是没有奇迹，弟弟亲眼看见的那位施老师，还有来到弟弟病床前来探望我弟弟的本市抗癌明星和本市癌症俱乐部李会长，本市抗癌明星应先生，上海两位经常通电话的张老师，北京的李医生，他们都是癌症患者，医生断言他们最多活一至四个月，但他们都活过来了，而且都超过10年，你能说这些都不是现实吗？你能说这些都不科学吗？

他们这样对待我弟弟，扼杀他最后的生存希望，这才叫惨无人道、天理难容！

我此时还天真地想，既然平平妈妈主动找上门来，这是一种示好的表现。弟弟又哭了一场，他们再无所谓，也应该知道我弟弟的心意。我何不利用这机会，再为弟弟争取一下治疗的权利呢。而且我已经对平平妈妈以及卫生院的有关医生说了，我弟弟想蜂疗，这也就是满足弟弟最后一点愿望，作为人道主义的临终关怀，总不过份吧！

事不宜迟，我决定第二天心平气和地找平平谈谈，对她表示友好，让她不要这样为难我弟弟，算我对她的一次请求吧。

想到这里，我的身体又激烈地颤抖，我知道我的病没有好，我如果不好好控制情绪，我也可能随弟弟一起去。

这一晚，我不敢向丈夫说，我怕他阻拦我，但丈夫看到我睡不着，他还是知道我有心事。我把自己的想法给丈夫说了，丈夫只是再三关照我：“想到你弟弟，我不拦你，但你要好好地说，千万别惹怒平平。”我说：“我不敢，我向她下跪也可以，我现在只求她称一下我弟弟的心愿。”

第二天，那天是9月14日，星期一，我将我近来收集整理的治疗经验蜂疗宣传以及治疗效果，印好送过去。我仍旧5点左右就到医院，因为早，弟弟用餐后，我把资料给弟弟，弟弟略微一看后还给我说：“你不用说，我知道，我已经对医生也讲，

蜂疗后，真的肚皮里的硬块软多了，明显好转。你马上藏起来，你快走，不然让他们再看到，又要噜唆。”我没有走，弟弟再催促我：“你快点走，她可能就要来了。”我说：“我不走，我今天想好好同她谈谈。既然蜂疗有一定希望，我们不能放弃，不管多难，我还想努力向她争取一下。”

弟弟说：“我不想住院了，即使身体吃不消，我也不住了，我要回家。”

等一会儿，弟弟说：“姐姐，我还能不能回家啊？我后悔死了，为什么要听平平的话，到卫生院来，我自己一点主也作不了。他们又不懂，硬掀牛头吃草，每天给我吊水，好人也得吊死。我真的吃不消，我想回去蜂疗！死也要死在家里！”

我说：“你不要乱说，你等等再说，你太虚弱，不挂盐水不行啊！”其实我心中还幻想着平平肯让一步。正说着呢，平平来了，没等我开口，弟弟抢先开口道：“平平，我还想蜂疗。”平平本来铁板的脸更难看了，她白了我一眼，没有发作。我全身不由自主地又抖起来了，我尽量柔和地放缓口气：“平平，你能不能让他再试试？”不想这下子终于触发了地雷，一下子爆炸了，平平手指直戳到我的脸上：“不要脸的东西！你以为你是谁？是名医？医院都要关门了，我坚决不相信你这种伪科学。告诉你，你休想让我同意！”转而她又说，“要蜂疗也可以，你把他领走，写张条子给我，保证看好，我就不管了。到时出了问题我找你！”这句话，平平已经好多次这样对我说了，明显的蛮理。

我考虑再三，觉得我还是为弟弟傻一回，尽管这条路走起来很崎岖，但弟弟却能舒心了。考虑弟弟，我别无选择，所以我接下她的话：“好的，我领走。我马上写纸条给你。”我摸摸身边，没带纸笔。

平平没有想到我竟然会答应，她倒愣住了。她以为我不敢

承担这种风险！没想到我这次真的下定决心。

我决意要领着苦难无助的弟弟离开，所以说：“你等着，我会写给你的。”

不过稍一停，平平又进攻了：“真不要脸，一个巫婆、伪科学家，推行邪教，还想得到我的同意，放屁！”平平一手叉腰，一手也像对我爸爸一样，直指我的鼻尖。我不再理她，一转身离开。

平平已经明确地告诉我，我弟弟即使在卫生院无法救助，在他们面前也不能再蜂疗，只能让他硬是等死，他死定了。要救弟弟，我宁死一搏！

当然我也清楚，平平叫我写的保证书，没有任何法律效果！庄严的法律怎么能承认这种保证！平平一向自认为聪明，其实聪明和愚昧也是一步之遥啊！

回到家，我简单地写了保证书，二行字：“我领弟弟做蜂疗，并保证他身体健康！”写完我心酸地苦笑，医生即使做最得心应手的手术，也不肯写这种保证书，还得病人家属签字。我现在面临着一种霸道逻辑，我有何办法？我将“保证书”放在包内，准备马上去给平平。

我吃好早饭，将弟弟的水果汁弄好后，就去卫生院了。

但是平平不在，勤勤在。

下午也只有勤勤在，平平仍不在。

保证书没法送出。

## 第六章

### 病房当作牢房守 秽语不减恶语掷

14日傍晚，我正在家吃饭，弟弟突然打电话给我，他在电话那头急促地说：“我要离婚，快帮我找个律师，帮帮我。”然后弟弟就把手机挂了。这是弟弟重病期间第三次提出离婚了。

我一急，丢了饭碗就出门，我拿着手机，我不想当着儿子、丈夫、婆婆的面多说什么。丈夫一把拉住我：“干什么去？”我说：“我得出去，弟弟说要离婚。”丈夫对我叮嘱一句：“不管你说什么，千万得劝你弟弟不要离婚，现在不是时候。”我答应：“知道。”往门外跑。我本想到卫生院去看看，弟弟究竟又遇到什么了，半道上一想，弟弟那边即使没有其他人，但有保姆在，说话不方便。所以我还是拨了手机，因为手机里只有我和弟弟互相通话，没人干扰。

我拨通手机问：“和平平闹了？”

弟弟说：“不是。”

“为什么想着要离婚？现在不是离婚的时候啊！”

弟弟烦躁地说：“叫你办，你就去帮我办，为什么这点也办不成，你叫我等死啊！”然后弟弟生气地将手机关了。印象中

这是弟弟唯一一次与我生气，要知道这个平时很温和的弟弟突然这样，一定是他心里极不好受，特别是今天早晨平平强硬的态度，对我弟弟刺激太大了。昨天弟弟已经把要说的话都说了，今天平平还要这样对他，让他太绝望了。

我不安了，赶紧又拨通他手机，追问道：“为什么？你告诉我，只要我办到，一定帮你。”

弟弟不说话，又关了手机。

我又拨通问道：“你告诉我，要怎样？”

弟弟说：“我要看病！”

我问：“缺钱？我有啊。”

弟弟又不耐烦了，他表现得很烦躁：“不是，我要蜂疗。我知道，他们根本不管我死活，而且没法跟他们沟通，难听点，他们巴不得我快死呢，我痛苦死了！”说着弟弟一下子关了手机。

从弟弟嘴里，我知道平平他们都不在，于是我找了个地方，继续拨通弟弟的手机对他说：“你可以对医生说啊！”

弟弟说：“啊哟，你怎么还说这种的话？如果平平不肯，哪位医生肯出这个头？再说蜂疗什么的，毕竟没有推向市场，他们又要说不科学，你与他们论理还来不及，还能有精力和时间作蜂疗？我没时间了。我不离婚，很清楚不能蜂疗，就是死路一条，我等不得了。病情发展得很快，我肚中的肿块又硬了，我知道的。”说着弟弟又恼怒地关了手机。

我再次拨通弟弟的手机，告诉他：“现在不是离婚的时候，你如果想干什么，我再与卫生院院长商量一下，让她出面帮助你。”弟弟明确回答我：“不要，也没用。”弟弟将手机再次关了。弟弟可从来不会这样对我的啊！我再拨，他竟然不接。我急了，他太反常了，我十分不安。想来想去，我还是拨通卫生院院长的手机，我求助她，希望她帮助劝导我弟弟放弃离婚的念头。院长对我说，她现在在外面，不上夜班，明天她过去看看我弟弟。

这下我算放心了。

我再次拨通弟弟的手机，这次弟弟接了。我谈了我的看法，并且对他说：“现在不是离婚的时候，你千万要忍耐，你既然已经忍耐到现在，你就再忍耐下去了。”弟弟说：“那我没有以后了，你们等着收尸吧。”弟弟愠怒道，“我叫你到律师处问问，你连这点事也做不成！你跟律师说，我一样家产也不要，房子、钱物，全留给她们，我出走个人，总可以吧？他们为什么这样强硬地不肯放过我？一定要看着我眼睁睁地死去才舒服……”弟弟讲着讲着，突然将手机关了，我再也拨不通。

我想到卫生院去，但我想想我去没用，得与丈夫商量一下如何劝导我弟弟，所以我往家走。大约过了一刻钟左右，我回到家中，刚进家门，我的手机再次响起，我一看是弟弟的手机号，但手机那头不是弟弟声音，而是平平：“怎么样？我们都听到了，你出的好主意，让我们离婚，财产都归你！你真狠心，看中我们的家产。你们两个人刚才的话，全让我们听到了，赖不掉！”我这才弄明白，原来刚才弟弟的手机突然断了，是因为勤勤、平平、平平爸爸正好走进弟弟病房里，听到弟弟正在打电话给我，就冲上去，将弟弟的手机夺了。平平拿了手机，就直接打电话给我丈夫，说我出坏主意，让我弟弟离婚，然后要夺他们的家产。接着平平和平平爸爸就找到我爸爸家里，向我爸爸示威，威逼我爸爸，要他打电话叫我过去，说说清楚。我与他们讲得清楚吗？我将手机关了。

丈夫也一脸严肃地问我：“你真的叫你弟弟离婚？”我说，我幸亏在半个多小时以前打电话给卫生院院长，她可以作证，我求助她帮我做做弟弟的思想工作，让弟弟别离婚！如果不是这个电话，现在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那日正是9月14日，电信局可以查询手机拨打的时间。这样丈夫才定心。

平平电话又来了，又对我丈夫大声叫嚷，硬说我拆散他们



夫妻，企图分割他们财产的罪名。丈夫这回理直气壮，反驳平平讲话没根据。平平说：“我手机里听到的。”丈夫问：“手机里的话，你也听得清楚？不要听得只言片语，瞎猜测。”但平平不服，在电话那头暴跳如雷。丈夫将电话搁下。

我及时再给卫生院院长打电话，将我的处境向她讲了，并对她说：“平平要叫我去我爸爸那里，她和她爸爸都在那里。”卫生院院长说：“不要过去，过去干什么？难道去吵架？”

家里电话又响起，平平再次拨打过来，一定要叫我过去。我丈夫回答她：“不在！”平平横蛮地在电话那头又是这句话说：“玲玲拆散我们夫妻，弄得我们不和，她想得到我们的家产……”这是平平惯用的手段，无中生有，无事生非，趁机把一切罪责往我身上扣。

我丈夫也火了，在电话里毫不客气地再次表示：“你弄清楚再说话。又不是你亲自接听的手机，怎么可以乱加枉断？”然后电话里传来平平高八度的声音：“我们听清了，一点也没错，就是她在劝他离婚，她早就想得到我们的家产。”电话这头我丈夫同样也是高八度的声音回答：“偷听，更不可信，胡说八道！”结婚至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丈夫这样火气十足大声地说话，他发完了火，将那头还火气十足的平平的电话挂了。说是挂，还不如说是甩了。然后丈夫一声不响，脸色煞白，说是胸闷，静躺床上。

过后丈夫说：“我真是气晕过去了，还有这样横蛮的人。谁想要他们的家产？这是人格污辱，能这么随便说话！我也是看你弟弟可怜，才让你过去，我们既贴钱，又贴精力，她就这样回报我们？”我只有苦笑，其实我弟弟一生病，我丈夫就数次对我说：“不要顾虑我，你尽管去资助他们。”他还数次对我说：“你送点钱过去，他们正需要用钱！”倒是我说道：“为什么要送钱？由我亲自为弟弟花，这样更好。”弟弟家的情况，我还不清楚？

就像弟弟单位里善良的同事所有捐款，有多少能真正用到我弟弟身上？丈夫还是第一次遇到平平这样横蛮之人，我弟弟可是天天与这样的毒舌妇打交道，弟弟血肉之躯不生病，才怪呢！偏偏弟弟现在得的是不能生气的肝癌，平平却还要屡次在他面前气他、咒他。她不是自己一直标榜是医务人员，比我懂得更多，那么她这样吵、这样闹的结果，她不是比我更明白吗！

我真想说，老古话所谓的克星也许真的有，平平不是吗？妈妈遇到她得了忧郁症，过早地得了老年痴呆；我弟弟遇到她得了不治之症；我这次遇到她，也成了甲亢危重病人。这种横蛮人，实在是无法理喻，她一定得要把人气得一个个病倒了，她才舒心。用她自己数次在外说的话：“最好这家人都全死光，先死年轻的，再死年老的。”我想她连我们死的程序也给排定了，这样再夺那点可怜的家产顺当些！

我儿子也在一边说：“这个人太自私了，舅舅已经这样了，她还要怎么样？全然不顾舅舅死活，只顾她自己的情绪。这世上还有这样残酷的人。”我儿子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他以为对于生命垂危的人，所有的亲人应该是全力以赴给予同情和照顾。在此以前，我儿子一直是劝我的，舅妈毕竟是舅妈，不要老是与她过不去。我想儿子还不懂，也不与他多说了。现在从我弟弟的身上，他是深深地感受到人性的残忍一面，已经几次对我说：“舅妈怎么会是这样的人？舅舅生这种病，她老是打来电话找你，还对我说你什么什么不好，我听到她老是只顾自己情绪发泄，而不把心思放在舅舅的身上。这世界上怎会有这样残酷的人！”是啊，平平他们所有的精力就是发挥对我们的宣战上，除在外面四处游说外，主要战场就是弟弟病床前，副战场是我爸爸这位老人。他们唯恐弟弟和爸爸不生气，不气死，拼命地吵啊、闹啊，不停不歇，整个治疗过程，几乎没有几天没有“火药味”！战场硝烟很浓！

我爸爸又来电话，说平平不肯走，说他们父女俩要在我爸爸家里坐等天亮，一定要等我过去说清楚。我说：“让他们等吧，我是不会来的，顶多你和舅舅轮换睡觉，看他们会把你怎么样。”我再次将手机关了。我知道此时我别无选择，如果当断不断，平平是什么都会做出来的。我想起她前几天还威胁过我：“不信你试试看，我要去你父亲处闹，闹得他不安宁，闹得他也生病……”这是她的王牌，也只有这种耍赖的人做得出。

大约9点半后，表舅打给我电话，平平他们走了。平平在家里，比我预想的更嚣张！指手划脚，拍台拍凳，再次将手指头指向我爸爸鼻尖：“我恨不得拿炸弹炸死你女儿一家，一炸三，不信试试看！”吵了一会儿，面对我沉默不语的爸爸和表舅，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回去。

第二天，爸爸心有余悸地告诉我，让我留心点。因为这种人不是善良之辈。我说：“不怕，我死了，她也不能活！”我们也不知何时引狼入室，从此幸福在我们身边若即若离，我们想抓住它，但它就是不肯驻足，使得我们不安宁。爸爸也多次说：“一粒鼠屎坏锅粥，否则我们这一家真是幸福美满的！”

平平和平平爸爸当晚回去，就想到去请教律师。他们得到律师高人的指点，突然“懂法”起来。一直以来在她眼里懦弱无用的我弟弟，原来还会威胁到她们一半家产。因为律师说，我弟弟在临终前，只要留个纸条给我，纸条上如果写上分割他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一部分归我，那是有效的，而且也是合理的。弟弟生病期间，我确实花费了很多钱，所以弟弟的“纸条”受法律保护。平平还差点将我弟弟交给我，并且她也从律师那里知道，我即使给她保证书，那保证书没有法律效果。平平唏嘘不已：“幸亏啊，不然白白地把他送到她那里！”是啊，她的霸道逻辑在法律面前也会撞车。

这一咨询，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如梦初醒，原本他们闹腾

是冲着我爸爸妈妈的可怜的一点家产，在他们眼里，我们个个都软弱无能，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没想到，他们的目的没达到，自己的万贯家产却受到了威胁，这叫他们如何接受得了？平平妈妈也许悔得肠子发了青，早知道如此，昨天，也就是9月13日，割了她的脑袋也不会主动引领我去看我的弟弟。我这一去，又不好再回绝我，这样给他们保卫万贯家产添尽了百般的麻烦。

从此他们得日夜守候着我，防范着我。我和我弟弟成了他们万贯家产的争夺对手，真正的敌人。

9月15日，我仍旧5点钟去卫生院，给弟弟送早点，还是鸭蛋和南瓜。我到卫生院，天还没有放亮，此时在楼下锻炼身体服侍我妈妈的表舅妈走过来对我说：“注意，平平爸爸早就来了。”我心头一紧，昨晚还带了女儿在我爸爸处闹事，今天一大早就来找我了。但是我人已经来了，就硬着头皮上去。我想，只要我一声不吭，看他拿我怎么办。我一到楼上，平平爸爸还有那个保姆就围拢过来。我想他们总不能吃了我，就自顾不理他们，还好，他们一言不发，当天只是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自那天起，弟弟再也没有用手机给我讲一句话，弟弟的手机9月14日晚收缴了！他真正成了笼中之鸟，与外界切断一切联系。

我包中那张已经写好的“保证书”，没法再拿出来，面对严控，自然失效。此时已非彼时，昨天和今天，弟弟好比是一个死刑的外逃犯，被捉拿收监。

从此他们唯恐我与弟弟单独相处，所以平平爸爸妈妈再也不说自己“精力不够”、“身体不好”了。特别是平平爸爸，连血压也不“高”了，劲头十足，精力充沛，和以前判若两人。平平不上班，也再不提扣事假工资的事，因为事假工资、身体状况与巨额家产比起来都是小巫见大巫。

平平和平平爸爸的工作“职能”纯粹是监视，其它活不需要他们干，因为我弟弟的吃，仍旧是每天表舅送，中间由我送水果汁，弟弟的生活护理由男保姆老王负责。要想监视2个活人，也够他们辛苦的。一大早四五点就到卫生院守住我，一天中不能缺人，还得监听，听我和弟弟谈话内容。如果他们认为抓得住把柄的，就不失时机插进来讥笑和嘲讽，得以证实他们的存在。

如果说此前平平他们所有的一切均是对治疗我弟弟没有信心，恶搞外，此后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一个目的，就是催促我弟弟赶快离开人世。反正医学上已经判处死刑了，现在心理上也判处他死刑，这样家产保卫战就能速战速决，取得全面胜利。

一场病房作牢房的人间悲剧，就此上演！

男保姆老王每月费用，我爸爸答应出一半。弟弟要请保姆的目的，就是想让平平上班，不要她在身边，她越“关心”，弟弟越受不了！平平本来就不想上班，一旦明白她的家产有一半在我弟弟手中，还没有稳当地归入她腰包，她心中不安，她要保卫即将到手的全部家产。不仅如此，此时卫生院组织医务人员外出旅游，平平为了监视我们，放弃了。她还喋喋不休地对我弟弟说：“都是为了你，我只得放弃旅游。”天知道她是为了谁！为了什么！如果她真的出去几天，将我弟弟从人间地狱压抑中解脱几天，那我弟弟也真能喘几口气。

我和弟弟的感情让平平十分地妒忌，她多次对别人说：“这个姐姐好像是娘，他什么都听她的，就不念我一点点好。”

弟弟当场反驳她：“我姐姐就是不错嘛。”我是多次对弟弟私下里说：“千万不要再提起我，免得让平平听到，她会不满，引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是弟弟还时不时地在其他人面前提到我。

还有一点，晚上没有人时，只能依靠保姆来监视我和弟弟了。一两天守候，平平他们或许有精力，但长期守候是吃不消的。

虽然我晚上一般不去，但难保我什么时间会闯入，这样他们就想到了求助保姆老王。

也就是从9月15日起，平平突然对保姆老王格外亲热，开口叫“老伯伯”，而且不停地一声一个“老伯伯”。这在其他人听来也许没什么感觉，但在我听起来格外地肉麻，原来平平不仅会叫人，而是叫得如此“动听”。另外平平爸爸也在监视我的时候，向保姆老王递烟献殷勤。平平他们为了完全笼络老王，平平对老王说，好好干，等病人去世后，她负责介绍老王继续留在卫生院当护工。这样一来，如何不使老王感激涕零。

保姆老王的立场很快转变。原本他对我很同情，他在背后说：“这个姐姐真辛苦，也不简单，每天很早就来了，晚上很晚才走。她给她弟弟弄吃的，虽然吃得不多，但是能吃一点是一点。”自这段时间后，保姆老王对我的评价消失了。

感恩图报的保姆老王兴许真想讨好平平他们，他没有从我身上抓到什么把柄，却在我表舅妈身上闹出了点事。

那天一大早，表舅回乡下去一趟，表舅妈就到我弟弟病床前去拿空饭盒，顺便看看我弟弟，说：“我三天因为感冒，所以没有来看你。”然后又说，“平平和平平爸爸老是对你舅舅话里带刺，你舅舅也是70多岁的人了，是来服侍你爸爸的，不是来听他们话的，不要这样。”

不想表舅妈回到楼上不久，平平爸爸带着平平冲上楼，与表舅妈大吵一顿。父女俩气势汹汹地上楼找表舅妈，理由是听保姆老王说，表舅妈故意欺负我弟弟。这是他们扯大旗作虎皮的惯用伎俩，好像是为我弟弟出气，其实是找个理由来逼走他们视为眼中钉的表舅妈。本来他们认为对付绵羊式的我们一家子，凭他们的能力足足有余，弟弟病成这样，我爸爸年老体衰，我也是文弱书生一个，寡不敌众，都不堪一击，没想到半路上还杀出个“程咬金”，所以要好好地收拾表舅妈和表舅！

我表舅妈是农村出来的，没有文化，但嘴也厉害，她回答道：“欺他的人大有人在，但不是我，而是你们，还当着他的面，说他活不长了！”这真是一针见血，平平和平平爸爸恼羞成怒，原以为表舅妈很好欺负，却不料碰了个硬钉子。平平指头触到表舅妈鼻尖，说她服侍我妈妈服侍得不好。天啊，这个从不叫我妈妈一声的儿媳，什么时候也“关心”起我妈妈来了？我妈妈如果不痴呆，不知道该“乐”成什么样子！平平指着表舅妈说她看中我们家的财产，他们说来说去口中就是离不开家产。所以表舅妈回答他们：“我凭自己劳动，凭良心拿钱。不像有的人只看到钱，而看不到其它。本来嘛，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如果不报，时辰未到。”这一下更激怒了平平和平平爸爸。本来他们是想抓住表舅妈的一点把柄，引起公愤，将她和我表舅一起赶走。他们认为赶走他们，他们对付我和我高龄的爸爸足足有余，没想到表舅妈和表舅这对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还真难对付。此时一向自持吵架高手的父女俩，也会没台阶下。围观的人多起来，又无法对我表舅妈随心所欲地动手动脚，所以平平爸爸只得似哭非哭样对着天，对着地，上拜下拜，完全丧失常态，不顾体面。平平爸爸还装得可怜相道：“我们已经这样了，还要说我们。”不知怎么的，这回才从口头上将我弟弟归入他们的人了。

当表舅妈给我来电话，将事告诉我，并也表示不想做了，要回家！

我就明白平平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对表舅妈说：“别上他们的当，你自顾安心服侍我妈妈，他们作不了我们的主。”我马上打手机给爸爸，对爸爸讲了这一切，然后告诉他，千万不能听从平平他们的话，将表舅妈辞退。爸爸也说：“为什么要听他们的？不辞！”

谢天谢地，爸爸虽然高龄，脑子也是清楚的，我的心也定了。

表舅妈没有走，但她自此一直没敢再去看望我弟弟。虽然相隔一个楼层，却像咫尺千里，她说：“真不是对你弟弟有意见，他够可怜的了，实在是我不想见到平平他们。虽然表面上我没有输给这对父女，但看到他们，我也心惊肉跳。长期与这样的人待在一起，真的要生病。莫怪你妈妈和你弟弟病了，也莫怪其他人不敢走近……”

表舅当天从乡下家里上来，他送饭菜时，以软柴捆硬柴办法，对着平平爸爸道：“不要与我家老太婆计较，她不识字，当初也不知怎么搞的，大队里的人不长眼，还让她当妇女主任……”这使得平平爸爸有气也发不出，同时更感到“狗头军师”和“乡下老太婆”的厉害。也许他们也后悔，当初只看到可欺的我和我爸爸，没有考虑到旁边还俯卧着会抡斧头的“程咬金”。

其他人是可以避开这牢狱之地、是非之地，找借口不来看我弟弟的，但我不行，必须每天面对。因为我看弟弟，是见一天少一天了，我不仅不会找借口不去，而且轻易不会放弃！

其实我每次来卫生院，等到走近，我的两条腿如灌铅般地沉重。这种人间地狱般的日子，真叫人难以忍受！

弟弟住的病房窗口对着路口，我一进卫生院大门，站在窗口守着的平平就能看见我，马上一转身“发布”指令，平平、平平爸爸、保姆老王，各就各位，在我弟弟病床的三角形分布坐着。我一进入，三人目光就死死盯着我，开始严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有时是四人，外加平平妈妈。

我回家对丈夫说，那我就半夜去，累死他们。丈夫说：“不行，如果你半夜去，那么你弟弟的日子更不多了。”丈夫说得不无道理，如果他们一累，也许连医务人员提议的挂水也免了，我弟弟也就真的不行了。所以丈夫说：“我要求你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不要去得太多，而且要按时去。就让他们监视着好了，这正说明我们根本不会侵吞他们的家产，他们没法赖到你身上，我就



可以放心。”

这样除了9月15日这一天我仍去四次外，后来我不得不减为两次了，上午9：00左右，下午2点左右。

不管我去几次，平平他们总是在病房里守候着我。

他们对我严密的监视，让病友们当成笑柄。虽然弟弟是住单独病房，但这些异常举动，让人觉得不可理喻。这让我想到了解放前夕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重庆渣子洞、白公馆，那些地下党员失去人身自由，而现在却是2009年9月15日以后，在我们居住的城镇的卫生院内，还在上演着这幕白色恐怖的闹剧，而且面对的是我弟弟生命的最后时刻。

平平爸爸妈妈多次对别人解释：“怕玲玲做小动作！”“小动作？”自然不会是蜂疗，因为做蜂疗很费时间，而且上午、下午都得做，不可能避开他们的目光。再说此前平平已经让我写保证书，准备把我弟弟推给我，对付蜂疗他们绝不会如此兴师动众，劳神费心，从每天早晨5点至晚上睡觉前，甚至不顾身体。即使蜂疗，也用不着收了弟弟的手机。这绝对是一件涉及到他们切身利益的事，才使他们明目张胆，不顾一切。我不说，旁人都眼睛雪亮。有人对我说：“还能为什么？保卫他们的家产嘛。”是啊，为使万贯家产不至于流失，这才是支撑他们疯狂行为的真正动力和精神支柱。

平平他们不仅收缴了我弟弟的手机，还完全驳夺了弟弟与我自由交谈的权利。我与弟弟见面是在三双以上眼睛严密监视下进行的。每一举动或者每一句话稍有不慎，便会引来暴风雨般的嘲弄讥讽。

弟弟每天总对我不舒服，我知道他期待着什么，但我不敢回答他，只在心中暗暗着急。那天弟弟的脚肿胀得很，脚肿是很不好的信号，但我也没有办法，就是有办法也不能试试啊！上次蜂疗后，不是腹水都少了吗？可现在不行，肚皮在鼓起来，

腿也变“粗”了。弟弟要求我给他按摩一下脚，照理平平他们一天到晚监视我和弟弟，没有其它的事做，完全可以做做这些的。但他们没有这个义务，非我莫属。如果能为弟弟减轻一点痛苦，我十分乐意。我坐在弟弟的脚后，给他按摩了约三刻钟，我捏着捏着，弟弟肿胀的脚，真的被挤掉了好些水分。此时弟弟提出要小便，我也想说一句安慰弟弟的话，就说：“这一下，腿上的肿退了。”然后让保姆老王服侍弟弟小便，我趁这功夫到楼上去看看我住院的痴呆妈妈。

一段时间后，我估计弟弟小便已经解好，想继续给他按摩，所以从楼上下来。不想一进门，平平爸爸叫住我说：“玲玲，你刚才说什么腿上的肿消了？是你帮助他按摩按好了？你说说清楚！”平平马上又插上来一句：“真不要脸！你是谁啊？神医啊！会看病！”一下子病房里又充满着火药味，我做梦也想不到这句话也会得罪他们，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我对着弟弟说了句：“弟弟，我走了！”我没敢走到弟弟身边，就在病房门口，调转头就走。没想到平平和平平爸爸会冲出来追我：“不许走，说说清楚！”我走得快，他们追得快，二人同时按住电梯，不让我下！整个电梯的人到了我这一层，都定住了，上不上，下不下。我想不能影响别人，于是调转身向楼梯口走，这段走廊很长，还得绕过弟弟的病房等好多间病房，这些话也许会传到我弟弟的耳朵里。他们一路追着我骂：“不要脸，一家子遭报应，二个都躺在床上，一个在家走不动，还要遭报应的。”平平又骂道：“不要脸，居然把功劳都归了你。”“哼，你算什么，除了蜂疗还想什么？蛤蟆、蟑螂、气功？哼，还能想出什么，活龙活现一个巫师、巫婆、伪科学、邪教……他为什么消肿？还不是因为我给他接了血，挂了白蛋白。”这对父女一个胜似一个，一句比一句响，唯恐别人听不见。三层楼二条走廊，父女俩一边追一边骂，一直追到楼下我自行车的停放处。在我找钥匙开自行车锁的空

隙里，仍旧连珠炮似臭话向我泼来。我这边是柔肠寸断、肝胆俱裂，他们这边是穷凶极恶、视如敌对。

听到最后，我还是听懂了，他们以这种方式无非还是标榜他们，贬低于我。其实我在病房时，遇到弟弟输了几次血浆，平平和平平爸爸会以互相述说的方式，婉转地向我表功他们又为我弟弟输了血，花了很多钱。我不理他们，心中明白，弟弟的病历卡由平平掌控，她是卫生院的职工，一直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地用配其它药的方法，来调换自己需要掏腰包的钱。所以这些并不值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面前絮叨的，但他们惟恐世上的人不知道他们做好事，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喧嚷。我心道：真是既要面子又要夹里，做婊子还要立牌坊呢！

以后我再去时，面对弟弟肿胀的脚，弟弟再不敢叫我按摩，他怕我再遭罪，他情愿自己挺着。弟弟伸了伸脚，表情十分痛苦，他不敢！我也不敢！弟弟的表情整天是痛苦不堪，那张原本被邻居称作英俊漂亮的脸，已经痛苦扭曲得不成样。我多么希望弟弟再开口叫我按摩啊，但我无法主动，他们将“巫婆”挂在嘴上地骂。蜂疗不行，现在连按摩也不行了。他们的霸道行径凶狠到如此地步，令人心寒！虽然面对医生的建议，他们不能给我弟弟断药，从而做得过份，但只要她找到一点点借口，我弟弟马上遭殃。原本在市医院、在老房子里，我几乎每晚帮助弟弟按摩！他们如果说什么，弟弟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不用你们管！”现在不行了，不是老房子，这里是他们设置的监狱看守房，是他们的天下，我们一切都得经他们同意才能实施。没有人身自由，我每天坐在弟弟面前，即使如坐针毡，也得忍着。

就是我不干什么，他们也会挑起事端。好几次我送去的水果汁，平平或者平平爸爸会用鼻子和嘴巴一起用力：“哼，光送这种东西，有什么营养，还充当好人！”

这种非人的折磨，让我的心痛得颤抖。

一天，教弟弟气功的施先生打来电话，他问起我弟弟的情况，一定要来再次看望我弟弟。我叫他别来，病房处在严密控制中，他来，只不过给平平他们多个伪气功的话柄。但施先生说：“不怕，我不会与他们吵闹的，我是本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行善事做善事而为之，我相信他们会理解我。”事实上弟弟也很喜爱气功的，他在生病前，经常在家里教妈妈做一些简单的气功。

在施先生的要求下，我就将弟弟住的卫生院病房号告诉了他，并且对他说，到时我来陪你。没想到施先生很早就骑着摩托，赶了二三十公里路来到卫生院看望我弟弟。我赶到卫生院时，施先生已经在在了，他正在帮助我弟弟按摩，见了我，也不顾平平他们的态度，就教我给弟弟做按摩。弟弟一见他，脸上又出现了久违的笑容，虽然他此时已经不是一个多月前施先生所见到的样子了，但那天弟弟很高兴，无视平平他们监视的目光。此时病房里还有一对平平要好的同学夫妻，他们也是来探望我弟弟的，由于他们在，使得平平他们即使想发火也只得忍了。那位女同学和平平居然离开我弟弟，站到病房门口说话，留着平平爸爸、保姆老王还有女同学的丈夫在病房，施先生和我也在。那位女同学的丈夫也说气功好，可以试试。施先生临走，我将他送出卫生院，那天他对我说，你弟弟已经病入膏肓了，你每天帮助你弟弟背后拍拍，后背有膏肓穴位。他还说，我真想送你弟弟到嘉兴去，我有位气功朋友在那里开了家疗养所，专门为挽救不治之症的病人的。我来之前特地去他那里看过，已经同他说好，但是我作不了你们主，还得你们自己拿主意。如果想去，我可以帮忙。

施先生的话触动我的神经。现在连按摩都不行，更别说后背拍打了，这对我病重的弟弟来说，这是一种奢望。其实我这段时间为救治弟弟，我还在动着各种各样的脑筋。当初我写的那张救弟弟的“保证书”还在我包内，没想到“保证书”没来

得及拿出来，“监控”已经升级。每次去，面对弟弟渴求的目光，我有心而力不足，一样都不能试，这滋味确实太难受。虽然我不敢在他们面前说什么做什么！但不等于我不敢想，多少次我咬着牙，准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将弟弟夺过来，然后藏起来。平平他们的举动实在令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只要弟弟还有一口气，我总是不会甘心的。我的好同学都为我出主意：“对付平平这种横蛮人，也只有用横蛮的办法，自己干不了，可以出钱请人帮助干。”几个同学甚至对藏匿我弟弟的地方也拟好了，就等我下决心“劫狱”。

当然这不是一件小事，一旦为之，牵涉方方面面。平平他们不是善良之辈，他们会善罢甘休？特别是他们已经明白威胁到他们财产安全，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与我争夺弟弟！他们缠不上弟弟，还能缠上我，缠上我爸爸，到时弟弟能安心养病？尽管我反复声明不要他们一分钱，在金钱面前，他们不相信人。他们想着自己作他人，爱钱爱得发疯。更何况弟弟身边还有个伤脑筋的保姆老王，会眼睁睁同意我将弟弟夺走？只要他一个电话，住在卫生院附近的平平和平平爸爸立即可以赶来……种种惊险的镜头，多次如同看电影，一幕幕在我眼前闪出。

我一方面是无助的弟弟，弟弟连身份证也不在自己身边，当今社会并不是只要有钱就能行万里路，办万件事的，没有身份证，万一遇到点紧急情况，我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是无法办妥的，而平平他们还会捉弄刁难。还有一方面是我的身体，甲亢的危象，很难说我救不了弟弟，可能连自己的命也搭进去。我走了，我另外的亲人怎么办？我的爸爸、妈妈、丈夫、儿子、婆婆……想到这一切，我没敢越雷池一步。

那天送走施先生，我重新回到弟弟身边，此时平平的同学夫妻也走了，我又听到平平和平平爸爸冷言冷语：“哼，做气功治得了病，医院都要关门了！”“就是，都做气功治病，还开什

么医院？真好笑，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以为自己都能干！”

我不理他们，看了看弟弟，弟弟刚才难得的愉快神情，现在受平平和平平爸爸的情绪影响，又消失了。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得走了。

我不能救弟弟，弟弟的希望被残忍地扼杀，我救弟弟的希望同样被践踏！生活在没有希望的日子里，真是生不如死！一天天地看着思维清楚的弟弟衰弱下去，我的心灵遭受前所未有的煎熬……我叫天，天不应，我喊地，地不答。我流泪，泪水救不了弟弟。跨进了 21 世纪，还有如此强权霸道的人，践踏人权啊！弟弟的哭诉不时在我耳边响起：“为什么有办法也不让我用，情愿眼睁睁看我死，又不肯拿出方案给我治，你们不让我活。”

我去，有什么用呢？我只能机械地去，机械地回，不能减轻弟弟任何一点痛苦。

弟弟叫我不要送水果汁了，他没胃口，根本吃不下，“浪费了！”在这种状态下，弟弟你还想着浪费啊？弟弟在爸爸妈妈的影响下，也是一生节俭，现在你节俭下来的财富，却被人窥视着，严守着，生怕有一点闪失而不能全得；反过来如果你真的一无所有，或许，你才是自由身！钱啊，有时真是祸害之源！

但是不去看弟弟，我于心不忍，弟弟处在如此环境中，我的去或许能给他带来一点心灵上的宽慰。其实到此时我还不死心，还幻想着救弟弟，正像弟弟还没有放弃救自己的希望一样。每次弟弟知道我要来了，他都要强挺着，不让自己睡去。如果我去早，或去晚了，他处在半沉睡状态中，只要一听到我的声息，居然会惊醒过来，隔着布帘叫“姐姐！”

有一次我刚到弟弟病房门口，睡在布帘后的弟弟就觉察了：“姐姐，你来了。”恰好几位卫生院的老阿姨正在病房探望我弟弟，她们毫无顾忌地当着平平他们的面说：“到底是姐弟心连心。”

趁着平平和平平爸爸与老阿姨闲聊，弟弟瞧准机会，抓了

一下我的手，对我说：“姐姐，你再帮我去问问北京的李医生，我这病还有救吗？”弟弟那渴望的目光让我无法回绝，我点点头。弟弟还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回头我与北京的李医生又通了电话，李医生说：“明明有办法，他们不让用，我还有什么办法？”李医生说：“你能不能让你那个弟媳听电话，我来对她说。”我说：“李医生，你能不能来我这里一趟，一切费用都是我来。”李医生说：“我没有空，真是没有空，如果你的弟媳不想让你弟弟活下去，我来了也没有用。”李医生也叹道，“你弟弟这人啊，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姐姐，也怎么会有她这么个妻子。”然后李医生又讲起，我到北京去求教他时，那天我临走时遇到的来求诊的东北的一家子，那位女士是胃癌复发，转淋巴癌，病情很严重，但她的家庭和睦，丈夫、女儿陪她来就诊，蜂疗到现在，病情很稳定，活得很好。

李医生的话，我信。10天的蜂疗在我弟弟身上初见疗效。我还是这句话：蜂疗确实是中医的一种治疗方法，虽然不敢保证说蜂疗一定能够救活我弟弟，但世界上的奇迹确实在不断涌现，不断打破常规。就像李医生自己，还有接受李医生蜂疗治癌的一个个被救者，不能说他们全是胡说八道，全是捏造事实吧！

李医生面对绝望中的我，提议我上微博，因为最近他和几位北京肿瘤医院的专家一起在网上诊疗，到时可以向其他专家询问。到了预约的日期，我早早地上网了，但是很不幸，电脑不听我使唤，我又运用得不够熟练，所以最终没能如愿。最后还是与李医生通了一番电话。他还是老话：“你们唯一的办法，赶紧蜂疗。放着的办法为什么不试！要白白错过机会？有办法总比没有办法强啊！”

李医生的话是对的，但是我力不从心，没法听从。

弟弟还在关心自己的病情，他还不想放弃！我去看他时，

他不顾边上平平他们的监视，对我说：“姐姐，今天又化验了，你去帮我看看化验单，顺便复印一份。”事到如今，弟弟已经不能从平平嘴里知道化验的结果，而且医生又不肯清楚地告诉他，他只能求助于我。我到服务台，服务台上的护士慑于平平的威势，况且她们还是同事，所以不敢直接给我看弟弟的化验单，而把责任推给医生，说：“你最好去找医生，从医生那里了解。”我找医生，我楼上楼下地找个遍，就是没找到，我只得作罢。由于平平和我之间的不和谐，看张化验单都变得这么复杂。我的心沉重又沉重，弟弟如此的恶劣环境，他的病只能向一个方向发展，就是等死。平平那句话：“如果出现黄疸了，那就差不多了。”他们对我弟弟不仅没信心，不想救治，冷漠得毫无人性。想到这一切，我一点力也没有，我就是知道弟弟的化验结果又能怎么样？平平对我弟弟有一张婚姻证明维系着他们那种霸道行为的合理性，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在心里盼望我弟弟快些走，这样他们可以尽快地完成家产保卫战的胜利，再也不用每天“上班”监视。

因为不能蜂疗，弟弟再次提出敷膏药。我拿去自制的药膏，本来想让保姆老王给他敷，但弟弟叫住了我，可能保姆老王也不敢在平平他们面前敷，我只得“挺身而出”依着弟弟，在他们监视之下给他敷了。第二天，表舅妈告诉我：“平平妈妈将你做的那几块没有敷的药膏拿到走廊上，展示给来来去去的病友及医务人员看，说‘这也算是药膏，笑死人了’。”病房里的弟弟显然受岳母大人如此一刺激，不敢再用我自制的药膏了。这药膏我是花了很大的心思的，依着购买的光盘自制的，代价不低。我再到弟弟病房时，弟弟特地当着他们的面叫我将药膏带回家，省得再受嘲弄。这种嘲弄，对我是无所谓，与弟弟的生命比起来，嘲弄有何稀罕！问题是弟弟的生命到了这一步，可怜他的自主权不是被剥夺，就是受无尽的嘲弄，这是正常人过的日子吗？



弟弟也许真如他所说：“他的人生是失败的。”他生活得很累，他没有官职，妻女看不起他，当然主要是妻子影响女儿。这世道在平平眼里，男人仿佛只有当官这一条独木桥。我还是想说，如果平平当官欲这么强烈，你女人也可以去争取嘛。自己干不了的事，为什么偏要苛求别人？一向被她认为“懦弱”的我弟弟，他从来没有自暴自弃，即使在绝症面前，仍旧没有绝望，还想通过努力，拯救自己的生命。可是谁能想到，平平以及平平爸爸妈妈会这样极力阻止他自救和扼杀他生存的希望。弟弟人生最大的失败是婚姻的失败，错误地选择了这样一个妻子，不仅影响家庭成员关系，弄得大家不开心，还严重地影响弟弟原本的自信心和创造力，影响他的工作和学习，甚于影响他的生存质量。

相对平平来说，我不知道她能不能体会到，过早地断送我弟弟的性命，也给她的家庭蒙上阴影，毕竟家庭缺失一名成员，这个家庭残缺不全。虽然她仍旧可以再婚，但连我们的邻居都道：“知根知底的人，谁敢要她！”当然平平不会考虑这些的，她一味地闹事、出气，以此来表现她的能干，她的不平凡。到目前为止，我也弄懂了，平平他们的人生其实是以吵闹来获取人们更多的关注，从而感觉“风光无限”、“丰富多彩”，他们是以别人的痛苦为快乐的。如果缺少了这些，他们的生活就变得枯燥无味！

我到了卫生院弟弟病床前，又是老样子，四面射来敌视的目光。我无法将李医生的意见反馈给弟弟，如果此时我说一句，必然会带来双方舌战。平平那张拉长的脸，已经拉到了最大限度，我不知道她再拉长，会出现何种局面。

平平爸爸对“监视”我和弟弟是尽心尽职，我记得只有4次特例，其中只有2次，我不在平平爸爸的视野里。这位做爸爸的，为了保护女儿的家产，尽责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一次，我去时，半道上看到平平爸爸已经从卫生院里出来，

正在去菜场的路上与熟人聊天。他一看到我，立即中止讲话，70多岁的年纪，竟然和我自行车赛跑，我前脚刚进病房，他后脚已经进来了。其实病房里还留着他的女儿平平，还有保姆老王。二个人对我的“监视”，他仍然不放心，生怕这二个人有所疏忽，不顾老命，追了过来，又站在我的身侧。

另一次，我走到卫生院大门时，正遇到平平爸爸妈妈从卫生院里出来。我们相互没理睬，我走到门诊室门口，我身边有个小孩摔倒了，我一见，立即回身搀扶小孩，并且向四周喊：“谁家的孩子？”无意中，我的视线遇到了返身追过来的平平爸爸妈妈，他们一见我，站住了没有再走近我。我内心真是好笑好气，把小孩交给别人，就急忙上楼了。楼上有平平和保姆在监视我，此时正赶上弟弟在大小便，我只得站着等。令我吃惊的是，平平爸爸居然又尾随我上来了。

再有一次，平平爸爸不在，平平在走廊上与同事讲话，她一看到我，马上中止了闲谈，与保姆一起围拢到我身边。在如此严控猜疑下，我还有什么话可对弟弟说？

面对严控，我唯一的对付办法也是沉默，否则话不投机半句多，我连最后看弟弟的权利也会被驳夺。所以能忍则忍，实在忍不住，只得走人。

还有一次，他们是百密一疏，不过只能说是半疏忽状态，因为还留保姆老王在看守。这一天是破天荒的平平不在，平平爸爸也不在，所以我一到，傻了，反常啊，脑中很快想到一点，难道病房里装了探头？弟弟一见我，马上解释，平平在，就在隔壁护士室，一会儿就会过来。

我见平平不在，只有保姆老王尽心尽责地在看守着我。我也不管他了，我得抓紧时间对弟弟讲了两点：一是，千万不能再提离婚，现在不是时候了，要好好地与她搞好关系，取得她的宽容。尽管我恨平平，但此时此刻，为弟弟着想，我只能这

样对弟弟说。弟弟回答我：“我知道，现在什么也没有用了，我也力大不出，只能听她的了。”二是，我简述了李医生的话和几天前中央 10 套《科技之光》有关纳米蜂的治疗成果，其实我给弟弟的资料上他已经看到过；另外我讲了最近从网上了解的北京解放军 307 部队医院治癌成功的事例。弟弟回答：“我只想蜂疗，蜂疗确实有效果，北京路太远，我这身体去不成。”我说：“你想蜂疗，我已经帮你想过了，你自己搞吧，就弄前胸和四肢。我心有余力不足，没法帮助你，因为他们如狼似虎的，叫我如何插得了手。”其实说这句违心的话，我真是心痛得没法形容。弟弟哭丧地说：“我如何自己搞呢？我一点力也没有，我只能等死！我真的后悔，为什么要听平平的话，来卫生院？”弟弟再次对我说：“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我要蜂疗！”

须臾，弟弟指着抽屉对我说：“姐姐，快点你将抽屉打开来。”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打开他床前抽屉，他让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包东西，对我说：“快点，你拿去，这是我给你的，一点心意。”我问：“什么？”他说“单位里给我的，你回家打开来看。”等一会他又说，“对了，里面还有 500 元钱，你得拿出来。”我将钱还给他，东西也想顺便还他：“我不要你什么！”其实我心中有数，昨天弟弟同事来看他时，我也在，弟弟的同事告诉我，单位里送给他一枚银质纪念币，价值大约 100 余元。弟弟听了我的话，显得不耐烦：“你不要噜唆，拿去，我知道你喜欢这种东西。”我问：“她们知道不知道？”弟弟说：“知道，你暂时放着，我想我这点主总是作得了的。”弟弟既然这么说，我就收下，我实在不是想要，只是想维护弟弟仅存的一点尊严，就当着保姆老王的面收下。临走我对弟弟说了这么一句：“我帮你保管，放在爸爸那里，我不要。”我拿了弟弟的“心意”，径直拿到爸爸家，放在爸爸那里，给爸爸说了原委。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爸爸接到勤勤的电话：“爷爷，我爸爸的

东西让贼给偷走了。”我爸爸说：“没有，在我这儿呢，你要，明天让舅公带来送还给你们。”因为表舅当天已经走在半道上，他给我弟弟送饭菜去，只能等明天。第二天，那枚银质纪念币又回到那里。我想弟弟心中一定更不好受，我也难受，我后悔，我实际上不该拿，这点小东西算什么，弟弟的处境已经很难了，我们每一个小疏忽都会给他带来刺痛。

除了以上4次外，我和弟弟所有会面，都没能摆脱平平爸爸参与的监视。平平爸爸捍卫女儿家产的责任感，令众多父母汗颜！

## 第七章

缠人鏖战累死人

黑心挑衅善良心

弟弟身体越来越不行，从胃出血真的发展到黄疸，全身发黄。平平每天照吃照睡，有时在食堂里拿菜时，与别人开怀大笑，嘻嘻哈哈太“开朗”、太“乐观”。难怪好多人都看不入眼，暗地里都对我说：“怎么有这样没心没肺的妻子？”“这个姐姐瘦成这样，这个妻子仍旧那么胖，反差也太大了！”平平天天目睹的是整天痛苦不堪、愁眉不展的我弟弟，心中竟然毫无同情和不快，悠悠然，就像目送一个陌生人走向地狱，也许连陌生人都还不如。

平平想不到，她的亲朋好友会给我带出信息：“你弟弟真可怜，他落着泪悄悄地对我们说，他想蜂疗，请求帮帮忙，叫姐姐能不能再想办法帮他蜂疗。”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心痛得窒息。

我走投无路时，我向平平的亲朋好友求救：“只要我弟弟还有一口气，我情愿丧失我的尊严，向他们下跪，向他们承担所有过错，但我有个要求，可怜可怜我弟弟，让他满足最后的愿望。”但是平平的亲朋好友对我说：“凭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你即使死在他们面前，也没有用。”这样，我还有什么期望呢！

我唯一能做的是给卫生院的医生打电话：“这是我弟弟最后的请求，请你们无论如何要满足一下他的心愿。”医生还是这句话：“不是我们不让他做蜂疗，实在是他的家属不允许做，我们没有办法。事到如今，我们不会拒绝一个垂死病人的任何请求！”

北京的李医生还在电话里对我说：“像你弟弟这样敏感的人，我所救治的人中少见，这说明蜂疗真的对他很有用，你们千万要想尽办法坚持啊！有办法总比没办法强，积极治疗总比活活等死强……”李医生还强调一个观点：“癌症是个性化的治疗，每个人都不同，现在看来蜂疗还是对你弟弟有疗效的。不管用‘土’方法，还是‘洋’方法，只要成功了，就是胜利……”李医生的话何尝不对，有时某些成功的事例是现代科学还无法解释得了的。有些科学的认识就是在失败、成功的不断摸索中才认识它的。

我还是这么想，癌症因为当代医学无法攻克，才会产生五花八门的治癌方法，比如气功、蛇疗、蜂疗、砒霜等等，如果医院能够治好，有谁高兴再去寻找各种麻烦的方法？癌症病情复杂，目前世上救治成功的病例也不是单靠西医治好的。现代很强调个性化治疗，就如同世界不能同唱一首歌、同说一种话、同吃一样饭、同品一个味、同穿一样衣、同有一个脑袋一样。

我曾多次想怀疑气功、蜂疗、蛇疗等治愈癌症的事例都是假的，奇迹不会产生，这世上的癌症患者一律只有等死，西医不能治，其它办法也不能治！我也多次想我和弟弟亲眼见到的施先生、李医生、张老师等统统都是幻觉，是瞎说，胡编乱造，统统都是来忽悠我和弟弟的……可是，现实生活中这些事并不容怀疑，它们鲜活地发生着。但弟弟10多个平方的病房内，春风吹不进，阳光射不进！这个小小的世界是霸道的、黑暗的，被霸道者统治着……

退一步说，就说蜂疗、蛇疗、气功都是伪科学，我是伪科

学的代表者、是巫婆，但毕竟这是救弟弟性命，现在有了治愈者事例和相助者，这在某种状态下，这是一种心理暗示，是给我弟弟以治病的信心，这精神因素实在太重要了。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精神支柱，那么就会垮掉。大家耳熟能详的有则医学上的故事，两个人的化验单搞错了，癌症患者拿到了正常化验的单子，正常人拿到了癌症患者的化验单子，结果若干月后，癌症患者身体康复，正常人反而死亡。这是一例心理暗示的典型案列。作为一直自我标榜医务工作者的平平，应该知道心理暗示的作用，为什么她要将这点可怜的最起码的生存希望的权利都要残忍地扼杀呢！

难道这真是个纯粹的认识问题？

事情经历多了，我也明白了，他们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弟弟真的是没有活路。

在我弟弟的身上不仅不会创造奇迹，而且也不让他创造奇迹，也就是说，不让他生存。他活着，总有一天会与她分割家产，他死了，她才能尽享其用；他多活一天，平平他们就会多付一天的辛苦与劳累。我已经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我不会接受弟弟给我的一分钱，更不会主动去拿他的一分钱。莫怪所有关心我们、熟悉我们情况的人都会不断地愤愤责问：“你们怎么会遇到这样奇怪的一家人？”“当初为什么会选中这家人？又为什么不离婚？”

没有亲情，只有金钱，一切都无法挽回。他们盼我弟弟快快走，这样他们才能真正解脱！

所以就会“有办法不比没办法强！”

所以我和弟弟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之举！

当我完全明白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的意图后，流溢在我身上所有抢救弟弟的沸腾热血仿佛被强硬地塞进速冻箱内，被牢牢地凝固住了。我的心跌落到万丈深渊，真心、爱心、善心要

想战胜贪心、狠心、黑心，也如治癌，并不是100%成功。我和弟弟从小到大一直受着正统教育，循规蹈矩，崇尚老实做人，虽然懂得以其之道还治其身，但是我们实在做不出。

我有一位朋友，她知道我家的情况，她向我讲起她的家庭，我真羡慕。她有一位小叔子，生了骨癌，已经去世。她的小叔死时是带着微笑的，因为他真切地感受到了父母、哥哥、嫂嫂、妻女的爱。她的小叔去世后，作为嫂嫂的她，不仅自己拿出一大笔钱，而且仍旧不断劝说公婆资助小叔子的妻女，而小叔子的妻女每次都是推却不受。现在这个大家庭维系着浓浓的亲情，相互不是亲姐妹，也胜似亲姐妹。如果我的家庭也是如此充满幸运，那是怎样的一番温情？可惜没有如果……

我想弟弟如果真的走了，他走时，在这种环境中，他的心情该是如何呢？

我渴望亲情，其实平平遇到我真心爱弟弟，如果她不是这样对待我弟弟，不是这样对待我爸爸妈妈，可能爸爸妈妈的遗产全部给她，我这个做姐姐的也不会计较，因为我自己也有收入。她不知道我有多少次劝说爸爸，单独资助勤勤，帮助弟弟。妈妈清醒的时候，已经多次嘱咐我，今后要我照顾弟弟，我答应了。并且我对弟弟也多次表明，将来家产以你为主，我无所谓。弟弟却反驳：“不行！没有这样的规矩。”当初爸爸把妈妈的工资卡交给我，我没拿，并让爸爸交给弟弟保管。我还多次对弟弟说：“妈妈卡上缺钱，我来贴；多了，你拿好了。”弟弟说：“不可能！多了，不能我一人拿，我都记着账。”我笑着说：“干吗这么认真，怕我查账？”弟弟说：“嘿，账总是要弄清楚的。”弟弟是个诚实人。

我其实在接受妈妈交待时，已经有打算，我此前把爸爸分给我的那部分钱，为弟弟的将来做个防范。受了妈妈之托，我不能食言，弟弟如此处境，我自然也得留一手。没想到家中年



龄最小的弟弟即将走在所有家人前面……让我撕心裂肺地痛。

我不否认金钱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但我一直信奉，金钱也要取之有道，该得和不该得的都得弄清楚。另外，在这世界上其实亲情很有限，不像金钱可以失而复得。有的人却偏偏蔑视亲情，过度重视金钱。

亲情在平平的眼中的分量不过尔尔，不如一片浮云。所以她可以没完没了的在我弟弟面前吵闹，实施女魔般的法力。

就在弟弟离世前的一个星期，平平又莫名其妙在弟弟面前向我发难。

其实为了弟弟不再生气，我已如惊弓之鸟，如临深渊，自以为谨慎得不能再谨慎。我看弟弟时，除了讲讲今天的天气冷与热，其余只能互相对视，作哑巴。但就是这样，我也免不了“引火烧身”。

那天我刚走进去，放了水果汁，叫了一声“弟弟”。

平平道：“一天到晚做好人，拿这种东西来骗他的感情……”我没理她，她又说：“你儿子在同学中到处乱说‘舅舅死了’！你儿子好开心啊，以舅舅的死来求得自己的快乐，你教育培养了这样的好儿子，还算研究生呢？有这样的母亲，就会培养出这样道德败坏的儿子……”平平恶言恶语如连珠炮似地向我袭来。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听到后来，我算是明白了，她说我儿子在外面说“舅舅已经死了”！所以她认为有了再次向我进攻发母虎之威的由头，不失时机地等我一上门就像猛虎扑绵羊地迎头痛击。

凭我对儿子的了解，我可以断定，我儿子肯定不会瞎说。因为儿子天性善良，我弟弟生病后，我儿子就急得什么似的，多次对我说：“妈妈，有没有办法救舅舅啊！”我在照顾弟弟遇到困难时，让他帮忙，他都没有说二话。有时还一个劲地问我：“舅舅怎么样了？”不久前，我让他到卫生院给舅舅送点东西，

他二话没说，就去了。回来后难过地对我说：“妈妈，舅舅怎么会瘦成这样啊！有没有办法救他啊！”过后，他沉默不语，我知道他很伤心。他小时候还不太懂事时，就对我说：“妈妈，帮帮忙，不要让所有的人死，不要让所有的人死。”儿子知道，舅舅对他很好，他不希望舅舅走，他怎么会为舅舅的死而幸灾乐祸，而且到处乱说？

平平还是当着我虚弱的弟弟面如此这般吵，还自称为我弟弟着想！而不是故意气他、激他！我听到弟弟用极微弱的声音在苦苦地哀求：“你们能不能不要这样？能不能停停啊……”我弟弟真的没有任何力气再争辩了。只有平平还劲头十足冲着我弟弟嚷叫：“你听听清楚，你还以为他们是好人，还相信她，他们老是在外面诅咒你快死，你这个人，真正是好坏不分，瞎了眼……”

此时我再也忍不住，我很坚决地说：“你别把自己想说的话加在我儿子身上，我儿子决不会这样说的。”平平又说：“不要为儿子开脱，这样道德品质败坏的小子，只有你这样的母亲才能培养出来。”我反唇相讥：“我是培养得不好，只要你培育出好女儿就行。”我是难得的反击，平平愣了一下，没想到我也会反驳，她噎在那里了。我放下弟弟的水果汁，转身出了病房。我想如果我不走继续留在那儿，只能增加弟弟病房里的火药味，对弟弟更不利，所以只得抽身而出。

平平以及平平妈妈居然追了出来，按住电梯，又不让我下，还肯定地对我道：“你儿子是这样说的，说了不要赖！”

我问：“证据呢？”

平平道：“为什么一定要告诉你？说了就说了。”

我说：“我不相信，你们没有证据！”

“好，讲给你听，你儿子对青青说的。二人一起打乒乓时说的！”平平和平平妈妈说得有鼻子有脸。

我说：“你们这回弄清楚了？你们怎么老是听风就是雨的，你们这是第几次了？”平平第一次动手打我骂我，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事，无中生有！

“这回是真的！这回肯定是真的！”平平妈妈不容置疑，又好像承认他们此前对我的所有不实之词都不能坐实。

“那让我回去问，总可以吧！”我平静地说。

这样，这对母女才算放开紧按的电梯按钮。

我离开了她们，急匆匆赶回家。正好儿子在家，我劈头就问：“你是不是在外面说过，‘舅舅死了’？”

儿子听错了，惊奇地睁大眼：“怎么，舅舅死了？”

“没有，我是问你有没有在外面说过？”

“我说？我什么时候说的？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儿子睁着困惑的眼睛，一连向我发了三个疑问。

“你对青青说的。”

“好，你问青青。”儿子直接拨通他同学青青的手机，不说一句话，直接递给我。青青远在20公里以外的城市上班，我接通了他的电话，介绍我是谁，然后问青青，我儿子到底有没有对他说过“舅舅死了”的话？

青青很清楚地说：“没有啊！我最近没有遇到他（我儿子）。再说我们没地方打乒乓啊！我不知道他舅舅的事。”

我知道青青这段时间在谈恋爱，没功夫碰头我儿子。我谢过青青后，挂了电话。

儿子却跳起来，带着哭腔：“这是怎么回事？这么回事？为什么弄到我身上来？妈妈，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舅舅已经这样了，他们非得逼死他啊，这世上……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

平平如此冲动，不弄清事非，一触即跳，她不知道，之前她已经得罪了平时一直劝我与平平搞好关系的我的丈夫，现在

又得罪了平时同样叫我不要与舅妈过不去的我的儿子。

我没有其它办法，只能给卫生院领导拨个电话，将刚才的事说了。院领导也责怪道：“对着生病的人，平平为什么老是这样啊！实在想闹，也不该当着病人啊！”她同意帮助说说。

平平说我老是向院领导告状！这种话，我不对院领导反映，有谁能够管得住她！又如何能够澄清！当初平平不是主张我弟弟住这个卫生院吗？本来事情就有两面性，一方面便于他们的撑控，另一方面她自己也受些约束。

平平也在为一件事操心，严格地讲是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共同为一件事操心。就是想得到我爸爸那套老房子。

弟弟眼看真的不行了，我万箭钻心，也急得不行。他们也急，但他们急，不是急我弟弟要咽气，而是急我弟弟在咽气前没有得到老房子。平平早就在她的同事面前几次三番地说，想要那套老房子。同事问她：“房产证在不在你手里？”她说：“不在！”同事说：“那就难了。”难吗？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想到从我弟弟身上打开缺口，我弟弟不吃他们那一套，有时回答他们：“你们不要这样，我姐姐也有权得到一份的。”平平道：“你还能活几天，尽帮她说话。”在弟弟去世前的6天，弟弟突然在他们的威逼下，暂时拿到自己的手机，并且也只允许用来打他生命中最后一个电话。他打手机给我爸爸：“爸爸，我有话要对您讲，您过来一趟。”对于弟弟要说的话，“老糊涂”的爸爸还是不糊涂，因为早有风声传到我们耳朵里，所以年迈的爸爸只是问了一下他的感觉，然后婉言道：“我的腿脚不行，走路不方便。你有话就在电话里给我说，或者对你姐姐说。”爸爸私下里对我说：“到了那里，面对瘦得不成样的你弟弟，还有他们在场，叫我如何回答？同意吧，我心里不舒服，他们这样对待我们老人，这样对待我儿子，就是我同意，你妈也不会同意。她现在虽然老年痴呆了，在她清醒时，已经有所表示。如果不同意，我在

临终的儿子面前怎好回绝他，所以去了很为难。既然他们一直这样叫我‘老糊涂’，我只能糊涂下去！”

我始终不承认弟弟会离开我的事实，我的几个亲戚朋友都对我说：“只有你在拼命想救你弟弟，人家早没有信心，他们唯一关心的是争夺家产。”弟弟身体健康时，我曾对爸爸表示过：“这套房子我不要，你给弟弟好了。”现在我还幻想着弟弟能在蜂疗上起死回生，更何况，有个山东的病友告诉我，蛇胆可以去黄疸。我还是想救弟弟，只要弟弟还有一口气，我不想放弃。所以考虑再三，我几乎哀求爸爸道：“爸爸，不要这样，你就给平平他们吧，条件是要他们同意我弟弟蜂疗。能救则救，不能救也能称他的心意，让他满足一下，也了却我们活着亲人的一点心意。”

我没想到爸爸“嘭！”狠狠地拍了一记桌子，十分光火：“不给！我就是给国家，也不给她！”

我被吓了一跳，爸爸又反问我：“为什么要给她？20多年来，她尊重过我们一回吗？她叫过我一声吗？生了勤勤后，还说要我绝子绝孙！”爸爸发过火后，人也十分虚弱，不再说了。

我只得顺着爸爸道：“好了，既然您这样坚决，我知道了。”

弟弟之后没有再打电话给爸爸，手机又不在他手上了。我去看弟弟时，记着爸爸的话，问弟弟：“你有话对爸爸讲？爸爸走路不方便，有什么话，要不要我帮你捎去。”

弟弟对着我道：“不要！”弟弟当着他们的面，这样干脆地回绝我。弟弟有什么秘密话不可以对我姐姐说的，我心中不得不佩服爸爸的判断。

弟弟临终的前一天，10月26日，上午平平爸爸到我爸爸家里找我爸爸，平平爸爸可能打了如意算盘，因为这种情况下，我爸爸一般不会拒绝见我弟弟最后一面，那么他就可以带我爸爸坐出租车或者三轮车去卫生院。此时，他们再提老房子的事，面对弟弟最后的要求，我爸爸不可能拒绝。所以他之前电话也

没打，怕我爸爸再生出理由再拒绝他，所以他直奔我爸爸家。但人算不如天算，那天是老年节，爸爸到老干部局去散心参加活动，只有表舅一人在家。表舅问他：“什么事？要不要我帮助转告？”平平爸爸说：“他儿子快不行了，父子俩要不要再见上一面。”表舅告诉他我爸爸的去向，随即话里有话道：“你们这段时间真辛苦！”平平爸爸竟然厚颜无耻地解释：“主要是怕玲玲做小动作，所以才不得不看住。”

从9月15日起至10月27日，长达42天，按我每天探病2次算，就有80余次的监视，期间不间断地对我和弟弟冷嘲热讽。他所谓的“小动作”，连卫生院搞清洁工作的护工都说，不会防我们做蜂疗，蜂疗虽然他们也极力反对，但不会为此如此尽心尽力，丝毫不放松；只有他们认为他们的家产受到威胁时，才可能做出如此反常之举。他们可笑地导演出了一场人间悲剧、闹剧，一场家产保卫战。

最后所谓的“小动作”终于在他们严密地监控下，没有“做成”。他们胜利了，出色地完成监控任务，他们心中欢呼雀跃，也许认为从此可以尽享人间欢乐和幸福，从此彻底地凉透了我爸爸的心。

那天等平平爸爸一走，表舅打电话给我。我立即赶到老干部局找爸爸，将情况说给爸爸听。要不要让爸爸去看弟弟？爸爸是否经受得住？我也犹豫，但爸爸还是决定去看，这样我搀扶着爸爸到了卫生院。爸爸10年前膝盖骨就退行性老化，现在更是举步维艰，一步步艰难地挪动步子。后来几个护工对我说：“看到你搀扶你爸爸进来的样子，我们真是心酸得想掉泪。”

再说我们到了弟弟病房前，我实在难以自控，一声“弟弟”，紧紧抓住弟弟的手。我舍不得弟弟啊，泪水再也控制不住，像决了堤坝一般，汹涌而出，爸爸也是老泪纵横。

弟弟更是哽咽地流泪，他的思维很清楚，但我发现他已经

发不出声，不像昨天。他对我说：“姐姐，我很吃力……”我怎么会想到，这句话成了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弟弟啊，你“吃力”，我看着你更“吃力”。

昨天我见他想睡，我只能恋恋不舍地退出。今天弟弟用手在胸前打着转，嘴里发着“啊……啊……”表示十分不舒服，我猜测着弟弟的意图。看着弟弟干裂带血丝的嘴唇，嘴里是发黑发腥的血迹，我也顾不得那些敌视我、监视我的人，拿出餐巾纸，细心地为弟弟将嘴里的血渍擦干净，我心道：弟弟啊，姐姐没有能力，我救不了你。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也许就是这些了。我心中利剑穿心般地剧痛，难受极了……我受不了弟弟无助痛苦的眼神；我受不了弟弟每天见到我时重复的一句话“姐姐，我知道真的不行了，肚子里一塌糊涂，越来越差……”我受不了身旁的“雄狮”与“母虎”，冷漠到全然不顾弟弟的感受。

天啊，为什么……为什么……

弟弟好吃力，他嘴里满是血渍，血腥味很重，他很不舒服，其实应该帮助他清理。但是他们不做，他们除了看电视、大攀谈外，唯一工作“职能”就是严密监控我和弟弟。弟弟前一阶段能够进食一点，但他一定得等我去，才向我开口，想吃新鲜菱肉、想吃雪梨果、想吃月饼，还有需要外购便盆、垫圈、外用药等等。据说弟弟曾向他们开口，得到的回答是：“没有！”而我总是不惜体力和精力想方设法帮他去弄。那天我还为他打电话请嘉兴的朋友快递来南湖新鲜菱，但因为弟弟胃出血，不能吃，所以没有送给他吃。事虽小，却反映人的心迹。

我真是舍不得弟弟走，我为弟弟擦去血迹，擦去他流下的痛苦泪水。我感到全身发麻发颤，有些支持不住，头昏目眩，我不断地对自己说：“挺住、挺住！”我又对弟弟说：“弟弟你是好样的，你很坚强。”谁说不是呢？我弟弟承受了比别的癌症病人更多一份的苦难。

此时我还想着拿些什么话宽慰弟弟，就对他说：“我的书，就在这几天里要出版了。”此前在市医院时，我就对弟弟说过，我用了近4年时间完成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弟弟点点头。

当天我和爸爸在弟弟病房前坐到11点多，泪水已经将我的两只眼睛哭得红红肿肿，爸爸也在哭。我怕爸爸吃不消，就领爸爸准备离开。

弟弟却抓紧我的手，不肯松，我知道弟弟不愿意我们离开，他多么想在临终前，有真正的亲人陪伴着他，给他最后一点宽慰，这是生离死别啊！这段时间过去了，就永远也不会回头。这一刻让我难过得窒息，我一只手握弟弟，一只手捂住自己抽咽的脸，眼泪、鼻涕一大把，捂脸的手，一个劲地抓餐巾纸……又等了一会儿，我觉得爸爸也悲痛得站不稳，弟弟更是哭得泪水止不住。只有平平他们平静得如同看戏，也许看戏者也不会如此冷漠。

我于是镇静了一下，对弟弟说：“我和爸爸还要去看看妈妈。”弟弟一直很关心妈妈，他在没有发现癌症时，每星期要到妈妈病床前跑几趟，妈妈缺少什么东西，他都会如约送去。尽管妈妈不知道了，但他关心着妈妈生存中的每个细节。听了我的话，弟弟终于松开拉着我的手。我再次对弟弟说：“妈妈很好，她不要紧。”弟弟点点头。妈妈神智不清，如果妈妈清楚，肯定第一个受不住的是她，这对妈妈来说是灭顶之灾！弟弟的不幸也被妈妈早就言中了。当初闹离婚后弟弟那场甲肝，妈妈就一直在说：“怒伤肝，你弟弟今后生不得气，但他偏偏生活在如此环境中，将来他的肝脏可能承受不住……”

等弟弟松开了我的手，我对弟弟说：“我下午会来看你。”我这才搀扶着爸爸一步一移地出了病房门。

我人走出弟弟病房，心中牢牢地牵挂着弟弟。送爸爸看过妈妈，我又送爸爸回了家。我再回家略微弄了点吃，就约丈夫



一起去看弟弟。

下午，我仍旧拿着新榨的苹果汁，走进病房，平平爸爸、平平、保姆都在，平平仍旧拉长那只可怕的脸，倒是平平爸爸和我丈夫打了个招呼。我嘛，自然是他们眼中钉肉中刺，我也懒得理他们。此时，我只顾看弟弟。弟弟一见我们，泪流满面，我也心酸痛不已。我问他要不要吃东西，弟弟竟然点点头，我于是拿根吸管，让他吸苹果汁，但他只略微吸了半口，就摇头不吃了。

我仍旧闻到他口腔中的血腥味，我仍旧用餐巾纸帮助他擦了擦，顺便也帮助他擦去泪水。

我再次对弟弟宽慰道：“弟弟啊，顺其自然吧！”这句话，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面对如此强悍毫无人性的平平一家子，我这做姐姐的，有办法也不能让你试啊！这真是失败婚姻所致的失败人生啊！

晚上，我心情难受，因为不能再去看弟弟，就往爸爸那里跑。没想到在爸爸家里，遇到平平爸爸。我爸爸叫住我：“玲玲，一起商量一下你弟弟的后事。”

我正没好气，就冲着我爸爸指桑骂槐道：“不，我有什么用？我又作不了主，让作得了主的人去商量吧。”然后进里间，与表舅坐在一起。

其实平平爸爸有什么资格来作主，他越俎代庖得还不够？再则他这样对待我弟弟，把弟弟和我当作犯人、敌人，我还能与他心平气和地谈话？我话里有话，但平平爸爸无法跟我发作。

不过我还是听到他们谈我弟弟的善后之事，但听得平平爸爸道：“火葬场你去不去？”我爸爸说：“按规矩老的不能送小的，再说我也走不动。”也就是表示不去。

平平爸爸说：“那我们也不去。”

接下来平平爸爸说：“我们有规矩，骨灰盒不能马上安葬，我们想放在那间空着的老房子里，放三年，因为这三年中有些

日子要祭奠，三年后再入土安葬。”

我和表舅都呆了，这不是明摆着变相要老房子吗？我爸爸已经88岁了，三年后91岁，老人还在不在？很难说，这样他们倒可以反客为主，强行抢占房产。这明显是司马昭之心。

不想爸爸回答得快：“不行，我腿脚不方便，住在玲玲的房子里上下楼不方便，所以我马上要搬过去住。那边是楼下，门口就是可以锻炼身体的小花园。”爸爸的回答出乎我和表舅的意料，因为爸爸从没有对我们提起想住到老房子里去的事。

爸爸的回答，更出乎平平爸爸的意料。因为他想我们在痛失弟弟之余，一定不会在乎这套老房子。谁想爸爸竟然会这么说！老房子是爸爸妈妈唯一的房产，现在他要住也是合情合理的，平平爸爸无法再纠缠。其实平平他们也真是欲速则不达，聪明反被聪明误。他们一向认为我们一家子都是绵羊式的人，老实可欺，没想老实人也会发狠劲，不是所有的绵羊都能一口吞。

平平爸爸气乎乎地丢下一句话：“既然这样，那么他的骨灰怎么处理，就随我们了，你们不许再过问！”说完气乎乎地站起身开门就走。

但听得我爸爸适时地在他背后补了句：“好的！”

等平平爸爸一走，爸爸叹道：“活的时候我们也救不了你弟弟，死了还能怎么样？他完全是来找借口想要房子。”

我分析到，也是阴错阳差，白天我与爸爸一起去看弟弟，那套老房子的事，因为有我在，平平爸爸始终无法开口，否则即使我弟弟不说，平平爸爸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他自己开口，只需要我弟弟点头，就可以把意思向我爸爸表达。当然我弟弟是否真的肯点这个头，也难说。可惜我无意中击碎了他们的幻想。晚上平平爸爸以商量后事为名，为夺老房子的事又想了这一厉害的一只棋，趁我们伤痛之际，提出将弟弟的骨灰盒留在空着的老房子里，想来我们一定不会推辞。没想到又撞到“老糊涂”

不糊涂的爸爸，再次毁灭了平平和平平爸爸妈妈多少天处心积虑的奢望。

平平爸爸实际上没有资格来与我们商量这事，这事应该由他的女儿来才对。他僭越得过分，弄得我弟弟的家庭及人生十分悲惨。所以众多邻居要对我说：“你弟弟遇到这样的老婆还不算，还要加上这样的岳父和岳母，真如虎添翼！这桩婚姻，使他的人生永远也潇洒不起来。”

还有一点，歪打正着，让我意想不到。因为这一天我在弟弟病房前说起我要出版的书。我没有想到“书”这个敏感的字眼，让他们警觉万分。弟弟终于要走了，没法活下去和她离婚，和她分割家产，但是半路上可能再杀出个“程咬金”，弟弟可能预先已经写给我分割家产的法律文书啊，所以急坏了他们，他们婉转地通过别人来询问我：“你给你弟弟说什么书要出来了？”我苦笑，不想回答他们，但又想到，如果不以实相告，“连累”他们没有心思再去处理我弟弟的善后之事了，所以只能以实相告！

由此我产生强烈的愿望，我要写书，我要把我真实的人生感受写出来，过去我一直是写别人，现在我写自己。

所以我对前来问话的人说，我一定要把这段经历写出来，警示后人，人间不要再出现第二个我弟弟，他太苦了，强行控制，精神折磨，剥夺人权。

意想不到的的是，我歪打正着慑服了他们。他们好像此时才如梦初醒，我弟弟还有一位可以用笔作喉舌的姐姐，这世上并非只有他们一家可以到处宣讲的。此后他们的言行举止才有所收敛，但对弟弟来说，为时已晚！

10月27日上午，我再去看弟弟时，弟弟眼睛瞪得好大，定定的，嘴里发着一个“呼……”的声音。我喊道：“弟弟，你怎么了？怎么啦？”他再也不搭理我，他已经深度昏迷，再也

不能叫我一声“姐姐”。

平平他们也略微放松了对我的监视，坐在我背后正互相轻松地聊天，他们算是解放了。

我突生后悔，弟弟怎么这样快就没了知觉？昨晚我也许应该到这里来的，弟弟弥留之际，他最信任的“姐姐”没在身边，他的心情一定极不好受，我没能陪伴弟弟到最后的时刻。我饱含着泪眼离开弟弟，那一刻我确实除了对弟弟的心痛外，就是对平平他们做法的憎恶！心道：如果弟弟在，一切可商量；弟弟走了，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

虽然弟弟的离去，并不是平平他们直接造成的，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一点责任，我不能原谅他们的霸道和残忍，视生命如同蚁蝼，令我弟弟寒心，令我寒心！没有比此更残酷的了。

10月27日晚上11点零5分，弟弟走了。

平平不顾已经晚了，打电话给我爸爸。她是不会体谅老人的，当然更不会破天荒地的叫“爸爸”，只是冷冷地说了“他死了”。虽然我爸爸第二天也没有说什么，我知道他昨晚一夜没睡。

爸爸自己承载了噩耗，他没有打电话给我。

其实那晚我还是去送弟弟到火葬场的，因为表舅妈知道了消息，打电话给我的。表舅妈自从和平平他们吵了后，虽然住在楼上，不能再去看望我弟弟，但她通过别人时刻关心着我弟弟，有消息就来告诉我。我去卫生院时，弟弟的遗体已经穿好了衣服，大大的衣服和他干瘪的躯体不相配套，头上覆盖了面巾，眼睛瞪得大大的，弟弟死时口眼不闭。

弟弟从6月15日确诊到10月27日走，一共是4个月12天，其中42天被严控着。弟弟身边几乎一直处在吵闹，不得安宁之中，莫怪弟弟死时眼睛惊恐地瞪得大大的，死不瞑目啊！这世界包围着他的，除了寒冷，还是寒冷……令留在人世的姐姐心颤不已。

那晚送弟弟到火葬場，回來已晚，我的腳在下汽車時不小心崴了。到了清晨，我好不容易睡着，突然爸爸打電話給我說，平平爸爸已經到他那里去過，他已經同意讓平平他們在老房子里為我弟弟設靈堂。平平爸爸的理由很好笑，因為很多人要來送喪禮錢，上四樓不方便，所以就設在老房子的樓下，並保證只設三天，而不是三年。骨灰盒他們寄放在火葬場，不拿回家。我苦笑道：“真是‘死要錢’，到現在還想從死人身上撈外快。”

弟弟的靈堂設在老房子里，靈堂里要設一張桌子，因為房間門被表舅無意間关上，找不到鑰匙，平平以為我們估意刁難，就到我爸爸家，硬是不顧還在吃飯的我爸爸，掀走飯桌，強凶霸道。

鄰居見靈堂設在老房子里，都聚攏說：“哪有這種規矩？靈堂不設在自己家中，却放在這里。按老規矩說‘他不回到家中，不得安寧！’”“既然設在這里，他們要守夜，不守夜，讓他們觸霉頭。”

我那箱準備為弟弟治病的蜜蜂，始終養在老房子的院子里，沒有為弟弟用過一次。現在被一驚擾，到處亂飛。平平爸爸狠毒地对鄰居說：“這家人家，一個個都要蜂疔，一個已經死了，還有一個個也要等着用。”

平平爸爸沒有想到，鄰居中居然有個平時不多說話的人站出來道：“是啊，你們是希望他們一個個都死，然后就活你們一家人，這個地球上就讓你們一家人活得舒暢。”

平平爸爸被一頓搶白，頓感無趣。鄰居的女兒走來，拉着說話的老伯道：“爸爸，你別多管閑事。”

老伯道：“我就是看不慣，這種人喪盡天良！太過份了！”我当时不在場，鄰居們都感到老伯說的話大快人心，所以好幾個人都對我描述了當時的場景，老伯自己不對我說。

我打電話，讓我購買蜜蜂的那農家來運走。

围拢过来的邻居对着平平爸爸和平平妈妈狠狠地说：“让蜜蜂蜇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恶毒？太没道德……”“越是想家产，越不要给她们……”邻居心中自有杆秤，有些事是瞒不过他们的。其实邻居并不想多事，事情做过了头，就会引起公愤！这让我也懂得，这世上并不单靠横蛮和凶狠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

弟弟火化的那天，平平他们没有通知我。我通过其他人知道弟弟火化的具体时间，于是叫上丈夫和儿子，一起早早地赶往火葬场。我见弟弟单位的同事以及他们的行长也早来了。行长说：“单位里能来的，我都叫来了。”这样看上去人还挺多的。

我到了火葬场，才接到平平爸爸装模作样的手机，算是通知我。我回答：“我已经到了。”

等了好长时间，平平他们才姗姗而来。

弟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除了他同事，还有就是平平的同学和好友。弟弟的好同学、好朋友一个都没来，没有人通知他们。过后他们遇到我，直摇头：“你弟弟怎么会弄着这一家子人，真是扫兴极了，连最后一面我们也见不到他！”

告别仪式上，弟弟单位办公室主任发言，他对我弟弟的评价很高，勤劳刻苦，善良诚实……他一生都在认真用功，单位里同事尊敬他，后辈称他为老师……

主任的话让我浮想联翩，我弟弟一生慎小谨微，为别人的事考虑得多，为自己的事考虑得少……现在都提倡个性张扬，弟弟的个性是内敛，但他的心地是善良的。这样的人难道为现代社会所不容？人类社会如果只允许张扬的个性存在？只能存“虎”，不能存“羊”？那么这个社会除了战争，还是战争。

轮到亲属发言时，平平只有简单的三句话：第一句是感谢

大家在我弟弟生病期间对他的照顾；第二句是感谢单位领导对我弟弟的照顾；第三句是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我没想到，告别仪式竟成了平平的感谢会！

三句话说完，就算完了。我本想听听这位能干的“女强人”对我弟弟的评价，好的、坏的，20多年，即使没有感情也得有感觉吧，没有！一句话的评价也没有，说穿了，她生来就不承认我弟弟有什么好，20多年来一直没有感觉到。她的的确确是“嫁”错了，但她却强硬地维持着我弟弟重病期间提出的三次纠错办法，就是不肯离婚！以至于弟弟最后的日子如此之不如意。

当时我心中十分气愤，她不懂得珍惜弥足珍贵的夫妻感情，在葬送别人幸福的同时也摧毁着自己的幸福；她不懂得营造家庭和谐与美满，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她不懂得世界上除了金钱享用外，还有亲情爱心的温暖！她情愿蔑视亲情，打响金钱“保卫战”；我弟弟错就错在强忍上，忍，有时是好事，有时也是坏事，“忍”字头上一把刀，弟弟忍到最后，忍到了把自己性命也搭上。

一张婚姻文书在平平手中，弟弟欲脱不能，他们把弟弟的痛苦与绝望玩弄于股掌之中……

平平三句感谢话结束，才算掉出几滴难得的泪，我第一次看到这位女强人掉泪。昨天在老房子的灵堂前，邻居也是屈解她了，有几个人在老房子门口大声地议论：“为什么她不哭？要倒霉的！”今天面对她请来同学和朋友的面，才算装腔作势，掉出几滴泪水。躺着的弟弟永远闭上了眼睛，理解不了她这番“真情实感”；站着的我，怎么看她，也像是鳄鱼之泪。

她能伤心地哭吗？她一直把我弟弟对她的忍耐当作无能、平庸、懦弱者，她永远生活在失落、不满、仇恨之中……弟弟的走，正如她后来所说的，只是家里缺了个赚钱的人，缺了个

帮她往四楼上搬重物的人。

弟弟走了，平平还惦记着我每年要送给弟弟的5万元的事，她大言不惭地说：“没拿到那晚她说的一年资助5万元。”岂有此理，我为什么要送给她？欠她的？再说弟弟生前寄放在我处“准备”吃的一大堆药，难道不是我花钱购来的？她又说，我是摆阔，欺欺她穷人！我摆阔干什么？我又为何要欺她？平心而论，她不是圣人，爱钱，也很正常，但她做得太过份，只认钱不认人！让我寒心，让我伤心。

弟弟走了，我再也听不到他叫唤我“姐姐”。“姐姐”的呼唤分明在昨天，今天却已阴阳相隔。

在没有弟弟的日子里，我将独自面对年迈的爸爸和痴呆瘫痪在床的妈妈。爸爸妈妈曾说我们姐弟俩就是个“好”，今天冷酷地不“好”了！

弟弟走后的第二年，平平就把他的骨灰安葬了。我还听说弟弟的遗照也不摆放在家中，只放在楼下的车库里……既然这样，当初平平爸爸难道是因为舍不得我弟弟，才提出要在老房子里放三年骨灰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再次显然。当然那天，爸爸答应不干预的，我们也不能说什么，何况弟弟走了，活着时，我也帮不了他，死后就更别说了。

下一年勤勤结婚，办喜宴那天，没有通知我们。那天有人问平平：“怎么不见勤勤的爷爷和姑姑？”平平道：“不叫他们，省得说我们看中他们的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对金钱的排斥。有人又说：“不通知他们，是你们的不对。”从此平平就改口道：“我们通知他们了，他们架子大，请不到！”看来又是“错”在我们。“常胜将军”的平平，就有这套翻云覆雨的本事，可以随意改变客观事实真相，从而为她所用，印证了弟弟那句话：“她



永远是对的！”

平平不呼唤我们，也永远没机会了。我们也没这份福气，一定要她开金口叫一声。

弟弟永远地走远了，那声天籁之音的“姐姐”，让我柔肠寸断、梦牵魂绕……

2012年6月13日

完稿于心雨斋

## 跋

本小说故事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2012年6月13日